准风月谈

鲁迅杂文集



LUXUNZAWENJI

《准风月谈》

鲁迅第九本杂文集。收作者1933年6月至11月间所作杂文六十四篇。1934年12月，上海联华书局以“兴中书局”名义初版。1936年5月，改由联华书局出版。鲁迅自书美术字“准风月谈”作封面书名。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准風月談





前記

自從中華民國建國二十有二年五月二十五日『自由談』的編者刊出了『籲請海內文豪，從茲多談風月』的啓事以來，很使老牌風月文豪搖頭幌腦的高興了一大陣，講冷話的也有，說俏皮話的也有，連只會做『文探』的叭兒們也翹起了牠尊貴的尾巴。但有趣的是談風雲的人，風月也談得，談風月就談風月罷，雖然仍舊不能正如尊意。

想從一個題目限制了作家，其實是不能夠的。假如出一個『學而時習之』的試題，叫遺少和車夫來做八股，那做法就決定不一樣。自

然，車夫做的文章可以說是不通，是胡說，但這不通或胡說，就打破了遺少們的一統天下。古話裏也有過：柳下惠看見糖水，說「可以養老」，盜跖見了，卻道可以粘門閂。他們是弟兄，所見的又是同一的東西，想到的用法卻有這麼天差地遠。「月白風淸，如此良夜何？」好的，風雅之至，舉手贊成。但同是涉及風月的「月黑殺人夜，風高放火天」呢，這不明明是一聯古詩麼？

我的談風月也終於談出了亂子來，不過也並非爲了主張「殺人放火」。其實，以爲「多談風月」，就是「莫談國事」的意思，是誤解的。「漫談國事」倒並不要緊，只是要「漫」，發出去的箭石，不要正中了有些人物的鼻梁，因爲這是他的武器，也是他的幌子。

從六月起的投稿，我就用種種的筆名了，一面固然爲了省事，一面也省得有人罵讀者們不管文字，只看作者的署名。然而這麼一來，

却又使一些看文字不用視覺，專靠嗅覺的「文學家」疑神疑鬼，而他們的嗅覺又沒有和全體一同進化，至於看見一個新的作家的名字，就疑心是我的化名，對我嗚嗚不已，有時簡直連讀者都被他們鬧得莫名其妙了。現在就將當時所用的筆名，仍舊留在每篇之下，算是負着應負的責任。

還有一點和先前的編法不同的，是將刊登時被删改的文字大概補上去了，而且旁加黑點，以清眉目。這删改，是出於編輯或總編輯，還是出于官派的檢查員的呢，現在已經無從辨別，但推想起來，改點句子，去些諱忌，文章却還能連接的處所，大約是出於編輯的，而胡亂删削，不管文氣的接不接，語意的完不完的，便是欽定的文章。

日本的刊物，也有禁忌，但被删之處，是留着空白，或加虛線，使讀者能夠知道的。中國的檢查官却不許留空白，必須接起來，於是

讀者就看不見檢查刪削的痕迹，一切含胡和恍忽之點，都歸在作者身上了。這一種辦法，是比日本大有進步的，我現在提出來，以存中國文網史上極有價值的故實。

去年的整半年中，隨時寫一點，居然在不知不覺中又成一本了。當然，這不過是一些拉雜的文章，爲「文學家」所不屑道。然而這樣的文字，現在卻也並不多，而且「拾荒」的人們，也還能從中檢出東西來，我因此相信這書的暫時的生存，並且作爲集印的緣故。

一九三四年三月十日，於上海記。

目錄

准風月談

夜頌

游光

愛夜的人，也不但是孤獨者，有閒者，不能戰鬬者，怕光明者。

人的言行，在白天和在深夜，在日下和在燈前，常常顯得兩樣。夜是造化所織的幽玄的天衣，普覆一切人，使他們溫暖，安心，不知不覺的自己漸漸脫去人造的面具和衣裳，赤條條地裹在這無邊際的黑絮似的大塊裏。

雖然是夜，但也有明暗。有微明，有昏暗，有伸手不見掌，有漆黑一團糟。愛夜的人要有聽夜的耳朵和看夜的眼睛，自在暗中，看一切暗。君子們從電燈下走入暗室中，伸開了他的懶腰；愛侶們從月光

下走進樹陰裏，突變了他的眼色。夜的降臨，抹殺了一切文人學士們當光天化日之下，寫在耀眼的白紙上的超然，混然，恍然，勃然，粲然的文章，只剩下乞憐，討好，撒謊，騙人，吹牛，搗鬼的夜氣，形成一個燦爛的金色的光圈，像見於佛畫上面似的，籠罩在學識不凡的頭腦上。

愛夜的人於是領受了夜所給與的光明。

高跟鞋的摩登女郎在馬路邊的電光燈下，闊闊的走得很起勁，但鼻尖也閃爍着一點油汗，在證明她是初學的時髦，假如長在明晃晃的照耀中，將使她碰着「沒落」的命運。一大排關着的店鋪的昏暗助她一臂之力，使她放緩開足的馬力，吐一口氣，這時纔覺得沁人心脾的夜裏的拂拂的涼風。

愛夜的人和摩登女郎，於是同時領受了夜所給與的恩惠。

一夜已盡，人們又小心翼翼的起來，出來了；便是夫婦們，面目和五六點鐘之前也何其兩樣。從此就是熱鬧，喧囂。而高牆後面，大廈中間，深閨裏，黑獄裏，客室裏，祕密機關裏，却依然瀰漫着驚人的眞的大黑暗。

現在的光天化日，熙來攘往，就是這黑暗的裝飾，是人肉醬缸上的金蓋，是鬼臉上的雪花膏。只有夜還算是誠實的。我愛夜，在夜間作「夜頌」。

（六月八日。）

推

豐之餘

兩三月前，報上好像登過一條新聞，說有一個賣報的孩子，踏上

電車的踏脚去取報錢，誤踹住了一個下來的客人的衣角，那人大怒，用力一推，孩子跌入車下，電車又剛剛走動，一時停不住，把孩子碾死了。

推倒孩子的人，却早已不知所往。但衣角會被踹住，可見穿的是長衫，即使不是「高等華人」，總該是屬於上等的。

我們在上海路上走，時常會遇見兩種橫衝直撞，對於對面或前面的行人，決不稍讓的人物。一種是不用兩手，卻只將直直的長脚，如入無人之境似的踏過來，倘不讓開，他就會踏在你的肚子或肩膀上。這是洋大人，都是「高等」的，沒有華人那樣上下的區別。一種就是彎上他兩條臂膊，手掌向外，像蠍子的兩個鉗一樣，一路推過去，不管被推的人是跌在泥塘或火坑裏。這就是我們的同胞，然而「上等」的，他坐電車，要坐二等所改的三等車，他看報，要看專登黑幕的小

報，他坐着看得嘸唾沫，但一走動，又是推。

上車，進門，買票，寄信，他推；出門，下車，避禍，逃難，他又推。推得女人孩子都踉踉蹌蹌，跌倒了，他就從活人上踏過，跌死了，他就從死屍上踏過，走出外面，用舌頭舐舐自己的厚嘴唇，什麼也不覺得。舊曆端午，在一家戲場裏，因爲一句失火的謠言，就又是推，把十多個力量未足的少年踏死了。死屍擺在空地上，據說去看的又有萬餘人，人山人海，又是推。

推了的結果，是嘻開嘴巴，說道：「阿唷，好白相來希呀！」

住在上海，想不遇到推與踏，是不能的，而且這推與踏也還要廓大開去。要推倒一切下等華人中的幼弱者，要踏倒一切下等華人。這時就只剩了高等華人頌祝着——

「阿唷，眞好白相來希呀。爲保全文化起見，是雖然犧牲任何物

留，也不應該顧惜的——這些物質有什麼重要性呢！」

（六月八日）

二丑藝術

豐之餘

浙東的有一處的戲班中，有一種脚色叫作「二花臉」，譯得雅一點，那麼，「二丑」就是。他和小丑的不同，是不扮橫行無忌的花花公子，也不扮一味仗勢的宰相家丁，他所扮演的是保護公子的拳師，或是趨奉公子的清客。總之：身分比小丑高，而性格却比小丑壞。

義僕是老生扮的，先以諫諍，終以殉主；惡僕是小丑扮的，只會作惡，到底滅亡。而二丑的本領却不同，他有點上等人模樣，也懂些琴棋書畫，也來得行令猜謎，但倚靠的是權門，凌蔑的是百姓，有誰

被壓迫了，他就來冷笑幾聲，暢快一下，有誰被陷害了，他又去嚇唬一下，吆喝幾聲。不過他的態度又並不常常如此的，大抵一面又回過臉來，向臺下的看客指出他公子的缺點，搖着頭裝起鬼臉道：你看這傢伙，這回可要倒楣哩！

這最末的一手，是二丑的特色。因爲他沒有義僕的愚笨，也沒有惡僕的簡單，他是智識階級。他明知道自己所靠的是冰山，一定不能長久，他將來還要到別家幫閒，所以當受着豢養，分着餘炎的時候，也得裝着和這貴公子並非一伙。

二丑們編出來的戲本上，當然沒有這一種脚色的，他那里肯；小丑，即花花公子們編出來的戲本，也不會有，因爲他們只看見一面，想不到的。這二花臉，乃是小百姓看透了這一種人，提出精華來，製定了的脚色。

世間只要有權門，一定有惡勢力，有惡勢力就一定有二花臉，而且有二花臉藝術。我們只要取一種刊物，看他一個星期，就會發見他忽而怨恨春天，忽而頌揚戰爭，忽而譯蕭伯納演說，忽而講婚姻問題；但其間一定有時要慷慨激昂的表示對於國事的不滿：這就是用出末一手來了。

這最末的一手，一面也在遮掩他並不是幫閒，然而小百姓是明白的，早已使他的類型在戲臺上出現了。

（六月十五日。）

偶成

葦索

善於治國平天下的人物，眞能隨處看出治國平天下的方法來，四

川正有人以爲長衣消耗布疋，派隊剪除；上海又有名公要來整頓茶館了，據說整頓之處，大略有三：一是注意衛生，二是制定時間，三是施行教育。

第一條當然是很好的；第二條，雖然上館下館，一一搖鈴，好像學校裏的上課，未免有些麻煩，但爲了要喝茶，沒有法，也不算壞。最不容易是第三條。「愚民」的到茶館來，是打聽新聞，閒談心曲之外，也來聽聽「包公案」一類東西的，時代已遠，眞僞難明，那邊妄言，這邊妄聽，所以他坐得下去。現在倘若改爲「某公案」，就恐怕不相信，不要聽；專講敵人的祕史，黑幕罷，這邊之所謂敵人，未必就是他們的敵人，所以也難免聽得不大起勁。結果是茶館主人遭殃，生意清淡了。

前清光緒初年，我鄉有一班戲班，叫作「羣玉班」，然而名實不

符，戲做得非常壞，竟弄得沒有人要看了。鄉民的本領並不亞於大文豪，曾給他編過一支歌：

「臺上羣玉班，

臺下都走散。

連忙關廟門，

兩邊牆壁都爬塲（平聲），

連忙扯得牢，

只剩下一擔餛飩擔。」

看客的取捨，是沒法強制的，他若不要看，連拖也無益。即如有幾種刊物，有錢有勢，本可以風行天下的了，然而不但看客有限，連投稿也寥寥，總要隔兩月才出一本。諷刺已是前世紀的老人的夢囈，非諷刺的好文藝，好像也將是後世紀的青年的出產了。

（六月十五日）

談蝙蝠

游光

人們對於夜裏出來的動物，總不免有些討厭他，大約因爲他偏不睡覺，和自己的習慣不同，而且在昏夜的沉睡或「微行」中，怕他會窺見什麼秘密罷。

蝙蝠雖然也是夜飛的動物，但在中國的名譽却還算好的。這也並非因爲他吞食蚊虻，于人們有益，大半倒在他的名目，和「福」字同音。以這麼一副尊容而能寫入畫圖，實在就靠着名字起得好。還有，是中國人本來願意自己能飛的，也設想過別的東西都能飛。道士要羽化，皇帝想飛昇，有情的願作比翼鳥兒，受苦的恨不得插翅飛去。想

到老虎添翼，便毛骨聳然，然而青蚨飛來，則眉眼莞爾。至於墨子的飛鳶終於失傳，飛機非募款到外國去購買不可，則是因爲太重了精神文明的緣故，勢所必至，理有固然，毫不足怪的。但雖然不能夠做，却能夠想，所以見了老鼠似的東西生着翅子，倒也並不詫異，有名的文人還要收爲詩料，謅出什麼「黃昏到寺蝙蝠飛」那樣的佳句來。

西洋人可就沒有這麼高情雅量，他們不喜歡蝙蝠。推源禍始，我想，恐怕是應該歸罪於伊索的。他的寓言裏，說過鳥獸各開大會，蝙蝠到獸類裏去，因爲他有翅子，獸類不收，到鳥類裏去，又因爲他是四足，鳥類不納，弄得他毫無立場，於是大家就討厭這作爲騎牆的象徵的蝙蝠了。

中國近來拾一點洋古典，有時也奚落起蝙蝠來。但這種寓言，出於伊索，是可喜的，因爲他的時代，動物學還幼稚得很。現在可不同

了，鯨魚屬於什麽類，蝙蝠屬於什麽類，就是小學生也都知道得淸淸楚楚。倘若還拾一些希臘古典，來作正經話講，那就只足表示他的知識，還和伊索時候，各開大會的兩類紳士淑女們相同。

大學教授梁實秋先生以爲橡皮鞋是草鞋和皮鞋之間的東西，那知識也相彷，假使他生在希臘，位置是說不定會在伊索之下的，現在眞可惜得很，生得太晚一點了。

（六月十六日。）

「抄靶子」

旅隼

中國究竟是文明最古的地方，也是素重人道的國度，對於人，是一向非常重視的。至於偶有凌辱誅戮，那是因爲這些東西並不是人的

緣故。皇帝所誅者，「逆」也，官軍所剿者「匪」也，劊子手所殺者「犯」也。滿洲人「入主中夏」，不久也就染了這樣的淳風，雍正皇帝要除掉他的弟兄，就先行御賜改稱為「阿其那」與「塞思黑」，我不懂滿洲話，譯不明白，大約是「猪」和「狗」罷。黃巢造反，以人為糧，但若說他喫人，是不對的，他所喫的物事，叫作「兩脚羊」。

時候是二十世紀，地方是上海，雖然骨子裏永是「素重人道」，但表面上當然會有些不同的。對於中國的有一部分並不是「人」的生物，洋大人如何賜謚，我不得而知，我僅知道洋大人的下屬們所給與的名目。

假如你常在租界的路上走，有時總會遇見幾個穿制服的同胞和一位異胞（也往往沒有這一位），用手鎗指住你，搜查全身和所拿的物件。倘是白種，是不會指住的；黃種呢，如果被指的說是日本人，就

放下手鎗，請他走過去；獨有文明最古的黃帝子孫，可就「則不得免焉」了。這在香港，叫作「搜身」，倒也還不算很失了體統，然而上海則竟謂之「抄靶子」。

抄者，搜也，靶子是該用鎗打的東西，我從前年九月以來，才知道這名目的的確。四萬萬靶子，都排在文明最古的地方，私心在儌倖的的只是還沒有被打着。洋大人的下屬，實在給他的同胞們定了絕好的名稱了。

然而我們這些「靶子」們，自己互相推舉起來的時候卻還要客氣些。我不是「老上海」，不知道上海灘上先前的相罵，彼此是怎樣賜謚的了。但看看記載，還不過是「曲辮子」，「阿木林」。「壽頭碼子」雖然已經是「猪」的隱語，然而究竟還是隱語，含有寧「雅」而不「達」的高誼。若夫現在，則只要被他認爲對於他不大恭順，他便

圓睜了綻着紅筋的兩眼，擠尖喉嚨，和口角的白沫同時噴出兩個字來道：豬玀！

（六月十六日）

「喫白相飯」

旅隼

要將上海的所謂「白相」，改作普通話，只好是「玩耍」；至於「喫白相飯」，那恐怕還是用文言譯作「不務正業，游蕩爲生」，對於外鄉人可以比較的明白些。

游蕩可以爲生，是很奇怪的。然而在上海問一個男人，或向一個女人問她的丈夫的職業的時候，有時會遇到極直截的回答道：「喫白相飯的。」

聽的也並不覺得奇怪，如同聽到了說『教書』，『做工』一樣。倘說是『沒有什麼職業』，他倒會有些不放心了。

『喫白相飯』在上海是這麼一種光明正大的職業。

我們在上海的報章上所看見的，幾乎常是這些人物的功績；沒有他們，本埠新聞是決不會熱鬧的。但功績雖多，歸納起來也不過是三段，只因爲未必全用在一件事情上，所以看起來好像五花八門了。

第一段是欺騙。見貪人就用利誘，見孤憤的就裝同情，見倒霉的則裝慷慨，但見慷慨的卻又會裝悲苦，結果是席捲了對手的東西。

第二段是威壓。如果欺騙無效，或者被人看穿了，就臉孔一翻，化爲威嚇，或者說人無禮，或者誣人不端，或者賴人欠錢，或者並不說什麼緣故，而這也謂之『講道理』，結果還是席捲了對手的東西。

第三段是溜走。用了上面的一段或兼用了兩段而成功了，就一溜

烟走掉，再也尋不出蹤跡來。失敗了也是一溜烟走掉，再也尋不出蹤跡來。事情鬧得大一點，則離開本埠，避過了風頭再出現。

有這樣的職業，明明白白，然而人們是不以爲奇的。

「白相」可以喫飯，勞動的白然就要餓肚，明明白白，然而人們也不以爲奇。

但「喫白相飯」朋友倒自有其可敬的地方，因爲他還直直落落的告訴人們說，「喫白相飯的」！

（六月二十六日。）

華德保粹優劣論

孺牛

希特拉先生不許德國境內有別的黨，連屈服了的國權黨也難以倖

存，這似乎頗感動了我們的有些英雄們，已在稱讚其「大刀闊斧」。但其實這不過是他老先生及其之流的一面。別一面，他們是也很細針密縷的。有歌爲證：

跳蚤做了大官了，
帶着一伙各處走。
皇后宮嬪都害怕，
誰也不敢來動手。
卽使咬得發了癢罷，
要擠爛牠也怎麽能够。
嗳哈哈，嗳哈哈，哈哈，嗳哈哈！

這是大家知道的世界名曲「跳蚤歌」的一節，可是在德國已被禁止了。當然，這決不是爲了尊敬跳蚤，乃是因爲牠諷刺大官；但也不

是爲了諷刺是「前世紀的老人的囈語」，却是爲着這歌曲是「非德意志的」。華德大小英雄們，總不免偶有隔膜之處。

中華也是誕生細針密縷人物的所在，有時眞能夠想得入微，例如今年北平社會局呈請市政府查禁女人養雄犬文云：

「……查雌女雄犬相處，非僅有礙健康，更易發生無恥穢聞，揆之我國禮義之邦，亦爲習俗所不許，謹特通令嚴禁，除門犬獵犬外，凡婦女帶養之雄犬，斬之無赦，以爲取締。」

兩國的立脚點，是都在「國粹」的，但中華的氣魄却較爲宏大，因爲德國不過大家不能唱那一齣歌而已，而中華則不但「雌女」難以蓄犬，連「雄犬」也將砍頭。這影響於叭兒狗，是很大的，由保存自己的本能，和應時勢之需要，牠必將變成「門犬獵犬」模樣。

（六月二十六日。）

華德焚書異同論

孺牛

德國的希特拉先生們一燒書，中國和日本的論者們都比之於秦始皇。然而秦始皇實在寃枉得很，他的喫虧是在二世而亡，一班幫閒們都替新主子去講他的壞話了。

不錯，秦始皇燒過書，燒書是爲了統一思想。但他沒有燒掉農書和醫書；他收羅許多別國的「客卿」，並不專重「秦的思想」，倒是博采各種的思想的。秦人重小兒；始皇之母，趙女也，趙重婦人，所以我們從「劇秦」的遺文中，也看不見輕賤女人的痕迹。

希特拉先生們却不同了，他所燒的首先是「非德國思想」的書，沒有容納客卿的魄力；其次是關於性的書，這就是毀滅以科學來研究

性道德的解放，結果必將使婦人和小兒沈淪在往古的地位，見不到光明。而可比於秦始皇的車同軌，書同文……之類的大事業，他們一點也做不到。

阿剌伯人攻陷亞歷山德府的時候，就燒掉了那里的圖書館，那理論是：如果那些書籍所講的道理，和「可蘭經」相同，則已有「可蘭經」，無須留了；倘使不同，則是異端，不該留了。這才是希特拉先生們的嫡派祖師——雖然阿剌伯人也是「非德國的」——和秦的燒書，是不能比較的。

但是結果往往和英雄們的預算不同。始皇想皇帝傳至萬世，而偏偏二世而亡，赦免了農書和醫書，而秦以前的這一類書，現在却偏偏一部也不剩。希特拉先生一上臺，燒書，打猶太人，不可一世，連這里的黃臉乾兒們，也聽得興高彩烈，向被壓迫者大加嘲笑，對諷刺文

字放出諷刺的冷箭來——到底還明白的冷冷的訊問道：你們究竟要自由不要？不自由，無寧死。現在你們爲什麼不去拚死呢？

這囘是不必二世，只有半年，希特拉先生的門徒們在奧國一被禁止，連黨徽也改成三色玫瑰了。最有趣的是因爲不准叫口號，大家就以手遮嘴，用了「掩口式」。

這眞是一個大諷刺。刺的是誰，不問也罷，但可見諷刺也還不是「夢囈」，質之黃臉乾兒們，不知以爲何如？

（六月二十八日。）

我談「墮民」

越客

六月二十九日的「自由談」裏，唐弢先生曾經講到浙東的墮民，

並且據「墮民猥談」之說，以爲是宋將焦光瓚的部屬，因爲降金，爲時人所不齒，至明太祖，乃榜其門曰「丐戶」，此後他們遂在悲苦和被人輕蔑的環境下過着日子。

我生於紹興，墮民是幼小時候所常見的人，也從父老的口頭，聽到過同樣的他們所以成爲墮民的緣起。但後來我懷疑了。因爲我想，明太祖對於元朝，尚且不肯放肆，他是決不會來管隔一朝代的降金的宋將的；況且看他們的職業，分明還有「教坊」或「樂戶」的餘痕，所以他們的祖先，倒是明初的反抗洪武和永樂皇帝的忠臣義士也說不定。還有一層，是好人的子孫會喫苦，賣國者的子孫却未必變成墮民的，舉出最近便的例子來，則岳飛的後裔還在杭州看守岳王墳，可是過着很窮苦悲慘的生活，然而秦檜，嚴嵩……的後人呢？……

不過我現在並不想翻這樣的陳年賬。我只要說，在紹興的墮民，

是一種已經解放了的奴才，這解放就在雍正年間罷，也說不定。所以他們是已經都有別的職業的了，自然是賤業。男人們是收舊貨，賣雞毛，捉青蛙，做戲；女的則每逢過年過節，到她所認爲主人的家裏去道喜，有慶弔事情就幫忙，在這里還留着奴才的皮毛，但事畢便走，而且有頗多的犒賞，就可見是曾經解放過的了。

每一家墮民所走的主人家是有一定的，不能隨便走；婆婆死了，就使兒媳婦去，傳給後代，恰如遺產的一般；必須非常貧窮，將走動的權利賣給了別人，這才和舊主人斷絕了關係。假使你無端叫她不要來了，那就是等於給與她重大的侮辱。我還記得民國革命之後，我的母親曾對一個墮民的女人說，「以後我們都一樣了，你們可以不要來了。」不料她卻勃然變色，憤憤的回答道：「你說的是什麼話？……我們是千年萬代，要走下去的！」

就是爲了一點點犒賞，不但安于做奴才，而且還要做更廣泛的奴才，還得出錢去買做奴才的權利，這是墮民以外的自由人所萬想不到的罷。

（七月三日）

序的放解

桃椎

一個人做一部書，『藏之名山，傳之其人』，是封建時代的事，早已過去了。現在是二十世紀過了三十三年，地方是上海的租界上，做買辦立刻享榮華，當文學家怎不馬上要名利，於是乎有術存焉。

那術，是自己先決定自己是文學家，並且有點兒遺產或津貼。接着就自開書店，自辦雜誌，自登文章，自做廣告，自報消息，自想花

樣……然而不成，詩的解放，先已有人，詞的解放，只好騙鳥，于是乎「序的解放」起來。

夫序，原是古已有之，有別人做的，也有自己做的。但這未免太迂，不合於「新時代」的「文學家」的胃口。因爲自序難於吹牛，而別人來做，也不見得定規拍馬，那自然只好解放解放，即自己替別人來給自己的東西作序，術語曰「摘錄來信」，真說得好像錦上添花。「好評一束」還須附在後頭，代序却一開卷就看見一大番頌揚，彷彿名角一登場，滿場就大喝一聲采，何等有趣。倘是戲子，就得先買許多留聲機，自己將「好」叫進去，待到上臺時候，一面一齊開起來。

可是這樣的玩意兒給人戳穿了又怎麼辦呢？也有術的。立刻裝出「可憐」相，說自己既無黨派，也不借主義，又沒有幫口，「向來不敢狂妄」，毫沒有「座談」時候的搖頭擺尾的得意忘形的氣味兒了，

倒好像別人乃是反動派，殺人放火主義，青幫紅幫，來欺侮了這位文弱而有天才的公子哥兒似的。

更有效的是說，他的被攻擊，實乃因爲「能力薄弱，無法滿足朋友們之要求」。我們倘不知道這位「文學家」的性別，就會疑心到有許多有黨派或幫口的人們，向他屢次的借錢，或向她使勁的求婚或什麼，「無法滿足」，遂受了寃枉的報復的。

但我希望我的話仍然無損於「新時代」的「文學家」，也「摘」出一條「好評」來，作爲「代跋」罷：

「「藏之名山，傳之其人」，早已過去了。二十世紀，有術存焉，詞的解放，解放解放，錦上添花，何等有趣？可是別人乃是反動派，來欺侮這位文弱而有天才的公子，實乃因爲「能力薄弱，無法滿足朋友們的要求」，遂受了寃枉的報復的，無損於「新時代」的一文

學家」也。」

（七月五日。）

別一個竊火者

丁　萌

火的來源，希臘人以爲是普洛美修斯從天上偷來的，因此觸了大神宙斯之怒，將他鎖在高山上，命一隻大鷹天天來啄他的肉。

非洲的土人瓦仰安提族也已經用火，但並不是由希臘人傳授給他們的。他們另有一個竊火者。

這竊火者，人們不能知道他的姓名，或者早被忘却了。他從天上偷了火來，傳給瓦仰安提族的祖先，因此觸了大神大拉斯之怒，這一段，是和希臘古傳相像的。但大拉斯的辦法却兩樣了，並不是鎖他在

山巔，卻祕密的將他鎖在暗黑的地窖子裏，不給一個人知道。派來的也不是大鷹，而是蚊子，跳蚤，臭蟲，一面吸他的血，一面使他皮膚腫起來。這時還有蠅子們，是最善於尋覓創傷的脚色，嗡嗡的叫，拚命的吸吮，一面又拉許多蠅糞在他的皮膚上，來證明他是怎樣地一個不乾淨的東西。

然而瓦仰安提族的人們，並不知道這一個故事。他們單知道火乃酋長的祖先所發明，給酋長作燒死異端和燒掉房屋之用的。

幸而現在交通發達了，非洲的蠅子也有些飛到中國來，我從牠們的嗡嗡營營聲中，聽出了這一點點。

（七月八日。）

智識過剩

廣明

世界因爲生產過剩，所以鬧經濟恐慌。雖然同時有三千萬以上的工人挨餓，但是糧食過剩仍舊是「客觀現實」，否則美國不會賒借麥粉給我們，我們也不會「豐收成災」。

然而智識也會過剩的，智識過剩，恐慌就更大了。據說中國現行教育在鄉間提倡愈甚，則農村之破產愈速。這大概是智識的豐收成災了。美國因爲棉花賤，所以在剷棉田了。中國却應當剷智識。這是西洋傳來的妙法。

西洋人是能幹的。五六年前，德國就嚷着大學生太多了，一些政治家和教育家，大聲疾呼的勸告青年不要進大學。現在德國是不但勸

告，而且實行剷除智識了：例如放火燒燬一些書籍，叫作家把自己的文稿呑進肚子去，還有，就是把一羣羣的大學生關在營房裏做苦工，還叫做「解決失業問題」。中國不是也曬着文法科的大學生過剩嗎？其實何止文法科。就是中學生也太多了。要用「嚴厲的」會考制度，像鐵掃帚似的—刷，刷，刷，把大多數的智識青年刷回「民間」去。

智識過剩何以會鬧恐慌？中國不是百分之八九十人還不識字嗎？然而智識過剩始終是「客觀現實」，而由此而來的恐慌，也是「客觀現實」。智識太多了，不是心活，就是心軟。心活就會胡思亂想，心軟就不肯下辣手。結果，不是自己不鎮靜，就是妨害別人的鎮靜。於是災禍就來了。所以智識非剷除不可。

然而單是剷除還是不夠的。必須予以適合實用之教育，第一，是命理學——要樂天知命，命雖然苦，但還是應當樂。第二，是識相學

——要「識相點」，知道點近代武器的厲害。至少，這兩種適合實用的學問是要趕快提倡的。提倡的方法很簡單：——古代一個哲學家反駁唯心論，他說，你要是懷疑這碗麥飯的物質是否存在，那最好請你喫下去，看飽不飽。現在譬如說罷，要叫人懂得電學，最好是使他觸電，看痛不痛；要叫人知道飛機等類的效用，最好是在他頭上駕起飛機，擲下炸彈，看死不死……

有了這樣的實用教育，智識就不過剩了。亞門！

（七月十二日。）

詩和預言

虞明

預言總是詩，而詩人大半是預言家。然而預言不過詩而已，詩卻

往往比預言還靈。

例如辛亥革命的時候，忽然發現了：

「手執鋼刀九十九，殺盡胡兒方罷手。」

這幾句「推背圖」裏的預言，就不過是「詩」罷了。那時候，何嘗只有九十九把鋼刀？還是洋鎗大砲來得厲害：該着洋鎗大砲的後來畢竟佔了上風，而只有鋼刀的却喫了大虧。况且當時的「胡兒」，不但並未「殺盡」，而且還受了優待，以至於現在還有「僞」溥儀出風頭的日子。所以當做預言看，這幾句歌訣其實並沒有應驗。——死板的照着這類預言去幹，往往要碰壁，好比前些時候，有人特別打了九十九把鋼刀，去送給前線的戰士，結果，只不過在古北口等處流流血，給人證明國難的不可抗性。——倒不如把這種預言歌訣當做「詩」看，還可以「以意逆志，自謂得之」。

至於詩裏面，却的確有着極深刻的預言。我們要找預言，與其讀「推背圖」，不如讀詩人的詩集。也許這個年頭又是應當發現什麼的時候了罷，居然找着了這麼幾句：

「此輩封狼從瘈狗，生平獵人如獵獸，
萬人一怒不可囘，會看太白懸其首。」

汪精衛著「雙照樓詩詞稿」：譯嚣俄之「共和二年之戰士」

這怎麼叫人不「拍案叫絕」呢？這里「封狼從瘈狗」，自己明明是畜生，却偏偏把人當做畜生看待：畜生打獵，而人反而被獵！「萬人」的憤怒的確是不可挽回的了。嚣俄這詩，是說的一七九三年（法國第一共和二年）的帝制黨，他沒有料到一百四十年之後還會有這樣的應驗。

汪先生譯這幾首詩的時候，不見得會想到二三十年之後中國已經

是白話的世界。現在，懂得這種文言詩的人越發少了，這很可惜。然而預言的妙處，正在似懂非懂之間，叫人在事情完全應驗之後，方才「恍然大悟」。這所謂「天機不可洩漏也」。

（七月二十日。）

「推」的餘談

豐之餘

看過了「第三種人的推」，使我有所感：的確，現在「推」的工作已經加緊，範圍也擴大了。三十年前，我也常坐長江輪船的統艙，却還沒有這樣的「推」得起勁。

那時候，船票自然是要買的，但無所謂「買鋪位」，買的時候也有，然而是另外一回事。假如你怕佔不到鋪位，一早帶着行李下船去

罷，統艙裏全是空鋪，祇有三五個人們。但要將行李擱下空鋪去，可就窒礙難行了，這里一條扁擔，那里一束繩子，這邊一捲破席，那邊一件背心，人們中就跑出一個人來說，這位置是他所佔有的。但其時可以開會議，崇和平，買他下來，最高的價值大抵是八角。假如你是一位戰鬥的英雄，可就容易對付了，只要一聲不響，坐在左近，待到銅鑼一響，輪船將開，這些地盤主義者便抓了扁担破席之類，一溜煙都逃到岸上去，拋下了賣剩的空鋪，一任你悠悠然擱上行李，打開睡覺了。倘或人浮於鋪，沒法容納，我們就睡在鋪旁，船尾，「第三種人」是不來「推」你的。只有歇在房艙門外的人們，當賬房查票時卻須到統艙裏去避一避。

至于沒有買票的人物，那是要被「推」無疑的。手續是沒收物品之後，弔在桅杆或什麼柱子上，作要打之狀，但據我的目擊，眞打的

時候是極少的，這樣的到了最近的碼頭，便把他「推」上去。據茶房說，也可以「推」入貨艙，運回他下船的原處，但他們不想這麼做，因爲「推」上最近的碼頭，他究竟走了一個碼頭，一個一個的「推」過去，雖然喫些苦，後來也就到了目的地了。

古之「第三種人」，好像比現在的仁善一些似的。

生活的壓迫，令人煩冤，胡塗中看不清寃家，便以爲家人路人，在阻礙了他的路，於是乎「推」。這不但是保存自己，而且是懲罰別人了，這類人物一鬧氣，出來的時候是要「清道」的。

我並非眷戀過去，不過說，現在「推」的工作已經加緊，範圍也擴大了罷了。但願未來的闊人，不至於把我「推」上「反動」的碼頭去——則幸甚矣。

（七月二十四日。）

查舊賬

旅隼

這幾天，聽濤社出了一本「肉食者言」，是現在的在朝者，先前還是在野時候的言論　給大家「聽其言而觀其行」，知道先後有怎樣的不同。那同社出版的週刊「濤聲」裏，也常有同一意思的文字。

這是查舊賬，翻開賬簿，打起算盤，給一個結算，問一問前後不符，是怎麼的，確也是一種切實分明，最令人騰挪不得的辦法。然而這辦法之在現在，卻未免太「古道」了。

古人是怕查這種舊賬的，蜀的韋莊窮困時，做過一篇慷慨激昂，文字較爲通俗的「秦婦吟」，眞弄得大家傳誦，待到他顯達之後，卻不但不肯編入集中，連人家的鈔本也想設法消滅了。當時不知道成績

如何，但看清朝末年，又從敦煌的山洞中掘出了這詩的鈔本，就可見是白用心機了的，然而那苦心却也還可以想見。

不過這是古之名人。常人就不同了，他要抹殺舊賬，必須砍下腦袋，再行投胎。斬犯綁赴法場的時候，大叫道，「過了二十年，又是一條好漢！」爲了另起爐竈，從新做人，非經過二十年不可，眞是麻煩得很。

不過這是古今之常人。今之名人就又不同了，他要抹殺舊賬，從新做人，比起常人的方法來，遲速眞有郵信和電報之別。不怕迂緩一點的，就出一回洋，造一個寺，生一場病，游幾天山；要快，則開一次會，唸一卷經，演說一通，宣言一下，或者睡一夜覺，做一首詩也可以；要更快，那就自打兩個嘴巴，凋幾滴眼淚，也照樣能夠另變一人，和「以前之我」絕無關係。淨壇將軍搖身一變，化爲鯽魚，在女

妖們的大腿間鑽來鑽去，作者或自以爲寫得出神入化，但從現在看起來，是連新奇氣息也沒有的。

如果這樣變法，還覺得麻煩，那就白一白眼，反問道：「這是我的眼？」如果還賺麻煩，那就眼也不白，問也不問，而現在所流行的却大抵是後一法。

「古道」怎麼能再行於今之世呢？竟還有人主張讀經，眞不知是什麼意思？然而過了一夜，說不定會主張大家去當兵的，所以我現在經也沒有買，恐怕明天兵也未必當。

（七月二十五日。）

晨涼漫記

孺牛

關於張獻忠的傳說，中國各處都有，可見是大家都很以他爲奇特的，我先前也便是很留心他的事蹟的人們中的一個。兒時見過一本書，叫作「無雙譜」，是清初人之作，取歷史上極特別無二的人物，各畫一像，一面題些詩，但壞人好像是沒有的。因此我後來想到可以擇歷來極其特別，而其實是代表着中國人性質之一種的人物，作一部中國的「人史」，如英國嘉勒爾的「英雄及英雄崇拜」，美國亞懋生的「偉人論」那樣。惟須好壞俱有，有嚙雪苦節的蘇武，捨身求法的玄奘，有「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孔明，但也有呆信古法，「死而後已」的王莽，有半當眞半取巧的變法的王安石；

張獻忠當然也在內。但現在是毫沒有動筆的意思了。

「蜀碧」一類的書，記張獻忠殺人的事頗詳細，但也頗散漫，令人看去彷彿他是像「爲藝術而藝術」的一樣，專在「爲殺人而殺人」了。他其實是別有目的的。他開初並不很殺人，他何嘗不想做皇帝。後來知道李自成進了北京，接着是清兵入關，自己只剩了沒落這一條路，於是就開手殺，殺……他分明的感到，天下已沒有自己的東西，現在是在毀壞別人的東西了，這和有些末代的風雅皇帝，在死前燒掉了祖宗或自己所搜集的書籍古董寶貝之類的心情，完全一樣。他還有兵，而沒有古董之類，所以就殺，殺，殺人，殺……

但他還要維持兵，這實在不過是維持殺。他殺得沒有平民了，就派許多較爲心腹的人到兵們中間去，設法竊聽，偶有怨言，即躍出執之，戮其全家（他的兵像是有家眷的，也許就是擄來的婦女）。以殺

治兵，用兵來殺，自己是完了，但要這樣的達到一同滅亡的末路。我們對於別人的或公共的東西，不是也不很愛惜的麼？

所以張獻忠的舉動，一看雖然似乎古怪，其實是極平常的。古怪的倒是那些被殺的人們，怎麼會總是束手伸頸的等他殺，一定要清朝的肅王來射死他，這纔作爲奴才而得救，而還說這是前定，就是所謂「吹簫不用竹，一箭貫當胸」。但我想，這豫言詩是後人造出來的，我們不知那時的人們眞是怎麼想。

（七月二十八日。）

中國的奇想

游光

外國人不知道中國，常說中國人是專重實際的。其實並不，我們

中國人是最有奇想的人民。

無論古今，誰都知道，一個男人有許多女人，一味縱慾，後來是不但天天喝三鞭酒也無效，簡直非「壽（？）終正寢」不可的。可是我們古人有一個大奇想，是靠了「御女」，反可以成仙，例子是彭祖有多少女人而活到幾百歲。這方法和鍊金術一同流行過，古代書目上還剩着各種的書名。不過實際上大約還是到底不行罷，現在似乎再沒有什麽人們相信了，這對於喜歡漁色的英雄，真是不幸得很。

然而還有一種小奇想。那就是哼的一聲，鼻孔裏放出一道白光，無論路的遠近，將讎人或敵人殺掉。白光可又回來了，橫不着是誰殺的，既然殺了人，又沒有麻煩，多麽舒適自在。這種本領，前年還有人想上武當山去尋求，直到去年，這才用大刀隊來替代了這奇想的位置。現在是連大刀隊的名聲也寂寞了。對於愛國的英雄，也是十分不

幸的。

然而我們新近又有了一個大奇想。那是一面救國，一面又可以發財，雖然各種彩票，近似賭博，而發財也不過是「希望」。不過這兩種已經關聯起來了却是真的。固然，世界上也有靠聚賭抽頭來維持的摩那哥王國，但就常理說，則賭博大概是小則敗家，大則亡國；救國呢，却總不免有一點犧牲，至少，和發財之路總是相差很遠的。然而發見了一致之點的是我們現在的中國，雖然還在試驗的途中。

然而又還有一種小奇想。這回不用一道白光了，要用幾回啓事，幾封匿名的信件，幾篇化名的文章，使讎頭落地，而血點一滴也不會濺着自己的洋房和洋服。並且映帶之下，使自己成名獲利。這也還在試驗的途中，不知道結果怎麼樣，但翻翻現成的文藝史，看不見半個這樣的人物，那恐怕也還是枉用心機的。

狂賭救國，縱慾成仙，袖手殺敵，造謠買田，倘有人要編續「龍文鞭影」的，我以爲不妨添上這四句。

（八月四日）

豪語的折扣

葦索

豪語的折扣其實也就是文學上的折扣，凡作者的自述，往往須打一個扣頭，連自白其可憐和無用也還是並非「不二價」的，更何況豪語。

仙才李太白的善作豪語，可以不必說了；連留長了指甲，骨瘦如柴的鬼才李長吉，也說「見買若耶溪水劍，明朝歸去事猿公」起來，簡直是毫不自量，想學刺客了。這應該折成零，證據是他到底並沒有

去。南宋時候，國步艱難，陸放翁自然也是慷慨黨中的一個，他有一回說：「老子猶堪絕大漠，諸君何至泣新亭。」他其實是去不得的，也應該折成零。——但我手頭無書，引詩或有錯誤，也先打一個折扣在這里。

其實，這故作豪語的脾氣，正不獨文人為然，常人或市儈，也非常發達。市上甲乙打架，輸的大抵說：「我認得你的！」這是說，他將如伍子胥一般，誓必復讎的意思。不過總是不來的居多，倘是智識分子呢，也許另用一些陰謀，但在粗人，往往這就是鬥爭的結局，說的是有口無心，聽的也不以為意，久成為打架收場的一種儀式了。

舊小說家也早已看穿了這局面，他寫暗娼和別人相爭，照例攻擊過別人的偷漢之後，就自序道：「老娘是指頭上站得人，臂膊上跑得馬……」底下怎樣呢？他任別人去打折扣。他知道別人是決不那麼胡

塗，會十足相信的，但仍得這麼說，恰如賣假藥的，包紙上一定印着「存心欺世，雷殛火焚」一樣，成爲一種儀式了。

但因時勢的不同，也有立刻自打折扣的。例如在廣告上，我們有時會看見自說「我是坐不改名，行不改姓的人」，眞要驀地發生一種好像見了「七俠五義」中人物一般的敬意，但接着就是「縱令有時用其他筆名，但所發表文章，均自負責，」却身子一扭，土行孫似的不見了。「予豈好『用其他筆名』哉？予不得已也。」上海原是中國的一部分，當然受着孔子的教化的。便是商家，櫃內的「不二價」的金字招牌也時時和屋外「大廉價」的大旗互相輝映，不過他總有一個緣故：不是提倡國貨，就是紀念開張。

所以，自打折扣，也還是沒有打足的，凡「老上海」，必須再打牠一下。

（八月四日。）

踢

豐之餘

兩月以前，曾經說過「推」，這回却又來了「踢」。

本月九日「中報」載六日晚間，有漆匠劉明山，楊阿坤，顧洪生三人在法租界黃浦灘太古碼頭納涼，適另有數人在左近聚賭，由巡邏警察上前驅逐，而劉，顧兩人，竟被俄捕弄到水裏去，劉明山竟淹死了。由俄捕說，自然是「自行失足落水」的。但據顧洪生供，却道：「我與劉，楊三人，同至太古碼頭乘涼，劉坐鐵凳下地板上，……我立在旁邊，……俄捕來先踢劉一脚，劉已立起要避開，又被踢一脚，以致跌入浦中，我要拉救，已經不及，乃轉身拉住俄捕，亦被用手一

推，我亦跌下浦中，經人救起的。」推事問：「爲什麼要踢他？」答曰：「不知。」

「推」還要抬一抬手，對付下等人是犯不着如此費事的，於是乎有「踢」。而上海也眞有「踢」的專家，有印度巡捕，有安南巡捕，現在還添了白俄巡捕，他們將沙皇時代對猶太人的手段，到我們這里來施展了。我們也眞是善於「忍辱負重」的人民，只要不「落浦」，就大抵用一句滑稽化的話道：「喫了一隻外國火腿」，一笑了之。

苗民大敗之後，都往山裏跑，這是我們的先帝軒轅氏趕他的。南宋敗殘之餘，就往海邊跑，這據說也是我們的先帝成吉思汗趕他的，趕到臨了，就是陸秀夫背着小皇帝，跳進海裏去。我們中國人，原是古來就要「自行失足落水」的。

有些慷慨家說，世界上只有水和空氣給與窮人。此說其實是不確

的，窮人在實際上，那里能夠得到和大家一樣的水和空氣。即使在碼頭上乘乘涼，也會無端被「踢」，送掉性命的：落浦。要救朋友，或拉住凶手罷，「也被用手一推」：也落浦。如果大家來相幫，那就有「反帝」的嫌疑了，「反帝」原未為中國所禁止的，然而要預防「反動分子乘機搗亂」，所以結果還是免不了「踢」和「推」，也就是終于是落浦。

時代在進步，輪船飛機，隨處皆是，假使南宋末代皇帝而生在今日，是決不至於落海的了，他可以跑到外國去，而小百姓以「落浦」代之。

這理由雖然簡單，卻也複雜，故漆匠顧洪生曰：「不知。」

（八月十日。）

「中國文壇的悲觀」

旅隼

文雅書生中也眞有特別善於下淚的人物，說是因爲近來中國文壇的混亂，好像軍閥割據，便不禁「嗚呼」起來了，但尤其痛心誣陷。

其實是作文「藏之名山」的時代一去，而有一個「壇」，便不免有鬥爭，甚而至於謾罵，誣陷的。明末太遠，不必提了；清朝的章實齋和袁子才，李蒓客和趙撝叔，就如水火之不可調和；再近些，則有「民報」和「新民叢報」之爭，「新青年」派和某某派之爭，也都非常猛烈。當初又何嘗不使局外人搖頭歎氣呢，然而勝負一明，時代漸遠，戰血爲雨露洗得乾乾淨淨，後人便以爲先前的文壇是太平了。在外國也一樣，我們現在大抵只知道囂俄和霍普德曼是卓卓的文人，但

當時他們的劇本開演的時候，就在戲場裏捉人，打架，較詳的文學史上，還載着打架之類的圖。

所以，無論中外古今，文壇上是總歸有些混亂，使文雅書生看得要「悲觀」的。但也總歸有許多所謂文人和文章也者一定滅亡，只有配存在者終於存在，以證明文壇也總歸還是乾淨的處所。增加混亂的倒是有些悲觀論者，不施考察，不加批判，但用「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的論調，將一切作者，詆爲「一丘之貉」。這樣子，擾亂是永遠不會收場的。然而世間却並不都這樣，一定會有明明白白的是非之別，我們試想一想，林琴南攻擊文學革命的小說，爲時並不久，現在那里去了？

只有近來的誣陷，倒像是頗爲出色的花樣，但其實也並不比古時候更厲害，證據是淸初大興文字之獄的遺聞。况且鬧這樣玩意的，其

實並不完全是文人，十中之九，乃是掛了招牌，而無貨色，只好化為黑店，出賣人肉饅頭的小盜；即使其中偶然有曾經弄過筆墨的人，然而這時却正是露出原形，在告白他自己的沒落，文壇決不因此混亂，倒是反而越加清楚，越加分明起來了。

歷史決不倒退，文壇是無須悲觀的。悲觀的由來，是在置身事外不辨是非，而偏要關心於文壇，或者竟是自己坐在沒落的營盤裏。

（八月十日。）

秋夜紀遊

游　光

秋已經來了，炎熱也不比夏天小，當電燈替代了太陽的時候，我還是在馬路上漫遊。

危險？危險令人緊張，緊張令人覺到自己生命的力。在危險中漫游，是很好的。

租界也還有悠閒的處所，是住宅區。但中等華人的窟穴却是炎熱的，喫食擔，胡琴，麻將，留聲機，垃圾桶，光着的身子和腿。相宜的是高等華人或無等洋人住處的門外，寬大的馬路，碧綠的樹，淡色的窗幔，涼氣，月光，然而也有狗子叫。

我生長農村中，愛聽狗子叫，深夜遠吠，聞之神怡，古人之所謂「犬聲如豹」者就是。倘或偶經生疏的村外，一聲狂嗥，巨獒躍出，也給人一種緊張，如臨戰鬥，非常有趣的。

但可惜在這里聽到的是吧兒狗。牠躲躲閃閃，叫得很脆：汪汪！

我不愛聽這一種叫。

我一面漫步，一面發出冷笑，因爲我明白了使牠閉口的方法，是

只要去和牠主子的管門人說幾句話，或者拋給牠一根肉骨頭。這兩件我還能的，但是我不做。

牠常常要汪汪。

我不愛聽這一種叫。

我一面漫步，一面發出惡笑了，因爲我手裏拿着一粒石子，惡笑剛斂，就舉手一擲，正中了牠的鼻梁。

嗚的一聲，牠不見了。我漫步着，漫步着，在少有的寂寞裏。

秋已經來了，我還是漫步着。叫呢，也還是有的，然而更加躱躱閃閃了，聲音也和先前不同，距離也隔得遠了，連鼻子都看不見。

我不再冷笑，不再惡笑了，我漫步着，一面舒服的聽着牠那很脆的聲音。

（八月十四日。）

「揩油」

葦索

「揩油」，是說明着奴才的品行全部的。

這不是「取回扣」或「取佣錢」，因爲這是一種秘密；但也不是偷竊，因爲在原則上，所取的實在是微乎其微。因此也不能說是「分肥」；至多，或者可以謂之「舞弊」罷。然而這又是光明正大的「舞弊」，因爲所取的是豪家，富翁，闊人，洋商的東西，而且所取又不過一點點，恰如從油水汪洋的處所，揩了一下，於人無損，於揩者却有益的，並且也不失爲損富濟貧的正道。設法向婦女調笑幾句，或乘機摸一下，也謂之「揩油」，這雖然不及對於金錢的名正言順，但無大損於被揩者則一也。

表現得最分明的是電車上的賣票人。純熟之後，他一面留心着可疑的客人，一面留心着突來的查票，眼光都練得像老鼠和老鷹的混合物一樣。付錢而不給票，客人本該索取的，然而很難索取，也很少見有人索取，因為他所揩的是洋商的油，同是中國人，當然有幫忙的義務，一索取，就變成幫助洋商了。這時候，不但賣票人要報你憎惡的眼光，連同車的客人也往往不免顯出以為你不識時務的臉色。

然而彼一時，此一時，如果三等客中有時偶缺一個銅元，你却只好在目的地以前下車，這時他就不肯通融，變成洋商的忠僕了。

在上海，如果同巡捕，門丁，西崽之類閒談起來，他們大抵是憎惡洋鬼子的，他們多是愛國主義者。然而他們也像洋鬼子一樣，看不起中國人，棍棒和拳頭和輕蔑的眼光，專注在中國人的身上。

「揩油」的生活有福了。這手段將更加展開，這品格將變成高

倘，這行爲將認爲正當，還將算是國民的本領，和對於帝國主義的復讎。打開天窗說亮話，其實 所謂「高等華人」也者，也何嘗逃得出這模子。

但是，也如「喫白相飯」朋友那樣，賣票人是還有他的道德的。倘被查票人查出他收錢而不給票來了，他就默然認罰，決不說沒有收過錢，將罪案推到客人身上去。

（八月十四日）

我們怎樣教育兒童的？

旅隼

看見了講到「孔乙己」，就想起中國一向怎樣教育兒童來。

現在自然是各式各樣的教科書，但在村塾裏也還有「三字經」和

「百家姓」。清朝末年，有些人讀的是「天子重英豪，文章教爾曹，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的「神童詩」，誇着「讀書人」的光榮；有些人讀的是「混沌初開，乾坤始奠，輕清者上浮而爲天，重濁者下凝而爲地」的「幼學瓊林」，教着做古文的濫調。再上去我可不知道了，但聽說，唐末宋初用過「太公家教」，久已失傳，後來才從敦煌石窟中發現，而在漢朝，是讀「急就篇」之類的。

就是所謂「教科書」，在近三十年中，眞不知變化了多少。忽而這麼說，忽而那麼說，今天是這樣的宗旨，明天又是那樣的主張，不加「教育」則已，一加「教育」，就從學校裏造成了許多矛盾衝突的人，而且因爲舊的社會關係，一面也還是「混沌初開，乾坤始奠」的老古董。

中國要作家，要「文豪」，但也要眞正的學究。倘有人作一部歷

史，將中國歷來教育兒童的方法，用書，作一個明確的記錄，給人明白我們的古人以至我們，是怎樣的被薰陶下來的，則其功德，當不在禹（雖然他也許不過是一條蟲）下。

「自由談」的投稿者，常有博古通今的人，我以為對於這工作，是很有勝任者在的。不知亦有有意於此者乎？現在提出這問題，蓋亦知易行難，遂只得空口說白話，而望墾闢於健者也。

（八月十四日。）

為翻譯辯護

洛文

今年是圍剿翻譯的年頭。

或曰「硬譯」，或曰「亂譯」，或曰「聽說現在有許多翻譯家：

：翻開第一行就譯，對於原作的理解，更無從談起」，所以令人看得「不知所云」。

這種現象，在翻譯界確是不少的，那病根就在「搶先」。中國人原是喜歡「搶先」的人民，上落電車，買火車票，寄掛號信，都願意是一到便是第一個。翻譯者當然也逃不出這例子的。而書店和讀者，實在也沒有容納同一原本的兩種譯本的雅量和物力，只要已有一種譯稿，別一譯本就沒有書店肯接收出版了，據說是已經有了，怕再沒有人要買。

舉一個例在這里；現在已經成了古典的達爾文的「物種由來」，日本有兩種翻譯本，先出的一種頗多錯誤，後出的一本是好的。中國只有一種馬君武博士的翻譯，而他所根據的却是日本的壞譯本，實有另譯的必要。然而那里還會有書店肯出版呢？除非譯者同時是富翁，

他來自己印。不過如果是富翁，他就去打算盤，再也不來弄什麽翻譯了。

還有一層，是中國的流行，實在也過去得太快，一種學問或文藝介紹進中國來，多則一年，少則半年，大抵就烟消火滅。靠翻譯爲生的翻譯家，如果精心作意，推敲起來，則到他脫稿時，社會上早已無人過問。中國大嚷過託爾斯泰，屠格納夫，後來又大嚷過辛克萊，但他們的選集却一部也沒有。去年雖然還有以郭沫若先生的盛名，幸而出版的『戰爭與和平』，但恐怕仍不足以挽回讀書和出版界的惰氣，勢必至於讀者也厭倦，譯者也厭倦，出版者也厭倦，歸根結蒂是不會完結的。

翻譯的不行，大半的責任固然該在翻譯家，但讀書界和出版界，尤其是批評家，也應該分負若干的責任。要救治這頹運，必須有正確

的批評，指出壞的，獎勵好的，倘沒有，則較好的也可以。然而這怎麼能呢；指摘壞翻譯，對於無拳無勇的譯者是不要緊的，倘若觸犯了別有來歷的人，他就會給你帶上一頂紅帽子，簡直要你的性命。這現象，就使批評家也不得不含胡了。

此外，現在最普通的對于翻譯的不滿，是說看了幾十行也還是不能懂。但這是應該加以區別的。倘是康德的「純粹理性批判」那樣的書，則即使德國人來看原文，他如果並非一個專家，也還是一時不能看懂。自然，「翻開第一行就譯」的譯者，是太不負責任了，然而漫無區別，要無論什麼譯本都翻開第一行就懂的讀者．卻也未免太不負責任了。

（八月十四日。）

爬和撞

荀繼

從前梁實秋教授曾經說過：窮人總是要爬，往上爬，爬到富翁的地位。不但窮人，奴隸也是要爬的，有了爬得上的機會，連奴隸也會覺得自己是神仙，天下自然太平了。

雖然爬得上的很少，然而個個以爲這正是他自己。這樣自然都安分的去耕田，種地，揀大糞或是坐冷板凳，克勤克儉，背着苦惱的命運，和自然奮鬥着，拚命的爬，爬，爬。可是爬的人那麽多，而路只有一條，十分擁擠。老實的照着章程規規矩矩的爬，大都是爬不上去的。聰明人就會推，把別人推開，推倒，踏在脚底下，踹着他們的肩膀和頭頂，爬上去了。大多數人却還只是爬，認定自己的寃家並不在

上面，而只在旁邊——是那些一同在爬的人。他們大都忍耐着一切，兩脚兩手都着地，一步步的挨上去又擠下來，擠下來又挨上去，沒有休止的。

然而爬的人太多，爬得上的太少，失望也會漸漸的侵蝕善良的人心，至少，也會發生跪着的革命。於是爬之外，又發明了撞。

這是明知道你太辛苦了，想從地上站起來，所以在你的背後猛然的叫一聲：撞罷。一個個發麻的腿還在抖着，就撞過去。這比爬要輕鬆得多，手也不必用力，膝蓋也不必移動，只要橫着身子，晃一晃，就撞過去。撞得好就是五十萬元大洋，妻，財，子，祿都有了。撞不好，至多不過跌一交，倒在地下。那又算得什麼呢，——他原本是伏在地上的，他仍舊可以爬。何況有些人不過撞着玩罷了，根本就不怕跌交的。

爬是自古有之。例如從童生到狀元，從小癟三到康白度。擠却似乎是近代的發明。要考據起來，恐怕只有古時候「小姐拋綵球」有點像給人擠的辦法。小姐的綵球將要拋下來的時候，——一個個想喫天鵝肉的男子漢仰着頭，張着嘴，饞涎拖得幾尺長……可惜，古人究竟獃笨，沒有要這些男子漢拿出幾個本錢來，否則，也一定可以收着幾萬萬的。

爬得上的機會越少，願意擠的人就越多，那些早已爬在上面的人們，就天天替你們製造擠的機會，叫你們化些小本錢，而預約着你們名利雙收的神仙生活。所以擠得好的機會，雖然比爬得上的還要少得多，而大家都願意來試試的。這樣，爬了來擠，擠不着再爬……鞠躬盡瘁，死而後已。

（八月十六日。）

各種捐班

洛文

清朝的中葉，要做官可以捐，叫做「捐班」的便是這一夥。財主少爺喫得油頭光臉，忽而忙了幾天，頭上就有一粒水晶頂，有時還加上一枝藍翎，滿口官話，說是「今天天氣好」了。

到得民國，官總算說是沒有了捐班，然而捐班之途，實際上倒是開展了起來，連「學士文人」也可以由此弄得到頂戴。開宗明義第一章，自然是要有錢。只要有錢，就什麼都容易辦了。譬如，要捐學者罷，那就收買一批古董，結識幾個清客，並且僱幾個工人，拓出古董上面的花紋和文字，用玻璃板印成一部書，名之曰「什麼集古錄」或「什麼考古錄」。李富孫做過一部「金石學錄」，是專載研究金石的

人們的，然而這倒成了「作価」，使清客們可以一續再續，並且推而廣之，連收藏古董，販賣古董的少爺和商人，也都一榻括子的收進去了，這就叫作「金石家」。

捐做「文學家」也用不着什麼新花樣。只要開一隻書店，拉幾個作家，僱一些幫閒，出一種小報，「今天天氣好」是也須會說的，就寫了出來，印了上去，交給報販，不消一年半載，包管成功。但是，古董的花紋和文字的拓片是不能用的了，應該代以電影明星和摩登女子的照片，因為這才是新時代的美術。「愛美」的人物在中國還多得很，而「文學家」或「藝術家」也就這樣的起來了。

捐官可以希望刮地皮，但捐學者文人也不會折本。印刷品固然可以賣現錢，古董將來也會有洋鬼子肯出大價的。

這又叫作「名利雙收」。不過先要能「投資」，所以平常人做不

到，要不然，文人學士也就不大值錢了。

而現在還値錢，所以也還會有人忙着做人名辭典，造文藝史，出作家論，編自傳。我想，倘作歷史的著作，是應該像將文人分爲羅曼派，古典派一樣，另外分出一種「捐班」派來的，歷史要「眞」，招些忌恨也只好硬挺，是不是？

（八月二十四日。）

四庫全書珍本

豐之餘

現在除兵爭，政爭等類之外，還有一種倘非閒人，就不大注意的影印「四庫全書」中的「珍本」之爭。官商要照原式，及早印成，學界却以爲庫本有删改，有錯誤，如果有別本可得，就應該用別的「善

本」來替代。

但是、學界的主張，是不會通過的，結果總非依照「欽定四庫全書」不可。這理由很分明，就因爲要趕快。四省不見，九島出脫，不說也罷，單是黃河的出軌舉動，也就令人覺得岌岌乎不可終日，要做生意就得趕快。況且「欽定」二字，至今也還有一點威光，「御醫」「貢緞」，就是與衆不同的意思。便是早已共和了的法國，拿破崙的藏書在拍賣場上還是比平民的藏書値錢；歐洲的有些著名的「支那學者」，講中國就會引用「欽定圖書集成」，這是中國的考據家所不肯玩的玩藝。但是，也可見印了「欽定」過的「珍本」，在外國，生意總可以比「善本」好一些。

即使在中國，恐怕生意也還是「珍本」好。因爲這可以做擺飾，而「善本」却不過能合於實用。能買這樣的書的，決非窮措大也可想，

則買去之後，必將供在客廳上也亦可知。這類的買主，會買一個商周的古鼎，擺起來；不得已時，也許買一個假古鼎，擺起來；但他決不肯買一個沙鍋或鐵鑊，擺在紫檀桌子上。因爲他的目的是在「珍」而並不在「善」，更不在是否能合於實用的。

明末人好名，刻古書也是一種風氣，然而往往自己看不懂，以爲錯字，隨手亂改。不改尙可，一改，可就反而改錯了，所以使後來的考據家爲之搖頭歎氣，說是『明人好刻古書而古書亡』。這回的「四庫全書」中的「珍本」是影印的，決無改錯的弊病，然而那原本就有無意的錯字，有故意的删改，並且因爲新本的流布，更能使善本湮沒下去，將來的認眞的讀者如果偶爾得到這樣的本子，恐怕總免不了要有搖頭歎氣第二回。

然而結果總非依照「欽定四庫全書」不可。因爲「將來」的事，

和現在的官商是不相干了。

（八月二十四日。）

新秋雜識

旅隼

門外的有限的一方泥地上，有兩隊螞蟻在打仗。

童話作家愛羅先珂的名字，現在是已經從讀者的記憶上漸漸淡下去了，此時我却記起了他的一種奇異的憂愁。他在北京時，曾經認眞的告訴我說：我害怕，不知道將來會不會有人發明一種方法，只要怎麼一來，就能使人們都成爲打仗的機器的。

其實是這方法早經發明了，不過較爲煩難，不能「怎麼一來」就完事。我們只要看外國爲兒童而作的書籍，玩具，常常以指敎武器爲

大宗，就知道這正是製造打仗機器的設備；製造是必須從天眞爛漫的孩子們入手的。

不但人們，連昆蟲也知道。螞蟻中有一種武士蟻，自己不造窠，不求食，一生的事業，是專在攻擊別種螞蟻，掠取幼蟲，使成奴隸，給牠服役的。但奇怪的是牠決不掠取成蟲，因爲已經難施敎化。牠所掠取的一定只限於幼蟲和蛹，使在盜窟裏長大，毫不記得先前，永遠是愚忠的奴隸，不但服役，每當武士蟻出去刧掠的時候，牠還跟在一起，幫着搬運那些被侵略的同族的幼蟲和蛹去了。

但在人類，却不能這麼簡單的造成一律。這就是人之所以爲「萬物之靈」。

然而製造者也決不放手。孩子長大，不但失掉天眞，還變得呆頭呆腦，是我們時時看見的。經濟的彫敝，使出版界不肯印行大部的學

術文藝書籍，不是教科書，便是兒童書，黃河決口似的向孩子們滾過去。但那裏面講的是什麼呢？要將我們的孩子們造成什麼東西呢？却還沒有看見戰鬥的批評家論及，似乎已經不大有人注意將來了。

反戰會議的消息不很在日報上看到，可見打仗也還是中國人的嗜好，給牠一個冷淡，正是違反了我們的嗜好的證明。自然，仗是要打的，跟着武士蟻去搬運敗者的幼蟲，也還不失為一種爲奴的勝利。但是，人究竟是「萬物之靈」，這樣那里能就夠。仗自然是要打的，要打掉製造打仗機器的蟻塚，打掉毒害小兒的藥餌，打掉陷沒將來的陰謀：這才是人的戰士的任務。

（八月二十八日。）

幫閒法發隱

桃椎

吉開迦爾是丹麥的憂鬱的人，他的作品，總是帶着悲憤。不過其中也有很有趣味的，我看見了這樣的幾句——

「戲場裏失了火。丑角站在戲臺前，來通知了看客。大家以爲這是丑角的笑話，喝采了。丑角又通知說是火災。但大家越加哄笑，喝采了。我想，人世是要完結在當作笑話的開心的人們的大家歡迎之中的罷。」

不過我的所以覺得有趣的，並不專在本文，是在由此想到了幫閒們的伎倆。幫閒，在忙的時候就是幫忙，倘若主子忙于行兇作惡，那自然也就是幫兇。但他的幫法，是在血案中而沒有血迹，也沒有血腥

氣的。

譬如罷，有一件事，是要緊的，大家原也覺得要緊，他就以丑角身份而出現了，將這件事變爲滑稽，或者特別張揚了不關緊要之點，將人們的注意拉開去，這就是所謂「打諢」。如果是殺人，他就來講當場的情形，偵探的努力；死的是女人呢，那就更好了，名之曰「豔屍」，或介紹她的日記。如果是暗殺，他就來講死者的生前的故事，戀愛呀，遺聞呀……人們的熱情原不是永不弛緩的，但加上些冷水，或者美其名曰清茶，自然就冷得更加迅速了，而這位打諢的脚色，却變成了文學者。

假如有一個人，認眞的在告警，于兇手當然是有害的，只要大家還沒有僵死。但這時他就又以丑角身份而出現了，仍用打諢，從旁裝着鬼臉，使告警者在大家的眼裏也化爲丑角，使他的警告在大家的耳

邊都化爲笑話。聳肩裝窮，以表現對方之闊，卑躬歎氣，以暗示對方之傲；使大家心裏想：這告警者原來都是虛僞的。幸而幫閒們還多是男人，否則牠簡直會說告警者曾經怎樣調戲牠，當衆羅列淫辭，然後作自殺以明恥之狀也說不定。周圍搗着鬼，無論如何嚴肅的說法也要減少力量的，而不利於兇手的事情却就在這疑心和笑聲中完結了。牠呢？這回牠倒是道德家。

當沒有這樣的事件時，那就七日一報，十日一談，收羅廢料，裝進讀者的腦子裏去，看過一年半載，就滿腦都是某闊人如何摸牌，某明星如何打嚏的典故。開心是自然也開心的。但是，人世却也要完結在這些歡迎開心的開心的人們之中的罷。

（八月二十八日。）

登龍術拾遺

葦索

章克標先生做過一部『文壇登龍術』，因爲是預約的，而自己總是悠悠忽忽，竟失去了拜誦的幸運，只在『論語』上見過廣告，解題和後記。但是，這眞不知是那里來的『烟士披里純』，『解題』的開頭第一段，就有了絕妙的名文——

『登龍是可以當作乘龍解的，於是登龍術便成了乘龍的技術，那是和騎馬駕車相類似的東西了。但平常乘龍就是女婿的意思，文壇似非女性，也不致於會要招女婿，那麼這樣解釋似乎也有引起別人誤會的危險。』……

確實，查看廣告上的目錄，並沒有『做女婿』這一門，然而這却

不能不說是「智者千慮」的一失，似乎該有一點增補才好，因爲文壇雖然「不致於會要招女壻」，但女壻却是會要上文壇的。

術曰：要登文壇，須闊太太，遺產必需，官司莫怕。窮小子想爬上文壇去，有時雖然會僥倖，終究是很費力氣的；做些隨筆或茶話之類，或者也能夠撈幾文錢，但究竟隨人俯仰。最好是有富岳家，有闊太太，用賠嫁錢，作文學資本，笑罵隨他笑罵，惡作我自印之，「作品」一出，頭銜自來，聲價雖能破婦家所輕，但一登文壇，卽聲價十倍，太太也就高興，不至於自打麻將，連眼梢也一動不動了，這就是「交相爲用」。但其爲文也，又必須是唯美派，試看王爾德遺照，盤花鈕扣，鑲牙手杖，何等漂亮，人見猶憐，而況令閫。可惜他的太太不行，以至濫交頑童，窮死異國，假如有錢，何至於此。所以倘欲登龍，也要乘龍，「書中自有黃金屋」，早成古話，現在是「金中自有

文學家』當令了。

但也可以從文壇上去做女壻。其術是時時留心，尋一個家裏有些錢，而自己能寫幾句『阿呀呀，我悲哀呀』的女士，做文章登報，尊之爲『女詩人』。待到看得她有了『知己之感』，就照電影上那樣的屈一膝跪下，說道『我的生命呵，阿呀呀，我悲哀呀！』——則由登龍而乘龍，又由乘龍而更登龍，十分美滿。然而富女詩人未必一定愛窮男文士，所以要有把握也很難，這一法，在這里只算是『登龍術拾遺』的附錄，請勿輕用爲幸。

（八月二十八日。）

由聾而啞

洛文

醫生告訴我們：有許多啞子，是並非喉舌不能說話的，只因爲從小就耳朵聾，聽不見大人的言語，無可師法，就以爲誰也不過張着口嗚嗚啞啞，他自然也只好嗚嗚啞啞了。所以勃蘭兌斯歎丹麥文學的衰微時，曾經說：文學的創作，幾乎完全死滅了。人間的或社會的無論怎樣的問題，都不能提起感興，或則除在新聞和雜誌之外，絕不能惹起一點論爭。我們看不見強烈的獨創的創作。加以對於獲得外國的精神生活的事，現在幾乎絕對的不加顧及。於是精神上的『聾』，那結果，就也招致了『啞』來。（『十九世紀文學的主潮』第一卷自序）

這幾句話，也可以移來批評中國的文藝界，這現象，並不能全歸

罪於壓迫者的壓迫，五四運動時代的啓蒙運動者和以後的反對者，都應該分負責任的。前者急于事功，竟沒有譯出什麼有價值的書籍來，後者則故意遷怒，至駡翻譯者爲媒婆，有些青年更推波助瀾，有一時期，還至于連人地名下注一原文，以便讀者參考時，也就詆之曰「衒學」。

今竟何如？三開間店面的書舖，四馬路上還不算少，但那裏面滿架是薄薄的小本子，倘要尋一部巨册，眞如披沙揀金之難。自然，生得又高又胖並不就是偉人，做得多而且繁也決不就是名著，而況還有「剪貼」。但是，小小的一本「什麼ABC」裏，卻也決不能包羅一切學術文藝的。一道濁流，固然不如一杯淸水的乾淨而澄明，但蒸溜了濁流的一部分，卻就有許多杯淨水在。

因爲多年買空賣空的結果，文界就荒涼了，文章的形式雖然比較

的整齊起來，但戰鬥的精神却較前有退無進。文人雖因捐班或互捧，很快的成名，但為了出力的吹，殼子大了，裏面反顯得更加空洞。於是誤認這空虛為寂寞，像煞有介事的說給讀者們；其甚者還至於擺出他心的腐爛來，算是一種內面的寶貝。散文，在文苑中算是成功的，但試看今年的選本，便是前三名，也卽令人有「貂不足，狗尾續」之感。用粃穀來養青年，是決不會壯大的，將來的成就，且要更渺小，那模樣，可看尼采所描寫的「末人」。

但紹介國外思潮，翻譯世界名作，凡是運輸精神的糧食的航路，現在幾乎都被聾啞的製造者們堵塞了，連洋人走狗，富戶贅郎，也會來哼哼的冷笑一下。他們要掩住青年的耳朵，使之由聾而啞，枯涸渺小，成為「末人」，非弄到大家只能看富家兒和小癟三所賣的春宮，不肯罷手。甘為泥土的作者和譯者的奮鬥，是已經到了萬不可緩的時

候了，這就是竭力運輸些切實的精神的糧食，放在青年們的周圍，一面將那些聾啞的製造者送回黑洞和朱門裏面去。

（八月二十九日。）

新秋雜識（二）

旅隼

八月三十的夜裏，遠遠近近，都突然劈劈拍拍起來，一時來不及細想，以爲「抵抗」又開頭了，不久就明白了那是放爆竹，這才定了心。接着又想：大約又是什麼節氣了罷？……待到第二天看報紙，才知道原來昨夜是月蝕，那些劈劈拍拍，就是我們的同胞，異胞（我們雖然大家自稱爲黃帝子孫，但蚩尤的子孫想必也未嘗死絕，所以謂之「異胞」）在示威，要將月亮從天狗嘴裏救出。

再前幾天，夜裏也很熱鬧。街頭巷尾，處處擺着桌子，上面有麵食，西瓜；西瓜上面叮着蒼蠅，青蟲，蚊子之類，還有一桌和尙，口中念念有詞：「迴猪玀普米呀吽！唵呀吽！吽!!」這是在放燄口，施餓鬼。到了盂蘭盆節了，餓鬼和非餓鬼，都從陰間跑出，來看上海這大世面，善男信女們就在這時盡地主之誼，託和尙「唵呀吽」的彈出幾粒白米去，請牠們都飽飽的喫一通。

我是一個俗人，向來不大注意什麼天上和陰間的，但每當這些時候，却也不能不感到我們的還在人間的同胞們和異胞們的思慮之高超和妥帖。別的不必說，就在這不到兩整年中，大則四省，小則九島，都已變了旗色了，不久還有八島。不但救不勝救，即使想要救罷，一開口，說不定自己就危險（這兩句，印後成了「於勢也有所未能」）。所以最妥當是救月亮，那怕爆竹放得震天價響，天狗決不至於來咬，

月亮裏的酋長（假如有酋長的話）也不會出來禁止，目爲反動的。救人也一樣，兵災，旱災，蝗災，水災……災民們不計其數，幸而暫免於災殃的小民，又怎麼能有一個救法？那自然遠不如救魂靈，事省功多，和大人先生的打醮造塔同其功德。這就是所謂「人無遠慮，必有近憂」；而「君子務其大者遠者」，亦此之謂也。

而況「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尊俎而代之」，也是古聖賢的明訓，國事有治國者在，小民是用不着吵鬧的。不過歷來的聖帝明王，可又並不卑視小民，倒給與了更高超的自由和權利，就是聽你專門去救宇宙和魂靈。這是太平的根基，從古至今，相沿不廢，將來想必也不至先便廢。記得那是去年的事了，滬戰初停，日兵漸漸的走上兵船和退進營房裏面去，有一夜也是這麼劈劈拍拍起來，時候還在「長期抵抗」中，日本人又不明白我們的國粹，以爲又是第幾路軍前來收復

失地了，立刻放哨，出兵……亂烘烘的鬧了一通，才知道我們是在救月亮，他們是在見鬼。「哦哦！成程（Naruhodo＝原來如此）！」驚歎和佩服之餘，於是恢復了平和的原狀。今年呢，連哨也沒有放，大約是已被中國的精神文明感化了。

現在的侵略者和壓制者，還有像古代的暴君一樣，竟連奴才們的發昏和做夢也不准的麼？……

（八月三十一日。）

男人的進化

虞　明

說禽獸交合是戀愛未免有點褻瀆。但是，禽獸也有性生活，那是不能否認的。牠們在春情發動期，雌的和雄的碰在一起，難免「卿卿

我我」的來一陣。固然，雌的有時候也會裝腔做勢，逃幾步又回頭看，還要叫幾聲，直到實行「同居之愛」爲止。禽獸的種類雖然多，牠們的「戀愛」方式雖然複雜，可是有一件事是沒有疑問的：就是雄的不見得有什麽特權。

人爲萬物之靈，首先就是男人的本領大。最初原是馬馬虎虎的，可是因爲「知有母不知有父」的緣故，娘兒們曾經「統治」過一個時期，那時的祖老太太大概比後來的族長還要威風。後來不知怎的，女人就倒了霉：項頸上，手上，脚上，全都鎖上了鍊條，扣上了圈兒，環兒，——雖則過了幾千年這些圈兒環兒大都已經變成了金的銀的，鑲上了珍珠寶鑽，然而這些項圈，鐲子，戒指等等，到現在還是女奴的象徵。既然女人成了奴隸，那就男人不必徵求她的同意再去「愛」她了。古代部落之間的戰爭，結果俘虜會變成奴隸，女俘虜就會被強

姦。那時候，大概春情發動期早就『取消』了，隨時隨地男主人都可以強姦女俘虜，女奴隸。現代強盜惡棍之流的不把女人當人，其實是大有酋長式武士道的遺風的。

但是，強姦的本領雖然已經是人比禽獸『進化』的一步，究竟還只是半開化。你想，女的哭哭啼啼，扭手扭脚，能有多大興趣？自從金錢這寶貝出現之後，男人的進化就眞的了不得了。天下的一切都可以買賣，性慾自然並非例外。男人化幾個臭錢，就可以得到他在女人身上所要得到的東西。而且他可以給她說：我並非強姦你，這是你自願的，你願意拿幾個錢，你就得如此這般，百依百順，咱們是公平交易！蹂躪了她，還要她說一聲『謝謝你，大少』。這是禽獸幹得來的麼？所以嫖妓是男人進化的頗高的階段了。

同時，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舊式婚姻，却要比嫖妓更高明。這制

度之下，男人得到永久的終身的活財產。當新婦被人放到新郎的牀上的時候，她只有義務，她連講價錢的自由也沒有，何況戀愛。不管你愛不愛，在周公孔聖人的名義之下，你得從一而終，你得守貞操。男人可以隨時使用她，而她却要遵守聖賢的禮教，即使「只在心裏動了惡念，也要算犯奸淫」的。如果雄狗對雌狗用起這樣巧妙而嚴厲的手段來，雌的一定要急得「跳牆」。然而人却只會跳井，當節婦，貞女，烈女去、禮教婚姻的進化意義，也就可想而知了。

至於男人會用「最科學的」學說，使得女人雖無禮教，也能心甘情願地從一而終，而且深信性慾是「獸慾」，不應當作爲戀愛的基本條件；因此發明「科學的貞操」，——那當然是文明進化的頂點了。

嗚呼，人——男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

自註：這篇文章是衛道的文章。

同意和解釋

虞明

（九月三日）

上司的行動不必徵求下屬的同意，這是天經地義。但是，有時候上司會對下屬解釋。

新進的世界聞人說：「原人時代就有威權，例如人對動物，一定強迫牠們服從人的意志，而使牠們拋棄自由生活，不必徵求動物的同意。」這話說得透澈。不然，我們那里有牛肉喫，有馬騎呢？人對人也是這樣。

日本耶教會主教最近宣言日本是聖經上說的天使：「上帝要用日本征服向來屠殺猶太人的白人：以武力解放猶太人，實現「舊約」上

的豫言」。這也顯然不徵求白人的同意的，正和屠殺猶太人的白人並未徵求過猶太人的同意一樣。日本的大人老爺在中國製造「國難」，也沒有徵求中國人民的同意。——至于有些地方的紳董，却去徵求日本大人的同意，請他們來維持地方治安，那却又當別論。總之，要自由自在的喫牛肉，騎馬等等，就必須宣布自己是上司，別人是下屬；或是把人比做動物，或是把自己作爲天使。

但是，這里最要緊的還是「武力」，並非理論。不論是社會學或是基督教的理論，都不能夠產生什麼威權。原人對於動物的威權，是產生於弓箭等類的發明的。至於理論，那不過是隨後想出來的解釋。這種解釋的作用，在於製造自己威權的宗教上，哲學上，科學上，世界潮流上的根據，使得奴隸和牛馬恍然大悟這世界的公律，而拋棄一切翻案的夢想。

當上司對于下屬解釋的時候，你做下屬的切不可誤解這是在徵求你的同意，因爲即使你絕對的不同意，他還是幹他的。他自有他的夢想，只要金銀財寶和飛機大砲的力量還在他手裏，他的夢想就會實現；而你的夢想却終于只是夢想，——萬一實現了，他還說你抄襲他的動物主義的老文章呢。

據說現在的世界潮流，正是龐大權力的政府的出現，這是十九世紀人士所夢想不到的。意大利和德意志不用說了；就是英國的國民政府，「牠的實權也完全屬於保守黨一黨」。「美國新總統所取得的措置經濟復興的權力，比戰爭和戒嚴時期還要大得多」。大家做動物，使上司不必徵求什麽同意，這正是世界的潮流。懿歟盛哉，這樣的好榜樣，那能不學？

不過，我這種解釋還有點美中不足：中國自己的秦始皇帝焚書坑

儒，中國自己的韓退之等說：「民不出米粟麻絲以事其上則誅」。這原是國貨，何苦違背着民族主義，引誘外國的學說和事實——長他人威風，滅自己志氣呢？

（九月三日。）

文牀秋夢

游光

春夢是顛顛倒倒的。「夏夜夢」呢？看沙士比亞的劇本，也還是顛顛倒倒。中國的秋夢，照例卻應該「肅殺」，民國以前的死囚，就都是「秋後處決」的，這是順天時。天教人這麼着，人就不能不這麼着。所謂「文人」當然也不至於例外，喫得飽飽的睡在牀上，食物不能消化完，就做夢；而現在又是秋天，天就教他的夢威嚴起來了。

二卷三十一期（八月十二日出版）的『濤聲』上，有一封自名爲『林丁』先生的給編者的信，其中有一段說——

「……之爭，孰是孰非，殊非外人所能詳道。然而彼此摧殘，則在傍觀人看來，却不能不承是整個文壇的不幸。……我以爲各人均應先打屁股百下以儆效尤，餘事可一概不提。……」

前兩天，還有某小報上的不署名的社談，牠對於早些日子余趙的剪竊問題之爭，也非常氣憤——

「……假使我一朝大權在握，我一定把這般東西捉了來，判他們罰作苦工，讀書十年；中國文壇，或尚有乾淨之一日。」

張獻忠自己要沒落了，他的行動就不問『孰是孰非』，只是殺。

清朝的官員，對於原被兩造，不問青紅皂白，各打屁股一百或五十的事，確也偶爾會有的，這是因爲滿洲還想要奴才，供搜刮，就是「林丁」先生的舊夢。某小報上的無名子先生可還要比較的文明，至少，牠是已經知道了上海工部局「判罰」下等華人的方法的了。

但第一個問題是在怎樣才能夠「一朝大權在握」？文弱書生死樣活氣，怎麼做得到權臣？先前，還可以希望招駙馬，一下子就飛黃騰達，現在皇帝沒有了，即使滿臉塗着雪花膏，也永遠遇不到公主的青睞；至多，只可以希圖做一個富家的姑爺而已。而捐官的辦法，又早經取消，對於「大權」，還是只能像狐狸的遇着高處的葡萄一樣，仰着白鼻子看看。文壇的完整和乾淨，恐怕實在也到底很渺茫。

五四時候，曾經在出版界上發現了「文丐」，接着又發現了「文氓」，但這種威風凜凜的人物，却是我今年秋天在上海新發見的，無

以名之，姑且稱爲「文官」罷。看文學史，文壇是常會有完整而乾淨的時候的，但誰曾見過這文壇的澄淸，會和這類的「文官」們有絲毫關係的呢。

不過，夢是總可以做的，好在沒有什麼關係，而寫出來也有趣。請安息罷，候補的少大人們！

（九月五日。）

電影的教訓

孺牛

當我在家鄉的村子裏看中國舊戲的時候，是還未被教育成「讀書人」的時候，小朋友大抵是農民。愛看的是翻筋斗，跳老虎，一把烟餤，現出一個妖精來；對於劇情，似乎都不大和我們有關係。大面和

老生的爭城奪地，小生和正旦的離合悲歡，全是他們的事，捏鋤頭柄人家的孩子，自己知道是決不會登壇拜將，或上京赴考的。但還記得有一齣給了感動的戲，好像是叫作「斬木誠」。一個大官蒙了不白之寃，非被殺不可了，他家裏有一個老家丁，面貌非常相像，便代他去「伏法」。那悲壯的動作和歌聲，眞打動了看客的心，使他們發見了自己的好模範。因為我的家鄉的農人，農忙一過，有些是給大戶去幫忙的。為要做得像，臨刑時候，主母照例的必須去「抱頭大哭」，然而被他踢開了，雖在此時，名分也得嚴守，這是忠僕，義士，好人。

但到我在上海看電影的時候，却早是成為「下等華人」的了，看樓上坐着白人和闊人，樓下排着中等和下等的「華胄」，銀幕上現出白色兵們打仗，白色老爺發財，白色小姐結婚，白色英雄探險，令看客佩服，羡慕，恐怖，自己覺得做不到。但當白色英雄探險非洲時，

却常有黑色的忠僕來給他開路，服役，拚命，替死，使主子安然的回家；待到他豫備第二次探險時，忠僕不可再得，便又記起了死者，臉色一沈，銀幕上就現出一個他記憶上的黑色的面貌。黃臉的看客也大抵在微光中把臉色一沈：他們被感動了。

幸而國產電影也在掙扎起來，聳身一跳，上了高牆，舉手一揚，擲出飛劍，不過這也和十九路軍一同退出上海，現在是正在準備開映屠格納夫的『春潮』和茅盾的『春蠶』了。當然，這是進步的。但這時候，却先來了一部竭力宣傳的『猺山豔史』。

這部片子，主題是『開化猺民』，機鍵是『招駙馬』，令人記起『四郎探母』以及『雙陽公主追狄』這些戲本來。中國的精神文明主宰全世界的偉論，近來不大聽到了，要想去開化，自然只好退到苗猺之類的裏面去，而要成這種大事業，却首先須『結親』，黃帝子孫，

也和黑人一樣，不能和歐亞大國的公主結親，所以精神文明就無法傳播。這是大家可以由此明白的。

（九月七日。）

關於翻譯（上）

洛文

因爲我的一篇短文，引出了穆木天先生的『從「爲翻譯辯護」談到樓譯「二十世紀之歐洲文學」』（九日『自由談』所載），這在我，是很以爲榮幸的，並且覺得凡所指摘，也恐怕都是實在的錯誤。但從那作者的案語裏，我却又想起一個隨便講講，也許並不是毫無意義的問題來了。那是這樣的一段——

「在一百九十九頁，有「在這種小說之中，最近由學術院

（譯者：當保指著者所屬的俄國共產主義學院）所選的魯易倍爾德蘭的不朽的諸作，爲最優秀。」在我以爲此地所謂"Academie"者，當指法國翰林院。蘇聯雖稱學藝發達之邦，但不會爲帝國主義作家作選集罷？我不知爲什麼樓先生那樣地濫下註解？」

究竟是那一國的Academia呢？我不知道。自然，看作法國的翰林院，是萬分近理的，但我們也不能決定蘇聯的大學院就「不會爲帝國主義作家作選集」。倘在十年以前，是決定不會的，這不但爲物力所限，也爲了要保護革命的嬰兒，不能將滋養的，無益的，有害的食品都漫無區別的亂放在他前面。現在却可以了，嬰兒已經長大，而且強壯，聰明起來，即使將鴉片或嗎啡給他看，也沒有什麼大危險，但不消說，一而也必須有先覺者來指示，說吸了就會上癮，而上癮之後，

就成一個廢物，或者還是社會上的害蟲。

在事實上，我會經見過蘇聯的Academia新譯新印的阿刺伯的『一千一夜』，意大利的『十日談』，還有西班牙的『吉訶德先生』，英國的『魯濱孫漂流記』；在報章上，則記載過在爲託爾斯泰印選集，爲歌德編全集——更完全的全集。倍爾德蘭不但是加特力教的宣傳者，而且是王朝主義的代言人，但比起十九世紀初德意志布爾喬亞的文豪歌德來，那作品也不至于更加有害。所以我想，蘇聯來給他出一本選集，實在是很可能的。不過在這些書籍之前，想來一定有詳序，加以仔細的分析和正確的批評。

凡作者，和讀者因緣愈遠的，那作品就於讀者愈無害。古典的，反動的，觀念形態已經很不相同的作品，大抵即不能打動新的青年的心（但自然也要有正確的指示），倒反可以從中學學描寫的本領，作

者的努力。恰如大塊的砒霜，欣賞之餘，所得的是知道牠殺人的力量和「結晶的模樣：藥物學和礦物學上的知識了。可怕的倒在用有限的砒霜，和在食物中間，使青年不知不覺的吞下去，例如似是而非的所謂「革命文學」，故作激烈的所謂「唯物史觀的批評」，就是這一類。這倒是應該防備的。

我是主張青年也可以看看「帝國主義者」的作品的，這就是古語的所謂「知己知彼」。青年爲了要看虎狼，赤手空拳的跑到深山裏去固然是獃子，但因爲虎狼可怕，連用鐵柵圍起來了的動物園裏也不敢去，却也不能不說是一位可笑的愚人。有害的文學的鐵柵是什麼呢？批評家就是。

（九月十一日。）

補記：這一篇沒有能夠刊出。

（九月十五日。）

關於翻譯（下）

洛文

但我在那「爲翻譯辯護」中，所希望於批評家的，實在有三點：一，指出壞的；二，獎勵好的；三，倘沒有，則較好的也可以。而穆木天先生所實做的是第一句。以後呢，可能有別的批評家來做其次的文章，想起來眞是一個大疑問。

所以我要再來補充幾句：倘連較好的也沒有，則指出壞的譯本之後，並且指明其中的那些地方還可以於讀者有益處。

此後的譯作界，恐怕是還要退步下去的。姑不論民窮財盡，即看

地面和人口，四省是給日本拿去了，大塊在水淹，一大塊在旱，一大塊在打仗，只要略略一想，就知道讀者是減少了許許多了。因為銷路的少，出版界就要更投機，欺騙，而拿筆的人也因此只好更投機，欺騙。即有不願意欺騙的人，為生計所壓迫，也總不免比較的粗製濫造，增出些先前所沒有的缺點來。走過租界的住宅區鄰近的馬路，三間門面的水果店，晶瑩的玻璃窗裏是鮮紅的蘋果，通黃的香蕉，還有不知名的熱帶的果物。但略站一下就知道：這地方，中國人是很少進去的，買不起。我們大抵只好到同胞擺的水果攤上去，化幾文錢買一個爛蘋果。

蘋果一爛，比別的水果更不好喫，但是也有人買的，不過我們另外還有一種相反的脾氣：首飾要「足赤」，人物要「完人」。一有缺點，有時就全部都不要了。愛人身上生幾個瘡，固然不至於就請律師

離婚，但對於作者，作品，譯品，却總歸比較的嚴緊，蕭伯納坐了大船，不好；巴比塞不算第一個作家，也不好；譯者是「大學教授，下職官員」，更不好。好的又不出來，怎麼辦呢？我想，還是請批評家用喫爛蘋果的方法，來救一救急罷。

我們先前的批評法，是說，這蘋果有爛疤了，要不得，一下子拋掉。然而買者的金錢有限，豈不是大冤枉，而況此後還要窮下去。所以，此後似乎最好還是添幾句，倘不是穿心爛，就說：這蘋果有着爛疤了，然而這幾處沒有爛，還可以喫得。這麼一辨，譯品的好壞是明白了，而讀者的損失也可以小一點。

但這一類的批評，在中國還不大有，即以「自由談」所登的批評爲例，對於「二十世紀之歐洲文學」，就是專指爛疤的；記得先前有一篇批評鄒韜奮先生所編的「高爾基」的短文，除掉指出幾個缺點之

外，也沒有別的話。前者我沒有看過，說不出另外可有什麼可取的地方，但後者却曾經翻過一遍，覺得除批評者所指摘的缺點之外，另有許多記載作者的勇敢的奮鬬，背吏的卑劣的陰謀，是很有益於青年作家的，但也因爲有了爛疤，就被拋在筐子外面了。

所以，我又希望刻苦的批評家來做剜爛蘋果的工作，這正如「拾荒」一樣，是很辛苦的，但也必要，而且大家有益的。

（九月十一日。）

新秋雜識（三）

旅隼

「秋來了！」

秋眞是來了，晴的白天還好，夜裏穿着洋布衫就覺得凉颼颼。報

章上滿是關於「秋」的大小文章：迎秋，悲秋，哀秋，責秋……等等。為了趨時，也想這麼的做一點，然而總是做不出。我想　就是想要「悲秋」之類，恐怕也要福氣的，實在令人羨慕得很（

記得幼小時，有父母愛護着我的時候，最有趣的是生點小毛病，大病却生不得，既痛苦，又危險的。生了小病，懶懶的躺在牀上，有些悲涼，又有些嬌氣，小苦而微甜，實在好像秋的詩境。嗚呼哀哉，自從流落江湖以來，靈感捲逃，連小病也不生了。偶然看看文學家的名文，說是秋花為之慘容，大海為之沈默云云，只是愈加感到自己的麻木。我就從來沒有見過秋花為了我在悲哀，忽然變了顏色；只要有風，大海是總在呼嘯的，不管我愛鬧還是愛靜。

冰瑩女士的佳作告訴我們：「晨是學科學的，但在這一刹那，完全忘掉了他的志趣，存在他腦海中的只也一個盡量地享受自然美景的

目的。……」這也是一種福氣。科學我學的很淺，只讀過一本生物學教科書，但是，牠那些教訓，花是植物的生殖機關呀，蟲鳴鳥囀，是在求偶呀之類，就完全忘不掉了。昨夜閒逛荒場，聽到蟋蟀在野菊花下鳴叫，覺得好像是美景，詩興勃發，就做了兩句新詩——

野菊的生殖器下面，

蟋蟀在弔膀子。

寫出來一看，雖然比粗人們所唱的俚歌要高雅一些，而對於新詩人的由「煙士披離純」而來的詩，還是「柏形見絀」。寫得太科學，太眞實，就不雅了，如果改作舊詩，也許不至於這樣。生殖機關，用嚴又陵先生譯法，可以謂之「性官」；「弔膀子」呢，我自己就不懂那語源，但據老于上海者說，這是因西洋人的男女挽臂同行而來的，引伸爲誘惑或追求異性的意思。弔者，掛也，亦卽相挾持。那麼，我

的詩就譯出來了——

野菊性官下，

嗚蛩在懸肘。

雖然很有些費解，但似乎也雅得多，也就是好得多。人們不懂，所以雅，也就是所以好，現在也還是一個做文豪的秘訣呀。質之「新詩人」邵洵美先生之流，不知以為何如？

（九月十四日。）

禮

葦索

看報，是有益的，雖然有時也沉悶。例如罷，中國是世界上國恥紀念最多的國家，到這一天，報上照例得有幾塊記載，幾篇文章。但

這事眞也鬧得太重疊，太長久了，就很容易千篇一律，這一回可用，下一回也可用，去年用過了，明年也許還可用，祇要沒有新事情。卽使有了，成文恐怕也仍然可以用，因爲反正總祇能說這幾句話。所以倘不是健忘的人，就會覺得沈悶，看不出新的啓示來。

然而我還是看。今天偶然看見北京追悼抗日英雄鄧文的記事，首先是報告，其次是演講，最末，是『禮成，奏樂散會。』

我於是得了新的啓示：凡紀念，『禮』而已矣。

中國原是『禮義之邦』，關於禮的書，就有三大部，連在外國也譯出了，我眞特別佩服『儀禮』的翻譯者。事君，現在可以不談了；事親，當然要盡孝，但歿後的辦法，則已歸入祭禮中，各有儀：就是現在的拜忌日，做陰壽之類。新的忌日添出來，舊的忌日就淡一點，『新鬼大，故鬼小』也。我們的紀念日也是對於舊的幾個比較的不起

勁，而新的幾個之歸於淡漠，則祗好以俟將來，和人家的拜忌辰是一樣的。有人說，中國的國家以家族爲基礎，眞是有識見。

中國又原是「禮讓爲國」的。既有禮，就必能讓，而愈能讓，禮也就愈繁了。總之，這一節不說也罷。

古時候，或以黃老治天下，或以孝治天下。現在呢，恐怕是入於以禮治天下的時期了，明乎此，就知道責備民衆的對於紀念日的淡漠是錯的，「禮」曰：「禮不下庶人」；捨不得物質上的什麼東西也是錯的，孔子不云乎：「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

「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靜靜的等着別人的「多行不義，必自斃」，禮也。

（九月二十日。）

打聽印象

桃椎

五四運動以後，好像中國人就發生了一種新脾氣，是：倘有外國的名人或闊人新到，就喜歡打聽他對於中國的印象。

羅素到中國講學，急進的青年們開會歡讌，打聽印象。羅素道：「你們待我這麼好，就是要說壞話，也不好說了。」急進的青年憤憤然，以爲他滑頭。

蕭伯納周遊過中國，上海的記者羣集訪問，又打聽印象。蕭道：「我有什麽意見，與你們都不相干。假如我是個武人，殺死個十萬條人命，你們才會尊重我的意見。」革命家和非革命家都憤憤然，以爲他刻薄。

這回是瑞典的卡爾親王到上海了，記者先生也發表了他的印象：「……足跡所經，均蒙當地官民殷勤招待，感激之餘，異常愉快。今次游覽觀感所得，對於貴國政府及國民，有極度良好之印象，而永遠不能磨滅者也。」這最穩妥，我想，是不至於招出什麼是非來的。

其實，是羅蕭兩位，也還不算滑頭和刻薄的，假如有這麼一個外國人，遇見有人問他印象時，他先反問道：「你先生對於自己中國的印象怎麼樣？」那可真是一篇難以下筆的文章。

我們是生長在中國的，倘有所感，自然不能算「印象」；但意見也好；而意見又怎麼說呢？說我們像渾水裏的魚，活得胡裏胡塗，莫名其妙罷，不像意見。說中國好得很罷，恐怕也難。這就是愛國者所悲痛的所謂「失掉了國民的自信」，然而實在也好像失掉了，向各人打聽印象，就恰如求籤問卜，自己心裏先自狐疑着了的緣故。

我們裏面，發表意見的固然也有的，但常見的是無拳無勇，未曾「殺死十萬條人命」，倒是自稱「小百姓」的人，所以那意見也無人「尊重」，也就是和大家「不相干」。至於有位有勢的大人物，則在野時候，也許是很急進的罷，但現在呢，一聲不響，中國「待我這麼好，就是要說壞話，也不好說了。」看當時歡讌羅素，而憤憤於他那答話的由「新潮社」而發迹的諸公的現在，實在令人覺得羅素並非滑頭，倒是一個先知的諷刺家，將十年後的心思豫先說去了。

這是我的印象，也算一篇擬答案，是從外國人的嘴上抄來的。

（九月二十日。）

喫教

豐之餘

達一先生在「文統之夢」裏，因劉勰自謂夢隨孔子，乃始論文，而後來做了和尚，遂譏其「貽羞往聖」。其實是中國自南北朝以來，凡有文人學士，道士和尚，大抵以「無特操」爲特色的。晉以來的名流，每一個人總有三種小玩意，一是「論語」和「孝經」，二是「老子」，三是「維摩詰經」，不但採作談資，並且常常做一點註解。唐有三教辯論，後來變成大家打諢；所謂名儒，做幾篇伽藍碑文也不算什麼大事。宋儒道貌岸然，而竊取禪師的語錄。清呢，去今不遠，我們還可以知道儒者的相信「太上感應篇」和「文昌帝君陰隲文」，並且會請和尚到家裏來拜懺。

耶穌教傳入中國，教徒自以爲信教，而教外的小百姓却都叫他們是「喫教」的。這兩個字，眞是提出了教徒的「精神」，也可以包括大多數的儒釋道教之流的信者，也可以移用於許多「喫革命飯」的老英雄。

淸朝人稱八股文爲「敲門磚」，因爲得到功名，就如打開了門，磚卽無用。近年則有雜誌上的所謂「主張」。「現代評論」之出盤，不是爲了迫壓，倒因爲這派作者的飛騰；「新月」的冷落，是老社員都「爬」了上去，和月亮距離遠起來了。這種東西，我們爲要和「敲門磚」區別，稱之爲「上天梯」罷。

「教」之在中國，何嘗不如此。講革命，彼一時也；講忠孝，又一時也，跟大拉嘛打圈子，又一時也，造塔藏主義，又一時也。有宜於專喫的時代，則指歸應定於一尊，有宜合喫的時代，則諸教亦本非

異致，不過一碟是全鴨，一碟是雜拌兒而已。劉勰亦然，蓋僅由「不撒薑食」一變而爲喫齋，於胃臟裏的分量原無差別，何況以和尙而注「論語」「孝經」或「老子」，也還是不失爲一種「天經地義」呢？

（九月二十七日。）

喝茶

豐之餘

某公司又在廉價了，去買了二兩好茶葉，每兩洋二角。開首泡了一壺，怕牠冷得快，用棉襖包起來，却不料鄭重其事的來喝的時候，味道竟和我一向喝着的粗茶差不多，顏色也很重濁。

我知道這是自己錯誤了，喝好茶，是要用蓋碗的，於是用蓋碗。果然，泡了之後，色淸而味甘，微香而小苦，確是好茶葉。但這是須

在靜坐無爲的時候的，當我正寫着「喫教」的中途，拉來一喝，那好味道竟又不知不覺的滑過去，像喝着粗茶一樣了。

有好茶喝，會喝好茶，是一種「清福」。不過要享這「清福」，首先就須有工夫，其次是練習出來的特別的感覺。由這一極瑣屑的經驗，我想，假使是一個使用筋力的工人，在喉乾欲裂的時候，那麼，即使給他龍井芽茶，珠蘭窨片，恐怕他喝起來也未必覺得和熱水有什麼大區別罷。所謂「秋思」，其實也是這樣的，騷人墨客，會覺得什麼「悲哉秋之爲氣也」，風雨陰晴，都給他一種刺戟，一方面也就是一種「清福」，但在老農，却只知道每年的此際，就要割稻而已。

於是有人以爲這種細膩銳敏的感覺，當然不屬於粗人，這是上等人的牌號。然而我恐怕也正是這牌號就要倒閉的先聲。我們有痛覺，一方面是使我們受苦的，而一方面也使我們能夠自衞。假如沒有，則

卽使背上被人刺了一尖刀，也將茫無知覺，直到血盡倒地，自己還不明白爲什麽倒地。但這痛覺如果細膩銳敏起來呢，則不但衣服上有一根小刺就覺得，連衣服上的接縫，線結，布毛都要覺得，倘不穿「無縫天衣」，他便要終日如芒刺在身，活不下去了。但假裝銳敏的，自然不在此例。

感覺的細膩和銳敏，較之麻木，那當然算是進步的，然而以有助於生命的進化爲限。如果不相干，甚而至於有礙，那就是進化中的病態，不久就要收梢。我們試將享清福，抱秋心的雅人，和破衣粗食的粗人一比較，就明白究竟是誰活得下去。喝過茶，望着秋天，我於是想：不識好茶，沒有秋思，倒也罷了。

（九月三十日。）

禁用和自造

孺牛

據報上說，因爲鉛筆和墨水筆進口之多，有些地方已在禁用，改用毛筆了。

我們且不說飛機大砲，美棉美麥，都非國貨之類的迂談，單來說紙筆。

我們也不說寫大字，畫國畫的名人，單來說眞實的辦事者。在這類人，毛筆却是很不便當的。硯和墨可以不帶，改用墨汁罷，墨汁也何嘗有國貨。而且據我的經驗，墨汁也並非可以常用的東西，寫過幾千字，毛筆便被膠得不能施展。倘若安硯磨墨，展紙舐筆，則即以學生的抄講義而論，速度恐怕總要比用墨水筆減少三分之一，他只好不

抄，或者要教員講得慢，也就是大家的時間，被白費了三分之一了。所謂「便當」，並不是偸懶，是說在同一時間內，可以由此做成較多的事情。這就是節省時間，也就是使一個人的有限的生命，更加有效，而也即等於延長了人的生命。古人說，「非人磨墨墨磨人」，就在悲憤人生之消磨於紙墨中，而墨水筆之製成，是正可以彌這缺憾的。

但牠的存在，却必須在寶貴時間，寶貴生命的地方。中國不然，這當然不會是國貨。進出口貨，中國是有了賬薄的了，人民的數目却還沒有一本賬薄。一個人的生養教育，父母化去的是多少物力和氣力呢，而青年男女，每每不知所終，誰也不加注意。區區時間，當然更不成什麼問題了，能活着弄弄毛筆的，或者倒是幸福也難說。

和我們中國一樣，一向用毛筆的，還有一個日本。然而在日本，

毛筆幾乎絕跡了，代用的是鉛筆和墨水筆，連用這些筆的習字帖也很多。爲什麼呢？就因爲這便當，省時間。然而他們不怕「漏巵」麼？不，他們自己來製造，而且還要運到中國來。

優良而非國貨的時候，中國禁用，日本倣造，這是兩國截然不同的地方。

（九月三十日。）

看變戲法

游光

我愛看「變戲法」。

他們是走江湖的，所以各處的戲法都一樣。爲了斂錢，一定有兩種必要的東西：一隻黑熊，一個小孩子。

黑熊餓得眞瘦，幾乎連動彈的力氣也快沒有了。自然，這是不能使牠強壯的，因爲一強壯，就不能駕馭。現在是半死不活，却還要用鐵圈穿了鼻子，再用索子牽着做戲。有時給喫一點東西，是一小塊水泡的饅頭皮，但還將勺子擎得高高的，要牠站起來，伸頭張嘴，許多工夫纔得落肚，而變戲法的則因此集了一些錢。

這熊的來源，中國沒有人提到過。據西洋人的調查，說是從小時候，由山裏捉來的；大的不能用，因爲一大，就總改不了野性。但雖是小的，也還須「訓練」，這「訓練」的方法，是「打」和「餓」；而後來，則是因虐待而死亡。我以爲這話是的確的，我們看牠還在活着做戲的時候，就癟得連熊氣息也沒有了，有些地方，竟稱之爲「狗熊」，其被蔑視至於如此。

孩子在場面上也要喫苦，或者大人踏在他肚子上，或者將他的兩

手扭過來，他就顯出很苦楚，很爲難，很喫重的相貌，要看客解救。六個，五個，再四個，三個：：而變戲法的就又集了一些錢。

他自然也曾經訓練過，這苦痛是裝出來的，和大人串通的勾當，不過也無礙於賺錢。

下午敲鑼開場，這樣的做到夜，收場，看客走散，有化了錢的，有終于不化錢的。

每當收場，我一面走，一面想：兩種生財傢伙，一種是要被虐待至死的，再尋幼小的來；一種是大了之後，另尋一個小孩子和一隻小熊，仍舊來變照樣的戲法。

事情眞是簡單得很，想一下，就好像令人索然無味。然而我還是常常看。此外叫我看什麼呢，諸君？

（十月一日。）

雙十懷古

——民國二十二年看十九年秋

史癖

小引

要做「雙十」的循例的文章，首先必須找材料。找法有二，或從腦子裏，或從書本中。我用的是後一法。但是，翻完「描寫字典」，裏面無之；覓遍「文章作法」，其中也沒有。幸而「吉人自有天相」，竟在破紙堆裏尋出一捲東西來，是中華民國十九年十月三日到十日的上海各種大報小報的拔萃。去今已經整整的三個年頭了，剪貼着做什麼用的呢，自己已經記不清；莫非就給我今天做材料的麼，一定未必

是。但是，『廢物利用』——旣經檢出，就抄些目錄在這里罷。不過爲節省篇幅計，不再註明廣告，記事，電報之分，也略去了報紙的名目，因爲那些文字，大抵是各報都有的。

看了什麼用呢？倒也說不出。倘若一定要我說，那就就是譬如看自己三年前的照相罷。

十月三日

江灣賽馬。

中國紅十字會籌募湖南遼西各省急振。

中央軍克陳留。

遼甯方面籌組副司令部。

禮縣土匪屠城。

六歲女孩受孕。

辛博森傷勢沈重。

汪精衛到太原。

盧典邦接洽投誠。

加派師旅入贛勦共。

裁釐展至明年一月。

墨西哥拒僑胞，五十六名返國。

墨索里尼提倡藝術。

譚延闓軼事。

戰士社代社員徵婚。

十月四日

齊天大舞臺始創傑構積極改進『西遊記』，准中秋節開幕。

前進的，民族主義的，唯一的，文藝刊物『前鋒月刊』創刊號

准變十節出版。

空軍將再炸邕。

剿匪聲中一趣史。

十月五日

蔣主席電國府請大赦政治犯。

程豔秋登臺盛况。

衞樂園之保證金。

十月六日

樊迪文講演小記。

諸君閱至此，請虔頌南無阿彌陀佛……

大家錯了，中秋是本月六日。

查封趙戴文財產問題。

鄂省黨部祝賀克復許汴。
取締民間妄用黨國旗。

十月七日

響應政府之廉潔運動。
津浦全線將通車。
平津黨部行將恢復。
法輪毆斃棧夥交涉。
王士珍舉殯記。
馮閻部下全解體。
湖北來鳳齿放雙穗。
寃魂爲厲，未婚夫索命。
鬼擊人背。

十月八日

閩省戰事仍烈。

八路軍封鎖柳州交通。

安德思考古隊自蒙古返北平。

國貨時裝展覽。

鬨動南洋之蕭信庵案。

學校當注重國文論。

追記鄭州飛機劫。

譚宅輓聯擇尤錄。

汪精衛突然失蹤。

十月九日

西北軍已解體。

外部發表英退庚款換文。

京衛戍部鎗決人犯。

辛博森漸有起色。

國貨時裝展覽。

上海空前未有之跳舞游藝大會。

十月十日

舉國歡騰慶祝雙十。

叛逆削平，全國歡祝國慶，蔣主席昨凱旋參與盛典。

津浦路暫仍分段通車。

首都鎗決共犯九名。

林埭被匪洗刦。

老陳圩匪禍慘酷。

海盜騷擾豐利。
程藍秋慶祝國慶。
蔣麗霞不忘雙十。
南昌市取締赤足。
傷兵怒斥孫祖基。
今年之雙十節，可欣可賀，尤甚從前。

結語

我也說「今年之雙十節，可欣可賀，尤甚從前」罷。

（十月一日。）

附記：這一篇沒有能夠刊出，大約是被誰抽去了的，蓋雙十盛典，「傷今」固難，「懷古」也不易了。

（十月十三日。）

重三感舊

——一九三三年憶光緒朝末

豐之餘

我想讚美幾句一些過的去人，這恐怕並不是「骸骨的迷戀」。所謂過去的人，是指光緒末年的所謂「新黨」，民國初年，就叫他們「老新黨」。甲午戰敗，他們自以爲覺悟了，於是要「維新」，便是三四十歲的中年人，也看「學算筆談」，看「化學鑑原」；還要學英文，學日文，硬着舌頭，怪聲怪氣的朗誦着，對人毫無愧色，那目的是要看「洋書」，看洋書的緣故是要給中國圖「富強」，現在的舊書攤上，還偶有「富強叢書」出現，就如目下的「描寫字典」「基本英語」一樣，正是那時應運而生的東西。連八股出身的張之洞，他託

繆荃孫代做的「書目答問」也竭力添進各種譯本去，可見這「維新」風潮之烈了。

然而現在是別一種現象了。有些新青年，境遇正和「老新黨」相反，八股毒是絲毫沒有染過的，出身又是學校，也並非國學的專家，但是，學起篆字來了，塡起詞來了，勸人看「莊子」「文選」了，信封也有自刻的印板了，新詩也寫成方塊了，除掉做新詩的嗜好之外，簡直就如光緒初年的雅人一樣，所不同者，缺少辮子和有時穿穿洋服而已。

近來有一句常談，是「舊瓶不能裝新酒」。這其實是不確的。舊瓶可以裝新酒，新瓶也可以裝舊酒，倘若不信，將一瓶五加皮和一瓶白蘭地互換起來試試看，五加皮裝在白蘭地瓶子裏，也還是五加皮。這一種簡單的試驗，不但明示着「五更調」「攢十字」的格調，也可

以放進新的內容去，且又證實了新式青年的軀殼裏，大可以埋伏下「桐城謬種」或「選學妖孽」的嘍囉。

「老新黨」們的見識雖然淺陋，但是有一個目的：圖富強。所以他們堅決，切實；學洋話雖然怪聲怪氣，但是有一個目的：求富強之術。所以他們認眞，熱心。待到排滿學說播布開來，許多人就成爲革命黨了，還是因爲要給中國圖富強，而以爲此事必自排滿始。

排滿久已成功，五四早經過去，於是篆字，詞，「莊子」，「文選」，古式信封，方塊新詩，現在是我們又有了新的企圖，要以「古雅」立足於天地之間了。假使眞能立足，那倒是給「生存競爭」添一條新例的。

（十月一日。）

「感舊」以後（上）

豐之餘

又不小心，感了一下子舊，就引出了一篇施蟄存先生的「莊子與文選」來，以爲我那些話，是爲他而發的，但又希望並不是爲他而發的。

我願意有幾句聲明：那篇「感舊」，是並非爲施先生而作的，然而可以有施先生在裏面。

倘使專對個人而發的話，照現在的摩登文例，應該調查了對手的籍貫，出身，相貌，甚而至於他家鄉有什麼出產，他老子開過什麼鋪子，影射他幾句才算合式。我的那一篇裏可是毫沒有這些的，內中所指，是一大隊遺少羣的風氣，並不指定着誰和誰；但也因爲所指的是

一羣，所以被觸着的當然也不會少，即使不是整個，也是那里的一肢一節，即使並不永遠屬於那一隊，但有時是屬於那一隊的。現在施先生自說了勸過青年去讀「莊子與文選」，「爲文學修養之助」，就自然和我所指摘的有點相關，但以爲這文爲他而作，却誠然是「神經過敏」，我實在並沒有這意思。

不過這是在施先生沒有說明他的意見之前的話，現在却連這「相關」也有些疎遠了，因爲我所指摘的，倒是比較頑固的遺少羣，標準還要高一點。

現在看了施先生自己的解釋，㊀才知道他當時的情形，是因爲稿紙太小了，「倘再寬闊一點的話」，他「是想多寫幾部書進去的」；㊁才知道他先前的履歷，是「從國文教員轉到編雜誌」，覺得「青年人的文章太拙直，字彙太小」了，所以推舉了這兩部古書，使他們去

學文法，尋字彙，「雖然其中有許多字是已死了的」，然而也只好去尋覓。我想，假如莊子生在今日，則被劈棺之後，恐怕要勸一切有志於結婚的女子，都去看「烈女傳」的罷。

還有一點另外的話——

㊀施先生說我用瓶和酒來比「文學修養」是不對的，但我並未這麽比方過，我是說有些新青年可以有舊思想，有些舊形式也可以藏新內容。我也以爲「新文學」和「舊文學」這中間不能有截然的分界，然而有蛻變，有比較的偏向，而且正因爲不能以「何者爲分界」，所以也沒有了「第三種人」的立場。

㊁施先生說寫篆字等類，都是個人的事情，只要不去勉強別人也做一樣的事情就好，這似乎是很對的。然而中學生和投稿者，是他們自己個人的文章太拙直，字彙太小，却並沒有勉強別人都去做字彙少

而文法拙直的文章，施先生為什麼竟大有所感，因此來勸「有志於文學的青年」該看「莊子與文選」了呢？做了考官，以詞取士，施先生是不以爲然的，但一做教員和編輯，却以「莊子與文選」勸青年，我眞不懂這中間有怎樣的分界。

㊂施先生還舉出一個「魯迅先生」來，好像他承接了「莊子」的新道統，一切文章，都是讀「莊子與文選」讀出來的一般。「我以爲這也有點武斷的」。他的文章中，誠然有許多字爲「莊子與文選」中所有，例如「之乎者也」之類，但這些字眼，想來別的書上也不見得沒有罷。再說得露骨一點，則從這樣的書裏去找活字彙，簡直是胡塗蟲，恐怕施先生自己也未必。

（十月十二日。）

【備考】：

「莊子」與「文選」

施蟄存

上個月「大晚報」的編輯寄了一張印着表格的郵片來，要我塡註兩項：㊀目下在讀什麼書，㊁要介紹給青年的書。在第二項中，我寫着：「莊子」，「文選」，並且附加了一句註脚：「爲青年文學修養之助」。

今天看見「自由談」上豐之餘先生的「感舊」一文，不覺有點神經過敏起來，以爲豐先生這篇文章是爲我而作的了。

但是現在我並不想對於豐先生有什麼辯難，我祇想趁此機會替自己作一個解釋。

第一，我應當說明我爲什麼希望靑年人讀「莊子」和「文選」。近數年來，我的生活，從國文教師轉到編雜誌，與

青年人的文章接觸的機會實在太多了。我總感覺到這些青年人的文章太拙直，字彙太小，所以在「大晚報」編輯寄來的狹狹的行格裏推薦了這兩部書。我以爲從這兩部書中可以參悟一點做文章的方法，同時也可以擴大一點字彙（雖然其中有許多字是已死了的）。但是我當然並不希望青年人都去做「莊子」，「文選」一類的「古文」。

第二，我應當說明我祇是希望有志於文學的青年能夠讀一讀這兩部書。我以爲每一個文學者必須要有所借助於他上代的文學，我不懂得「新文學」和「舊文學」這中間究竟是以何者爲分界的。在文學上，我以爲「舊瓶裝新酒」與「新瓶裝舊酒」這譬喻是不對的。倘若我們把一個人的文學修養比之爲酒，那麼我們可以這樣說：酒瓶的新舊沒有關係，

但這酒必須是釀造出來的。

我勸文學靑年讀『莊子』與『文選』，目的在要他們『釀』，倘若『大晚報』編輯寄來的表格再寬闊一點的話，我是想再多寫幾部書進去的。

這裏，我們不妨舉魯迅先生來說，像魯迅先生那樣的新文學家，似乎可以算是十足的新瓶了。但是他的酒呢？純粹的白蘭地嗎？我就不能相信。沒有經過古文學的修養，魯迅先生的新文章决不會寫到現在那樣好。所以，我敢說：在魯迅先生那樣的瓶子裏，也免不了有許多五加皮或紹興老酒的成分。

至於豐之餘先生以爲寫篆字塡詞，用自刻印板的信封，都是不出身於學校，或國學專家們的事情，我以爲這也有點

武斷。這些其實祇是個人的事情，如果寫篆字的人，不以篆子寫信，如果填詞的人做了官不以詞取士，如果用自刻印板的人不勉強別人也去刻一個專用信封，那也無須豐先生口誅筆伐地去認爲「謬種」和「妖孽」了。

新文學家中，也有玩木刻，考究版本，收羅藏書票，以駢體文爲白話書信作序，甚至寫字臺上陳列了小擺設的，照豐先生的意見說來，難道他們是「要以「今雅」立足於天地之間」嗎？我想他們也未必有此企圖。

臨了，我希望豐先生那篇文章並不是爲我而作的。

（十月八日，「自由談」。）

「感舊」以後（下）

豐之餘

還要寫一點。但得聲明在先，這是由施蟄存先生的話所引起，却並非爲他而作的。對於個人，我原稿上常是舉出名字來，然而一到印出，却往往化爲「某」字，或是一切關入姓名，危險字樣，生殖機關的俗語的共同符號「××」了。我希望這一篇中的有幾個字，沒有這樣變化，以免誤解。

我現在要說的是：說話難，不說亦不易。弄筆的人們，總要寫文章，一寫文章，就難免惹災禍，黃河的水向薄弱的堤上攻，於是露臂膊的女人和寫錯字的青年，就成了嘲笑的對象了，他們也眞是無拳無勇，只好忍受，恰如鄉下人到上海租界，除了拚出被稱爲「阿木林」

之外，沒有辦法一樣。

然而有些是冤枉的，隨手舉一個例，就是登在「論語」二十六期上的劉半農先生「自註自批」的「桐花芝豆堂詩集」這打油詩。北京大學招考，他是閱卷官，從國文卷子上發見一個可笑的錯字，就來做詩，那些人被挖苦得眞是要鑽地洞，那些剛畢業的中學生。自然，他是教授，凡所指摘，都不至於不對的，不過我以爲有些却還可有磋商的餘地。集中有一個「自註」道——

「有寫「倡明文化」者，余曰：倡即「娼」字，凡文化發達之處，娼妓必多，謂文化由娼妓而明，亦言之成理也。」

娼妓的娼，我們現在是不寫作「倡」的，但先前兩字通用，大約劉先生引據的是古書。不過要引古書，我記得「詩經」裏有一句「倡予和女」，好像至今還沒有人解作「自己也做了婊子來應和別人」的

意思。所以那一個錯字，錯而已矣，可笑可鄙却不屑於牠的。還有一句是——

『幸「萌科學思想之芽」』。

「萌」字和「芽」字旁邊都加着一個夾圈，大約是指明着可笑之處在這里的罷，但我以爲「萌芽」，「萌蘖」，固然是一個名詞，而「萌動」，「萌發」，就成了動詞，將「萌」字作動詞用，似乎也並無錯誤。

五四運動時候，提倡（劉先生或者會解作「提起婊子」來的罷）白話的人們，寫錯幾個字，用錯幾個古典，是不以爲奇的，但因爲有些反對者說提倡白話者都是不知古書，信口胡說的人，所以往往也做幾句古文，以塞他們的嘴。但自然，因爲從舊壘中來，積習太深，一時不能擺脫，因此帶着古文氣息的作者，也不能說是沒有的。

當時的百話運動是勝利了，有些戰士，還因此爬了上去，但也因爲爬了上去，就不但不再爲白話戰鬬，並且將牠踏在脚下，拿出古字來嘲笑後進的靑年了，因爲還正在用古書古字來笑人，有些靑年便又以看古書爲必不可省的工夫，以常用文言的作者爲應該模仿的格式，不再從新的道路上去企圖發展，打出新的局面來了。

現在有兩個人在這里：一個是中學生，文中寫「留學生」爲「流學生」，錯了一個字；一個是大學教授，就得意洋洋的做了一首詩，曰，「先生犯了彌天罪，罰往西天把學流，應是九流加一等，麵筋熬盡一鍋油。」我們看罷，可笑是在那一面呢？

（十月十二日。）

黃禍

尤剛

現在的所謂「黃禍」，我們自己是在指黃河決口了，但三十年之前，並不如此。

那時是解作黃色人種將要席捲歐洲的意思的，有些英雄聽到了這句話，恰如聽得被白人恭維為「睡獅」一樣，得意了好幾年，準備着去做歐洲的主子。

不過「黃禍」這故事的來源，却又和我們所幻想的不同，是出於德皇威廉的。他還畫了一幅圖，是一個羅馬裝束的武士，在抵禦着由東方西來的一個人，但那人並不是孔子，倒是佛陀，中國人實在是空歡喜。所以我們一面在做「黃禍」的夢，而有一個人在德國治下的青

島所見的現實，却是一個苦孩子弄髒了電桿，就被白色巡捕提着脚，像中國人的對付鴨子一樣，倒提而去了。

現在希特拉的排斥非日耳曼民族思想，方法是和德皇一樣的。德皇的所謂「黃禍」，我們現在是不再夢想了，連「睡獅」也不再提起，「地大物博，人口衆多」，文章上也不很看見。倘是獅子，自誇怎樣肥大是不妨事的，但如果是一口猪或一匹羊，肥大倒不是好兆頭。我不知道我們自己覺得現在好像是什麼了？

我們似乎不再想，也尋不出什麼「象徵」來，我們正在看海京伯的猛獸戲，賞鑒獅虎喫牛肉，聽說每天要喫一隻牛。我們佩服國聯的制裁日本，我們也看不起國聯的不能制裁日本；我們贊成軍縮的「保護和平」，我們也佩服希特拉的退出軍縮；我們怕別國要以中國作戰場，我們也憎惡非戰大會。我們似乎依然是「睡獅」。

「黃禍」可以一轉而爲「福」，醒了的獅子也會做戲的。當歐洲大戰時，我們有替人拚命的工人，青島被佔了，我們有可以倒提的孩子。

但倘說，二十世紀的舞臺上沒有我們的份，是不合理的。

（十月十七日。）

衝

旅隼

「推」和「踢」只能死傷一兩個，倘要多，就非「衝」不可。

十三日的新聲上載着貴陽通信說，九一八紀念，各校學生集合游行，教育廳長譚星閣臨事張皇，乃派兵分據街口，另以汽車多輛，向行列衝去，於是發生慘劇，死學生二人，傷四十餘，其中以正誼小學

學生爲最多，年僅十齡上下耳。……

我先前只知道武將大抵通文，當「枕戈待旦」的時候，就會做騈體電報，這回纔明白雖是文官，也有深諳韜略的了。田單曾經用過火牛，現在代以汽車，也確是二十世紀。

「衝」是最爽利的戰法，一隊汽車，橫衝直撞，使敵人死傷在車輪下，多麼簡截；「衝」也是最威武的行爲，機關一扳，風馳電掣，使對手想回避也來不及，多麼英雄。各國的兵警，喜歡用水龍衝，俄皇曾用哥薩克馬隊衝，都是快舉。各地租界上我們有時會看見外國兵的坦克車在出巡，這就是倘不恭順，便要來衝的傢伙。

汽車雖然並非衝鋒的利器，但幸而敵人却是小學生，一匹疲驢，眞上戰場是萬萬不行的，不過在嫩草地上飛跑，騎士坐在上面暗嗚叱咤，却還很能勝任愉快，雖然有些人見了，難免覺得滑稽。

十齡上下的孩子會造反，本來也難免覺得滑稽的。但我們中國是常出神童的地方，一歲能畫，兩歲能詩，七齡童做戲，十齡童從軍，十幾齡童做委員，原是常有的事實；連七八歲的女孩也會被凌辱，從別人看來，是等於「年方花信」的了。

況且「衝」的時候，倘使對面是能夠有些抵抗的人，那就汽車會弄得不爽利，衝者也就不英雄，所以敵人總須選得嫩弱。流氓欺鄉下老，洋人打中國人，教育廳長衝小學生，都是善於克敵的豪傑。

「身當其衝」，先前好像不過一句空話，現在却應驗了，這應驗不但在成人，而且到了小孩子。「嬰兒殺戮」算是一種罪惡，已經是過去的事，將乳兒拋上空中去，接以槍尖，不過看作一種玩把戲的日子，恐怕也就不遠了罷。

（十月十七日。）

「滑稽」例解

葦索

研究世界文學的人告訴我們：法人善於機鋒，俄人善於諷刺，英美人善於幽默。這大概是眞確的，就都爲社會狀態所制限。慨自語堂大師振與「幽默」以來，這名詞是很通行了，但一普遍，也就伏着危機，正如軍人自稱佛子，高官忽掛念珠，而佛法就要涅槃一樣。倘若油滑，輕薄，猥褻，都蒙「幽默」之號，則恰如「新戲」之入「×世界」，必已成爲「文明戲」也無疑。

這危險，就因爲中國向來不大有幽默。祇是滑稽是有的，但這和幽默還隔着一大段，日本人曾譯「幽默」爲「有情滑稽」，所以別於單單的「滑稽」，卽爲此。那麼，在中國，祇能尋得滑稽文章了？却

又不。中國之自以爲滑稽文章者，也還是油滑，輕薄，猥褻之談，和眞的滑稽有別。這「狸猫換太子」的關鍵，是在歷來的自以爲正經的言論和事實，大抵滑稽者多，人們看慣，漸漸以爲平常，便將油滑之類，誤認爲滑稽了。

在中國要尋求滑稽，不可看所謂滑稽文，倒要看所謂正經事，但必須想一想。

這些名文是俯拾即是的，譬如報章上正正經經的題目，什麼「**中日交涉**漸入佳境」呀，「中國到那裏去」呀，就都是的，咀嚼起來，眞如橄欖一樣，很有些回味。

見於報章上的廣告的，也有的是。我們知道有一種刊物，自說是「輿論界的新權威」，「說出一般人所想說而沒有說的話」，而一面又在向別一種刊物「聲明誤會，表示歉意」，但又說是「按雙方均爲

社會有聲譽之刊物，自無互相攻訐之理」。「新權威」而善於「誤會」，「誤會」了而偏「有聲譽」，「一般人所想說而沒有說的話」却是誤會和道歉：這要不笑，是必須不會思索的。

見於報章的短評上的，也有的是。例如九月間「自由談」所載的「登龍術拾遺」上，以做富家女壻爲「登龍」之一術，不久就招來了一篇反攻，那開首道：「狐狸喫不到葡萄，說葡萄是酸的，自己娶不到富妻子，於是對於一切有富岳家的人發生了妬嫉，妬嫉的結果是攻擊。」這也不能想一下。一想「的結果」，便分明是這位作者在表明他知道「富妻子」的味道是甜的了。

諸如此類的妙文，我們也嘗見於冠冕堂皇的公文上：而且並非將牠漫畫化了的，却是牠本身原來是漫畫。「論語」一年中，我最愛看「古香齋」這一欄，如四川營山縣長禁穿長衫令云：「須知衣服蔽體

已足，何必前拖後曳，消耗布匹？且國勢衰弱，……顧念時艱，後患何堪設想？」又如北平社會局禁女人養雄犬文云：「查雌女雄犬相處，非僅有礙健康，更易發生無恥穢聞，揆之我國禮義之邦，亦爲習俗所不許。謹特通令嚴禁：……凡婦女帶養之雄犬，斬之無赦，以爲取締！」這那里是滑稽作家所能憑空寫得出來的？

不過「古香齋」裏所收的妙文，往往還傾於奇詭，滑稽卻不如平淡，惟其淡，也就更加滑稽，在這一標準上，我推選「甜葡萄」說。

（十月十九日。）

外國也有

符靈

凡中國所有的，外國也都有。

外國人說中國多臭蟲，但西洋也有臭蟲；日本人笑中國人好弄文字，但日本人也一樣的弄文字。不抵抗的有甘地；禁打外人的有希特拉；狄昆希吸鴉片；陀思妥夫斯基賭得發昏。斯惠夫德帶枷，馬克斯反動。林白大佐的兒子，就給綁匪綁去了。而裹脚和高跟鞋，相差也不見得有多麼遠。

只有外國人說我們不問公益，只知自利，愛金錢，却還是沒法辯解。民國以來，有過許多總統和闊官了，下野之後，都是面團團的，或賦詩，或看戲，或唸佛，喫着不盡，眞也好像給批評者以證據。不料今天却被我發見了：外國也有的！

「十七日哈伐那電——避居加拿大之古巴前總統麥查度……在古巴之產業，計値八百萬美元，凡能對渠擔保收回此項財產者，無論何人，渠願與以援助。又一消息，謂古巴政府已

對麥及其舊僚屬三十八人下逮捕令，並扣押渠等之財產，其數達二千五百萬美元……」

以三十八人之多，而財產一共祇有這區區二千五百萬美元，手段雖不能謂之高，但有些近乎發財卻總是確鑿的，這已足爲我們的「上峯」可恥。不過我還希望他們在外國買有地皮，在外國銀行裏另有存款，那麽，我們和外人折衝樽俎的時候，就更加振振有辭了。

假使世界上祇有一家有臭蟲，而遭別人指摘的時候，實在也不大舒服的，但提起來卻也眞費事。況且北京有一種學說，說臭蟲是捉不得的，越捉越多。即使捉盡了，又有什麽價値呢，不過是一種消極的辦法。最好還是希望別家也有臭蟲，而竟發見了就更好。發見，這是積極的事業。哥崙布與愛迪生，也不過有了發見或發明而已。

與其勞心勞力，不如玩跳舞，喝咖啡。外國也有的，巴黎就[illegible]許

多跳舞場和咖啡店。

卽使連中國都不見了，也何必大驚小怪呢，君不聞迦勒底與馬基頓乎？——外國也有的！

（十月十九日。）

撲空

豐之餘

自從「自由談」上發表了我的「感舊」和施蟄存先生的「莊子與文選」以後，「大晚報」的「火炬」便在徵求展開的討論。首先徵到的是施先生的一封信，題目曰「推薦者的立場」．注云「莊子與文選的論爭」。

但施先生又並不願意「論爭」，他以為兩個人作戰，正如弧光燈

下的拳擊手，無非給看客好玩。這是很聰明的見解，我贊成這一肢一節。不過更聰明的是施先生其實並非眞沒有動手，他在未說退場白之前，早已揮了幾拳了。揮了之後，飄然遠引，倒是最超脫的拳法。現在只剩下一個我了，却還得回一手，但對面沒人也不要緊，我算是在打「逍遙遊」

施先生一開首就說我加以「訓誨」，而且派他爲「遺少的一肢一節」。上一句是誣賴的，我的文章中，並未對於他個人有所勸告。至於指爲「遺少一肢一節」，却誠然有這意思，不過我的意思，是以爲「遺少」也並非怎麼很壞的人物。新文學和舊文學中間難有截然的分界，施先生是承認的，辛亥革命去今不過二十二年，則民國人中帶些遺少氣，遺老氣，甚而至於封建氣，也還不算甚麼大怪事，更何況如施先生自己所說，「雖然不敢自認爲遺少，但的確已消失了少年的活

力」的呢，過去的餘氣當然要有的。但是，只要自己知道，別人也知道，能少傳授一點，那就好了。

我早經聲明，先前的文字是並非專爲他個人而作的，而且自看了「莊子與文選」之後，則連這「一肢一節」也已經疏遠。爲什麼呢，因爲在推薦給青年的幾部書目上，還題出着別一個極有意味的問題：其中有一種是「顏氏家訓」。這「家訓」的作者，生當亂世，由齊入隋，一直是胡勢大張的時候，他在那書裏，也談古典，論文章，儒士似的，却又歸心於佛，而對於子弟，則願意他們學鮮卑語，彈琵琶，以服事貴人——胡人。這也是庚子義和拳敗後的達官，富翁，巨商，士人的思想，自己唸佛，子弟却學些「洋務」，使將來可以事人：便是現在，抱這樣思想的人恐怕還不少。而這顏氏的渡世法，竟打動了施先生的心了，還推薦於青年，算是「道德修養」。他又舉出自己在讀

的書籍，是一部英文書和一部佛經，正爲『鮮卑語』和『歸心篇』寫照。只是現代變化急速，沒有前人的悠閒，新舊之爭，又正劇烈，一下子看不出什麼頭緒，他就也只好將先前兩代的『道德』，並萃於一身了。假使青年，中年，老年，有着這顏氏式道德者多，則在中國社會上，實是一個嚴重的問題，有蕩滌的必要。自然，這雖爲書目所引起，問題是不專在個人的，這是時代思潮的一部。但因爲連帶提出，表面上似有太關涉了某一個人之觀，我便不敢論及了，可以和他相關的只有『勸人看莊子文選了』八個字，對於個人，恐怕還不能算是不敬的。但待到看了『莊子與文選』，却實在生了一點不敬之心，因爲他辯駁的話比我所豫料的還空虛．但仍給以正經的答覆，那便是『感舊以後』上。

然而施先生的寫在看了『感舊以後』（上）之後的那封信，却更

加證明了他和我所謂「遺少」的疏遠。他雖然口說不來奉擊，那第一段却全是對我個人而發的。現在介紹一點在這里，並且加以注解。

施先生說：「據我想起來，勸青年看新書自然比勸他們看舊書能夠多獲得一些羣衆。」這是說，勸青年看新書的，並非為了青年，倒是為自己要多獲些羣衆。

施先生說：「我想借貴報的一角篇幅，將：書目改一下：我想把「莊子與文選」改為魯迅先生的「華蓋集正續編」及「偽自由書」。我想，魯迅先生為當代「文壇老將」，他的著作裏是有着很廣大的活字彙的，而且據豐之餘先生告訴我，魯迅先生文章裏的確也有一些從「莊子與文選」裏出來的字眼，譬如「之乎者也」之類。這樣，我想對於青年人的效果也是一樣的。」這一大堆的話，是說，我之反對推薦「莊子與文選」，是因為恨他沒有推薦「華蓋集正續編」與「偽自

由書」的緣故。

施先生說：「本來我還想推薦一二部豐之餘先生的著作，可惜坊間只有豐子愷先生的書，而沒有豐之餘先生的書，說不定他是像魯迅先生印珂羅板木刻圖一樣的是私人精印本，屬於罕見書之列，我很慚愧我的孤陋寡聞，未能推薦矣。」這一段話，有些語無倫次了，好像是說：我之反對推薦「莊子與文選」，是因爲恨他沒有推薦我的書，然而我又並無書，然而恨他不推薦，可笑之至矣。

這是「從國文教師轉到編雜誌」，勸青年去看「莊子與文選」，「論語」，「孟子」，「顏氏家訓」的施蟄存先生，看了我的「感舊以後上」一文後，「不想再寫什麼」而終於寫出來了的文章，辭退做「拳擊手」，而先行拳擊別人的拳法。但他竟毫不提主張看「莊子與文選」的較堅實的理由，毫不指出我那「感舊」與「感舊以後上」兩

篇中間的錯誤，他只有無端的誣賴，自己的猜測，撒嬌，裝傻。幾部古書的名目一撕下，「遺少」的肢節也就跟着渺渺茫茫，到底是現出本相：明明白白的變了「洋場惡少」了。

（十月二十日）

【備考】：

推薦者的立場

——莊子與文選之論爭——

施蟄存

蔿秋先生：

我在貴報向青年推薦了兩部舊書，不幸引起了豐之餘先生的訓誨，把我派做「遺少中的一肢一節」。自從讀了他老人家的「感舊以後上」一文後，我就不想再寫什麼，因爲據我想起來，勸新青年看新書自然比勸他們看舊書能夠多獲得

一些羣衆。豐之餘先生畢竟是若當益壯，足爲青年人的領導者。至於我呢，雖然不敢自認爲遺少，但的確已消失了少年的活力，在這萬象皆秋的環境中，即使豐之餘先生那樣的新精神，亦已不夠振拔我的中年之感了。所以，我想借貴報一角篇幅，將我在九月二十九日貴報上發表的推薦給青年的書目改一下：我想把「莊子與文選」改爲魯迅先生的「華蓋集正續編」及「僞自由書」。我想，魯迅先生爲當代「文壇老將」他的著作裏是有着很廣大的活字彙的，而且據豐之餘先生告訴我，魯迅先生文章裏的確也有一些從「莊子與文選」裏出來的字眼，譬如「之乎者也」之類。這樣，我想對於青年人的效果也是一樣的。本來我還想推薦一二部豐之餘先生的著作，可惜坊間祇有豐子愷先生的書，而沒有豐之餘先生

的書，說不定他是像魯迅先生印珂羅版木刻圖一樣的是私人精印本，屬於罕見書之列、我很慚愧我的孤陋寡聞，未能推薦矣。

此外，我還想將豐之餘先生介紹給貴報，以後貴報倘若有關於徵求意見之類的計畫，大可設法寄一份表格給豐之餘先生，我想一定能夠供給一點有價值的意見的。不過，如果那徵求是與『遺少的一肢一節』有關係的話，那倒不妨寄給我。

看見昨天的貴報，知道你預備將這樁公案請貴報的讀者來參加討論。我不知能不能請求你取銷這個計畫。我常常想，兩個人在報紙上作文字戰，其情形正如弧光燈下的拳擊手，而報紙編輯正如那趕來趕去的瘦裁判，讀者呢，就是那

些在黑暗裏的無理智的看客。瘦裁判總希望拳擊手一回合又一回合地打下去，直到其中的一個倒了下來，One, Two, Three……站不起來，於是跑到那喘着氣的勝者身旁去，舉起他的套大皮手套的膀子，高喊着"Mr. X Win the Champon."你試想想看，這豈不是太滑稽嗎？現在呢，我不幸而自己做了這兩個拳擊手中間的一個，但是我不想爲了瘦裁判和看客而繼續扮演這滑稽戲了。並且也希望你不要做那瘦裁判。你不看見今天「自由談」上止水先生的文章中引着那幾句俗語嗎？「舌頭是扁的，說話是圓的，」難道你以爲從讀者的討論中會得有眞是非產生出來嗎？

施蟄存。十月十八日。

（十月十九日，大晚報「火炬」。）

「撲空」正誤

豐之餘

前幾天寫「撲空」的時候，手頭沒有書，涉及「顏氏家訓」之處，僅憑記憶，後來怕有錯誤，設法覓得原書來查了一查，發見對於顏之推的記述，是我弄錯了。其「教子篇」云：「齊朝有一士大夫，嘗謂吾曰：我有一兒，年已十七，頗曉書疏，教其鮮卑語，及彈琵琶，稍欲通解，以此伏事公卿，無不寵愛，亦要事也。吾時俛而不答。異哉此子之教子也。若由此業，自致卿相，亦不願汝曹爲之。」

然則齊士的辦法，是庚子以後官商士紳的辦法，施蟄存先生却是合齊士與顏氏的兩種典型爲一體的，也是現在一部分的人們的辦法，可改稱爲「北朝式道德」，也還是社會上

的嚴重的問題。

對於顏氏，本應該十分抱歉的，但他早經死去了，謝罪與否都不相干，現在只在這里對於施先生和讀者訂正我的錯誤。

（十月二十五日）

突圍

施蟄存

㈥對於豐之餘先生，我的確曾經「打了幾拳」，這也許會成爲我畢生的遺憾。但是豐先生作「撲空」，其實並未「空」，還是撲的我，站在豐先生那一方面（或者說站在正邪說那方面）的文章却每天都在「剿」我，而我却眞有「一個人的受難」之感了。

但是，從「撲空」一文中我發現了豐先生作文的邏輯，他說「我早經聲明，先前的文字並非專爲他個人而發的。」但下文卻有「因爲他辯駁的話比我所預料的還空虛」。不專爲我而發，但已經預料我會辯駁，這又該作何解？

因爲被人「指摘」了，我也覺得「莊子與文選」這兩本書誠有不妥處，於是在給大晚報編輯的信裏，要求他許我改兩部新文學書，事實確是如此的。我並不說豐先生是恨我沒有推薦這兩部新文學書而「反對莊子與文選」的，而豐先生卻說我存着這樣的心思，這又豈是「有倫次」的話呢？

豐先生又把話題搭到「顏氏家訓」，又搭到我自己正在讀的兩本書，併爲一談，說推薦「顏氏家訓」是在教青年學鮮卑語，彈琵琶，以服事貴人，而且我還以身作則，在讀一

本洋書；說顏之推是『儒士似的，却又歸心於佛』，因而我也看一本佛書；從豐先生的解釋看起來，竟連我自己也失笑了，天下事眞會這樣巧！

我明明記得，『顏氏家訓』中的確有一個故事，說有人教子弟學鮮卑語，學琵琶，但我還記得底下有一句：『亦不願汝曹爲之』，可見顏之推並不勸子弟讀外國書。今天豐先生有『正誤』了，他把這故事更正了之後，却說：『施蟄存先生却是合齊士與顏氏的兩種典型爲一體的。』這個，我倒不懂了，難道我另外還介紹過一本該『齊士』的著作給青年人嗎？如果豐先生這邏輯是根據於『自己讀外國書卽勸人學鮮卑語』，那我也沒話可說了。

豐先生似乎是個想爲儒家爭正統的人物，不然何以對於

顏之推受佛教影響如此之鄙薄呢？何以對於我自己看一本釋迦傳如此之不滿呢？這裏，有兩點可以題出來：（一）「顏氏家訓」一書之價值是否因「歸心篇」而完全可以抹殺？況且顏氏雖然爲佛教張目，但他倒並不鼓吹出世，逃避現實，他也不過列舉佛家與儒家有可以並行不悖之點，而採佛家報應之說，以補儒家道德教訓之不足，這也可以說等於現在人引「聖經」或「可蘭經」中的話一樣。（二）我看一本「佛本行經」，其意義也等於看一本「謨罕默德傳」或「基督傳」，既無皈佛之心，更無勸人學佛之行，而豐先生的文章却說是我的「渡世法」，妙哉言乎，我不免取案頭的一本某先生捨金上梓的「百喩經」而引爲同志矣。

我以前對於豐先生，雖然文字上有點太鬧意氣，但的確

還是表示尊敬的，但看到『撲空』這一篇，他竟罵我爲『洋場惡少』了，切齒之聲儼若可聞，我雖『惡』，却也不敢再惡到以相當的惡聲相報了。我呢，套一句現成詩：『十年一覺文壇夢，贏得洋場惡少名』，原是無足重輕，但對於豐先生，我想該是會得後悔的。今天讀到『撲空正誤』，則又覺得豐先生所謂『無端的誣賴，自己的猜測，撒嬌，裝傻，』又正好留着給自己『寫照』了。

（附註） 大晚報上那兩個標題並不是我自己加的，我並無『立場』，也並不願意因我之故而使『莊子』與『文選』這兩部書爭吵起來。

右答豐之餘先生。 （二十七日。）

（十月三十一日，十一月一日，『自由談』。）

答「兼示」

豐之餘

前幾天寫了一篇「撲空」之後，對於什麼「莊子與文選」之類，本也不想再說了。第二天看見了「自由談」上的施蟄存先生「致黎烈文先生書」，也是「兼示」我的，就再來說幾句。因爲施先生駁覆我的三項，我覺得都不中肯——

㊀施先生說，既然「有些新青年可以有舊思想，有些舊形式也可以藏新內容」，則像他似的「遺少之群中的一肢一節」的舊思想也可以存而不論，而且寫「莊子」那樣的古文也不妨了。自然，倘要這樣寫，也可以說「不妨」的，宇宙決不會因此破滅。但我總以爲現在的青年，大可以不必捨白話不寫，卻另去熟讀了「莊子」，學了牠那樣

的文法來寫文章。至於存而不論，那固然也可以，然而論及又有何妨呢？施先生對於青年之文法拙直，字彙少，和我的「感舊」，不是就不背「存而不論」麼？

㊁施先生以為「以詞取士」，和勸青年看「莊子與文選」有「強迫」與「貢獻」之分，我的比例並不對。但我不知道施先生做國文教員的時候，對於學生的作文，是否以富有「莊子」文法與「文選」字彙者為佳文，轉為編輯之後，也以這樣的作品為上選？假使如此，則倘作「考官」，我看是要以「莊子與文選」取士的。

㊂施先生又舉魯迅的話，說他曾經說過：㊀「少看中國書，其結果不過不能作文而已」。可見是承認了要能作文，該多看中國書．㊁「……我以為倘要弄舊的呢，倒不如姑且靠着張之洞的「書目答問」去摸門徑去。」就知道沒有反對青年讀古書過。這是施先生忽略了時

候和環境。他說㈠條的那幾句的時候，正是許多人大叫要作白話文，也非讀古書不可之際，所以那幾句是針對他們而發的，猶言卽使恰如他們所說，也不過不能作文，而去讀古書，却比不能作文之害還大。至於㈡，則明明指定着研究舊文學的青年，和施先生的主張，涉及一般的大異。倘要弄中國上古文學史，我們不是還得看「易經」與「書經」麼？

其實，施先生說當他塡寫那書目的時候，並不如我所推測那樣的嚴肅，我看這話倒是眞實的。我們試想一想，假如眞有這樣的一個青年後學，奉命惟謹，下過一番苦功之後，用了「莊子」的文法，「文選」的語彙，來寫發揮「論語」「孟子」和「顏氏家訓」的道德的文章，「這豈不是太滑稽嗎」？

然而我的那篇「懷舊」是嚴肅的。我並非爲要「多獲羣衆」，也

不是因爲恨施先生沒有推薦『華蓋集正續編』及『僞自由書』；更不是別有『動機』，例如因爲做學生時少得了分數，或投稿時被沒收了稿子，現在就藉此來報私怨。

（十月二十一日。）

【備考】：

致黎烈文先生書

施蟄存

——兼示豐之餘先生

烈文兄：

那天電車上忽忽一晤，我因爲要到民九社書舖去買一本看中意了的書，所以在王家沙下車了。但那本書終于因價錢不合，沒有買到，徒然失去了一個與你多談一刻的機會，甚

悵悵。

關于「莊子與文選」問題，我決不再想說什麼話。本來我當時塡寫大晚報編輯部寄來的那張表格的時候，並不含有如豐先生的意見所看出來的那樣嚴肅。我並不說每一個青年必須看這兩部書，也不是說每一個青年祇要看這兩部書，也並不是說我祇有這兩部書想推薦。大概報紙副刊的編輯，想借此添一點新花樣，而塡寫者也大都是偶然覺得有什麼書不妨看看，就隨手寫下了。早知這一寫竟會闖出這樣大的文字糾紛來，即使大晚報副刊編者崔萬秋先生給我磕頭我也不肯寫的。今天看見「濤聲」第四十期上有一封曹聚仁先生給我的信，最後一句是：「沒有比這兩部書更有利於靑年了嗎？敢問。」這一問眞問得我啼笑皆非了。（曹聚仁先生的信態

度很眞摯，我將有一封覆信給他，也許他會得刊在「濤聲」上，我希望你看一看。）

對於豐之餘先生我也不願再冒犯他，不過對于他在「感舊上」那一篇文章裏三點另外的話覺得還有一點意見——

㈠豐先生說：「有些新青年可以有舊思想，有些舊形式也可以藏新內容。」是的，新青年尙且可以有舊思想，那麼像我這種「遺少之羣中的一肢一節」之有舊思想似乎也可以存而不論的了。至於舊形式也可以藏新內容，則似乎寫「莊子」那樣的古文也不妨，祇要看牠的內容如何罷了。

㈡豐先生說不懂我勸青年看「莊子與文選」與做了考官以詞取士有何分界，這其實是明明有着分界的。前者是以一己的意見供獻給青年，接受不接受原在青年的自由；後者卻

是代表了整個階級（註：做官的階級也），幾乎是強迫青年全體去塡詞了。（除非這青年不想做官。）

㊂說魯迅先生的文章是從「莊子與文選」中來的，這確然是滑稽的，我記得我沒有說過那樣的話。我的文章裏舉出魯迅先生來作例，其意祗想請不反對青年從古書求得一點文學修養的魯迅先生來幫幫忙。魯迅先生雖然一向是勸青年多讀外國書的。但這是他以爲從外國書中可以訓練出思想新銳的青年來；至於像我那樣給青年從做文章（或說文學修養）上着想，則魯迅先生就沒有反對青年讀古書過。舉兩個證據來罷：㊀「少看中國書，其結果不過不能作文而已，」（見北新版「華蓋集」第四頁。）這可見魯迅先生也承認要能作文，該多看中國書了。而這所謂中國書，從上文看來，似乎

並不是指的白話文書。㊂「我常被詢問，要弄文學，應該看什麼書？……我以爲倘要弄舊的呢，倒不如姑且靠着張之洞的「書目答問」去摸門徑去。」（見北新版「而已集」第四十五頁。）

現在，我想我應該在這裏「帶住」了，我曾有一封信給大晚報副刊的編者，爲了尊重豐之餘先生的好意，我曾請求允許我換兩部書介紹給青年。除了我還寫一封信給曹聚仁先生之外，對於這「莊子與文選」的問題我沒有要說的話了。我曾經在「自由談」的壁上，看過幾次的文字爭，覺得每次總是愈爭愈鬧意氣，而離本題愈遠，甚至到後來有些參加者的動機都是可以懷疑的，我不想使自己不由自主地被捲入漩渦，所以我不再說什麼話了。昨晚套了一個現成偈語：

此亦一是非　彼亦一是非

唯無是非觀　庶幾免是非

倘有人能寫篆字者乎？願想一求法搨，張之素壁。

施蟄存上（十九日）。

（十月二十日，申報，『自由談』。）

中國文與中國人

余銘

最近出版了一本很好的翻譯：高本漢著的『中國語和中國文』。高本漢先生是個瑞典人，他的眞姓是珂羅倔倫（Karlgren）。他爲什麼「貴姓」高呢？那無疑的是因爲中國化了。他的確對於中國語文學有很大的供獻。

但是，他對於中國人似乎更有研究，因此，他很崇拜文言，崇拜中國字，以爲對中國人是不可少的。

他說：「近來——按高氏這書是一九二三年在倫敦出版的——某幾種報紙，曾經試用白話，可是並沒有多大的成功；因此也許還要觸怒多數定報人，以爲這樣，就是諷示著他們不能看懂文言報呢！」

「西洋各國裏有許多伶人，在他們表演中，他們幾乎隨時可以插入許多「打諢」，也有許多作者，濫引文書；但是大家都認這種是劣等的風味。這在中國恰好相反，正認爲高妙的文雅而表示絕藝的地方。」

中國文的「含混的地方，中國人不但不因之感受了困難，反而願意養成它。」

但高先生自己却因此受夠了侮辱：「本書的著者和親愛的中國人

談話，所說給他的，很能完全瞭解；但是，他們彼此談話的時候，他幾乎一句也不懂。」這自然是那些「親愛的中國人」在「諷示」他不懂上流社會的話，因爲「外國人到了中國來，只要注意一點，他就可以覺得：他自己雖然熟悉了普通人的語言，而對于上流社會的談話，還是莫名其妙的。」

於是他就說：「中國文字好像一個美麗可愛的貴婦，西洋文字好像一個有用而不美的賤婢。」

美麗可愛而無用的貴婦的「絕藝」，就在於「插諢」的含混。這使得西洋第一等的學者，至多也不過抵得上中國的普通人，休想爬進上流社會裏來。這樣，我們「精神上勝利了」。爲要保持這種勝利，必須有高妙文雅的字彙，而且要豐富！五四白話運動的「沒有多大成功」，原因大抵就在上流社會怕人諷示他們不懂文言。

雖然，「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我們還是含混些好了。否則，反而要感受困難的。

（十月二十五日。）

野獸訓練法

余銘

最近還有極有益的講演，是海京伯馬戲團的經理施威德在中華學藝社的三樓上給我們講「如何訓練動物？」可惜我沒福參加旁聽，只在報上看見一點筆記。但在那裏面，就已經夠多着警闢的話了——

「有人以爲野獸可以用武力拳頭去對付牠，壓迫牠，那便錯了，因爲這是從前野蠻人對付野獸的辦法，現在訓練的方法，便不是這樣。」

「現在我們所用的方法，是用愛的力量，獲取牠們對於人的信任，用愛的力量，溫和的心情去感動牠們。……」

這一些話，雖然出自日耳曼人之口，但和我們聖賢的古訓，也是十分相合的。用武力拳頭去對付，就是所謂「霸道」。然而「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所以文明人就得用「王道」，以取得「信任」：「民無信不立」。

但是，有了「信任」以後，野獸可要變把戲了——

「教練者在取得牠的們信任以後，然後可以從事教練牠們了：第一步，可以使牠們認清坐的，站的位置；再可以使牠們跳浜，站起來……」

訓獸之法，通於牧民，所以我們的古之人，也稱治民的大人物曰「牧」。然而所「牧」者，牛羊也，比野獸怯弱，因此也就無須乎專

靠「信任」，不妨兼用着拳頭，這就是冠冕堂皇的「威信」。由「威信」治成的動物，「跳浜，站起來」是不夠的，結果非貢獻毛角血肉不可，至少是天天擠出奶汁來，——如牛奶，羊奶之流。然而這是古法，我不覺得也可以包括現代。

施威德講演之後，聽說還有餘興，如「東方大樂」及「踢毽子」等，報上語焉不詳，無從知道底細了，否則．我想，恐怕也很有意義。

（十月二十七日。）

反芻

元艮

關於「莊子與文選」的議論，有些刊物上早不直接提起應否大家

研究這問題，却拉到別的事情上去了。他們是在嘲笑那些反對「文選」的人們自己却會做古文，看古書。

這眞利害。大約就是所謂「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罷——對不起，「古書」又來了，

不進過牢獄的那里知道牢獄的眞相。跟着闊人，或者自己原是闊人，先打電話，然後再去參觀的，他只看見獄卒非常和氣，犯人還可以用英語自由的談話。倘要知道得詳細，那他一定是先前的獄卒，或者是釋放的犯人。自然，他還有惡習，但他教人不要鑽進牢獄去的忠告，却比什麽名人說模範監獄的教育衞生，如何完備，比窮人的家裏好得多等類的話，更其可信的。

然而自己沾了牢獄氣，據說就不能說牢獄壞，獄卒或囚犯，都是壞人，壞人就不能有好話。只有好人說牢獄好，這才是好話。讀過

「文選」而說牠無用，不如不讀「文選」而說牠有用的可聽。反「反文選」的諸君子，自然多是讀過的了，但未讀的也有，舉一個例在這里罷——「莊子我四年前雖曾讀過，但那時還不能完全讀懂……文選則我完全沒有見過」。然而他結末說，「爲了浴盤的水糟了，就連小寶寶也要倒掉，這意思是我們不敢讚同的。」（見「火炬」）他要保護水中的「小寶寶」，可是沒有見過「浴盤的水」。

五四運動的時候，保護文言者是說凡做白話文的都會做文言文，所以古文也得讀。現在保護古書者是說反對古書的也在看古書，做文言，——可見主張的可笑。永遠反芻，自己却不會嘔吐，大約眞是讀透了「莊子」了。

（十一月四日。）

歸厚

羅慷

在洋場上，用一瓶強水去潑他所恨的女人，這事早經絕迹了。用些穢物去潑他所恨的律師，這風氣只繼續了兩個月。最長久的是造了謠言去中傷他們所恨的文人，說這事已有了好幾年，我想，是只會少不會多的。

洋場上原不少閒人，「喫白相飯」尚且可以過活，更何況有時打幾圈馬將。小婦人的嘁嘁喳喳，又何嘗不可以消閒。我就是常看造謠專門雜誌之一人，但看的並不是謠言，而是謠言作家的手段，看他有怎樣出奇的幻想，怎樣別緻的描寫，怎樣險惡的構陷，怎樣躲閃的原形。造謠，也要才能的，如果他造得妙，即使造的是我自己的謠言，

恐怕我也會愛他的本領。

但可惜大抵沒有這樣的才能，作者在謠言文學上，也還是「濫竽充數」。這並非我個人的私見。講什麼文壇故事的小說不流行，什麼外史也不再做下去，可見是人們多已搖頭了。講來講去總是這幾套，縱使記性壞，多聽了也會煩厭的。想繼續，這時就得要才能；否則，臺下走散，應該換一齣戲來叫座。

譬如罷，先前演的是「殺子報」罷，這回就須是「三娘教子」，「老東人呀，唉，唉，唉！」

而文場實在也如戲場，果然已經漸漸的「民德歸厚」了，有的還至於自行聲明，更換辦事人，說是先前「揭載作家祕史，雖為文壇佳話，然亦有傷忠厚。以後本刊停登此項稿件。……以前言責，……概不負責。」（見「微言」）為了「忠厚」而犧牲「佳話」，雖可惜，却

也可敬的。

尤其可敬的是更換辦事人。這並非敬他的「概不負責」，而是敬他的徹底。古時候雖有「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人，但因爲也有「放下官印，立地唸佛」而終於又「放下念珠，立地做官」的人，這一種玩意兒，實在已不足以昭大信於天下：令人辦事有點爲難了。

不過，尤其爲難的是忠厚文學遠不如謠言文學之易於號召讀者，所以須有才能更大的作家，如果一時不易搜求，那刊物就要減色。我想，還不如就用先前打諢的二丑掛了長鬚來唱老生戲，那麼，暫時之間倒也特別而有趣的。

（十一月四日。）

附記：這一篇沒有能夠發表。

次年六月十九日記。

難得糊塗

子明

因爲有人談起寫篆字，我倒記起鄭板橋有一塊圖章，刻着「難得糊塗」。那四個篆字刻得叉手叉脚的，頗能表現一點名士的牢騷氣。足見刻圖章寫篆字也還反映着一定的風格，正像「玩」木刻之類，未必「祇是個人的事情」：「謬種」和「妖孼」就是寫起篆字來，也帶着些「妖謬」的。

然而風格和情緒，傾向之類，不但因人而異，而且因事而異，因時而異。鄭板橋說「難得糊塗」，其實他還能夠糊塗的。現在，到了「求仕不獲無足悲，求隱而不得其地以竄者，毋亦天下之至哀歟」的時代，却實在求糊塗而不可得了。

糊塗主義，唯無是非觀等等——本來是中國的高尚道德。你說他是解脫，達觀罷。也未必。他其實在固執着，堅持着什麼，例如道德上的正統，文學上的正宗之類。這終於說出來了：——道德要孔孟加上「佛家報應之說」（老莊另賬登記），而說別人「鄙薄」佛教影響就是「想為儒家爭正統」，原來同善社的三教同源論早已是正統了。文學呢？要用生澀字，用詞藻，穠纖的作品，而且是新文學的作品，雖則他「否認新文學和舊文學的分界」；而大衆文學「固然贊成」，「但那是文學中的一個旁支」。正統和正宗，是明顯的。

對於人生的倦怠並不糊塗！活的生活已經那麼「窮乏」，要請青年在「佛家報應之說」，在「文選，莊子，論語，孟子」裏去求得修養。後來，修養又不見了，只剩得字彙。「自然景物，個人情感，宮室建築，……之類，還不妨從「文選」之類的書中去找來用」。從前

嚴幾道從甚麼古書裏——大概也是「莊子」罷——找着了「幺匿」兩個字來譯 Unit，又古雅，又音義雙關的。但是後來通行的卻是「單位」。嚴老先生的這類「字彙」很多，大抵無法復活轉來。現在卻有人以為「漢以後的詞，秦以前的字，西方文化所帶來的字和詞，可以拚成功我們的光芒的新文學」。這光芒要是只在字和詞，那大概像古墓裏的貴婦人似的，滿身都是珠光寶氣了。人生卻不在拚湊，而在創造，幾千百萬的活人在創造。可恨的是人生那麼騷擾忙亂，使一些人「不得其地以竄」，想要逃進字和詞裏去，以求「庶免是非」，然而又不可得。真要寫篆字刻圖章了！

（十一月六日。）

古書中尋活字彙

羅憮

古書中尋活字彙，是說得出，做不到的，他在那古書中，尋不出一個活字彙。

假如有「可看「文選」的青年」在這里，就是高中學生中的幾個罷，他翻開「文選」來，一心要尋活字彙，當然明知道那裏面有些字是已經死了的。然而他怎樣分別那些字的死活呢？大概只能以自己的懂不懂爲標準。但是，看了六臣注之後才懂的字不能算，因爲這原是死屍，由六臣背進他腦裏，這才算是活人的，在他腦裏即使復活了，在末「可看「文選」的青年」的眼前卻還是死傢伙。所以他必須看白文。

誠然，不看注，也有懂得的，這就是活字彙。然而他怎會先就懂得的呢？這一定是曾經在別的書上看見過，或是到現在還在應用的字彙，所以他懂得。那麼，從一部「文選」裏，又尋到了什麼？

然而施先生說，要描寫宮殿之類的時候有用處。這很不錯，「文選」裏有許多賦是講到宮殿的，並且有什麼殿的專賦。倘有青年要做漢晉的歷史小說，描寫那時的宮殿，找「文選」是極應該的，還非看「四史」「晉書」之類不可。然而所取的僻字也不過將死屍抬出來，說得神祕點便名之曰「復活」。如果要描寫的是清故宮，那可和「文選」的瓜葛就極少了。

倘使連清故宮也不想描寫，而預備工夫却用得這麼廣泛，那實在是徒勞而仍不足。因為還有「易經」和「儀禮」，裏面的字彙，在描寫周朝的卜課和婚喪大事時候是有用處的，也得作為「文學修養之根

基』，這纔更像『文學青年』的樣子。

（十一月六日。）

「商定」文豪

白在宣

筆頭也是尖的，也要鑽。言路的窄，現在也正如活路一樣，所以（以上十三字，刊出時作『別的地方鑽不進，』）只好對於文藝雜誌廣告的誇大，前去刺一下。

一看雜誌的廣告，作者就個個是文豪，中國文壇也眞好像光焰萬丈，但一面也招來了鼻孔裏的哼哼聲。然而，著作一世，藏之名山，以待考古團的掘出的作家，此刻早已沒有了，連自作自刻，訂成薄薄的一本，分送朋友的詩人，也已經不大遇得到。現在是前週作稿，

次週登報，上月剪貼，下月出書，大抵僅僅爲稿費。倘說，作者是餓着肚子，專心在爲社會服務，恐怕說出來有點要臉紅罷。就是笑人需要稿費的高士，他那一篇嘲笑的文章也還是不免要稿費。但自然，另有薪水，或者能靠女人奩資養活的文豪，都不屬於這一類。

就大體而言，根子是在賣錢，所以上海的各式各樣的文豪，由於「商定」，是「久已夫，已非一日矣」的了。

商家印好一種稿子後，倘那時封建得勢，廣告上就說作者是封建文豪，革命行時，便是革命文豪，於是封定了一批文豪們。別家的書也印出來了，另一種廣告說那些作者並非真封建或真革命文豪，這邊的才是真貨色，於是又封定了一批文豪們。別一家又集印了各種廣告的論戰，一位作者加上些批評，另出了一位新文豪。

還有一法是結合一套腳色，要幾個詩人，幾個小說家，一個批評

家，商量一下，立一個什麼社，登起廣告來，打倒彼文豪，抬出此文豪，結果也總可以封定一批文豪們，也是一種的「商定」。

就大體而言，根子是在賣錢，所以後來的書價，就不免指出文豪們的眞價值，照價二折，五角一堆，也說不定的。不過有一種例外：雖然鋪子出盤，作品賤賣，却並不是文豪們走了末路，那是他們已經「爬了上去」，進大學，進衙門，不要這踏脚槐了。

（十一月七日。）

靑年與老子

敬一尊

聽說，「慨自歐風東漸以來」，中國的道德就變壞了，尤其是近時的靑年，往往看不起老子。這恐怕眞是一個大錯誤，因爲我看了幾

個例子，覺得老子的對於青年，有時確也很有用處，很有益處，不僅足為「文學修養」之助的。

有一篇舊文章——我忘記了出於什麼書裏的了——告訴我們，曾有一個道士，有長生不老之術，自說已經百餘歲了，看去却「美如冠玉」，像二十左右一樣。有一天，這位活神仙正在大宴闊客，突然來了一個鬚髮都白的老頭子，向他要錢用，他把他罵出去了。大家正驚疑間，那活神仙慨然的說道，「那是我的小兒，他不聽我的話，不肯修道，現在你們看，不到六十，就老得那麼不成樣子了。」大家自然是很感動的，但到後來，終於知道了那人其實倒是道士的老子。

還有一篇新文章——楊某的自白——都告訴我們，他是一個有志之士，學說是很正確的，不但講空話，而且去實行，但待到看見有些地方的老頭兒苦得不像樣，就想起自己的老子來，即使他的理想實現

了，也不能使他的父親做老太爺，仍舊要喫苦。於是得到了更正確的學說，拋去原有的理想，改做孝子了。假使父母早死，學說那有這麼圓滿而堂皇呢？這不也就是老子對於青年的益處麼？

那麼，早已死了老子的青年不是就沒有法子麼？我以爲不然，也有法子想。這還是要查舊書。另有一篇文章——我也忘了出在什麼書裏的了——告訴我們，一個老女人在討飯，忽然來了一位大闊人，說她是自己的久經失散了的母親，她也將錯就錯，做了老太太。後來她的兒子要嫁女兒，和老太太同到首飾店去買金器，將老太太已經看中意的東西自己帶去給太太看一看，一面請老太太還在揀，——可是，他從此就不見了。

不過，這還是學那道士似的，必須實物時候的辦法，如果單是做做自白之類，那是實在有無老子，倒並沒有什麼大關係的。先前有人

提倡過「虛君共和」，現在又何妨有「沒親孝子」？張宗昌很尊孔，恐怕他府上也未必有「四書」「五經」罷。

（十一月七日。）

後記

這六十多篇雜文，是受了壓迫之後，從去年六月起，另用各種的筆名，障住了編輯先生和檢查老爺的眼睛，陸續在「自由談」上發表的。不久就又蒙一些很有「靈感」的「文學家」吹嘘，有無法隱瞞之勢，雖然他們的根據嗅覺的判斷，有時也並不和事實相符。但不善於改悔的人，究竟也躲閃不到那里去，於是不及半年，就得着更厲害的壓迫了，敷衍到十一月初，只好停筆，證明了我的筆墨，實在敵不過那些帶着假面，從指揮刀下挺身而出的英雄。

不做文章，就整理舊稿，在年底裏，粘成了一本書，將那時被人刪削或不能發表的，也都添進去了，看起分量來，倒比這以前的「偽自由書」要多一點。今年三月間，才想付印，做了一篇序，慢慢的排，校，不覺又過了半年，回想離停筆的時候，已是一年有餘了，時光眞是飛快，但我所怕的，倒是我的雜文還好像說着現在或甚而至於明年。

記得「偽自由書」出版的時候，「社會新聞」曾經有過一篇批評，說我的所以印行那一本書的本意，完全是爲了一條尾巴——後記。這其實是誤解的。我的雜文，所寫的常是一鼻，一嘴，一毛，但合起來，已幾乎是或一形象的全體，不加什麼原也過得去的了。但畫上一條尾巴，却見得更加完全。所以我的要寫後記，除了我是弄筆的人，

總要動筆之外，只在要這一本書裏所畫的形象，更成爲完全的一個具象，却不是「完全爲了一條尾巴」。

內容也還和先前一樣，批評些社會的現象，尤其是文壇的情形。因爲筆名改得勤，開初倒還平安無事。然而「江山好改，秉性難移」，我知道自己終於不能安分守己。「序的解放」碰着了曾今可，「豪語的折扣」又觸犯了張資平，此外在不知不覺之中得罪了一些別的什麼偉人，我還自己不知道。但是，待到做了「各種捐班」和「登龍術拾遺」以後，這案件可就鬧大了。

去年八月間，詩人邵洵美先生所經營的書店裏，出了一種「十日談」，這位詩人在第二期（二十日出）上，飄飄然的論起「文人無行」來了，先分文人爲五類，然後作結道——

除了上述五類外，當然還有許多其他的典型；但其所以爲文人之故，總是因爲沒有飯吃，或是有了飯吃不飽。因爲做文人不比做官或是做生意，究竟用不到多少本錢。一枝筆，一些墨，幾張稿紙，便是你所要預備的一切。無本錢生意，人人想做，所以文人便多了。此乃是沒有職業才做文人的事實。

我們的文壇便是由這種文人組織成的。

因爲他們是沒有職業才做文人，因此他們的目的仍在職業而不在文人。他們借着文藝宴會的名義極力地拉攏大人物；借文藝雜誌或是副刊的地盤，極力地爲自己做廣告：但求聞達，不顧羞恥。

誰知既爲文人矣，便將被目爲文人；既被目爲文人矣，

便再沒有職業可得，這般東西便永遠在文壇裏胡鬧。

文人的確窮的多，自從迫壓言論和創作以來，有些作者也的確更沒有飯喫了。而邵洵美先生是所謂「詩人」，又是有名的鉅富「盛宮保」的孫婿，將汙穢潑在「這般東西」的頭上，原也十分平常的。但我以爲作文人究竟和「大出喪」有些不同，即使僱得一大羣幫閑，開鑼喝道，過後仍是一條空街，還不及「大出喪」的雖在數十年後，有時還有幾個市儈傳頌。窮極，文是不能工的，可是金銀又並非文章的根苗，牠最好還是買長江沿岸的田地。然而富家兒總不免常常誤解，以爲錢可使鬼，就也可以通文。使鬼，大概是確的，也許還可以通神，但通文却不成，詩人邵洵美先生本身的詩便是證據。我那兩篇中的有一段，便是說明官可捐，文人不可捐，有裙帶官兒，却沒有裙帶文人的。

然而，幫手立刻出現了，還出在堂堂的『中央日報』（九月四日及六日）上——

女婿問題　　如是

最近的『自由談』上，有兩篇文章都是談到女婿的，一篇是孫用的『滿意和寫不出』，一篇是葦索的『登龍術拾遺』。後一篇九月一日刊出，前一篇則不在手頭，刊出日期大約在八月下旬。

葦索先生說：『文壇雖然不致於要招女婿，但女婿却是會要上文壇的。』後一句『女婿却是會要上文壇的』，立論十分牢靠，無瑕可擊。我們的祖父是人家的女婿，我們的父親也是人家的女婿，我們自己，也仍然不免是人家的女婿。比如今日在文壇上『北面』而坐的魯迅茅盾之流，都是人家

的女壻，所以「女壻會要上文壇的」是不成問題的，至於前一句「文壇雖然不致於要招女壻」，這句話就簡直站不住了。我覺得文壇無時無刻不在招女壻，許多中國作家現在都變成了俄國的女壻了。

又說：「有富岳家，有闊太太，用賠嫁錢，作文學資本……」，能用妻子的賠嫁錢來作文學資本，我覺得這種人應該佩服，因爲用妻子的錢來作文學資本，總比用妻子的錢來作其他一切不正當的事情好一些。況且凡事必須有資本，文學也不能例外，如沒有錢，便無從付印刷費，則雜誌及集子都出不成，所以要辦書店，出雜誌，都得是大家拿一些私蓄出來，妻子的錢自然也是私蓄之一。況且做一個富家的女壻並非罪惡，正如做一個報館老板的親戚之並非惡罪爲一

樣，如其一個報館老板的親戚，回國後遊蕩無事，可以依靠親戚的牌頭，奪一個副刊來編編，則一個富家的女壻，因爲興趣所近，用些妻子的賠嫁錢來作文學資本，當然也無不可。

「女壻」的蔓延

聖閑

狐狸喫不到葡萄，說葡萄是酸的，自己娶不到富妻子，於是對於一切有富岳家的人發生了妒忌，妒忌的結果是攻擊。

假如做了人家的女壻，是不是還可以做文人的呢？答案自然是屬於正面的，正如前天如是先生在本園上他的一篇「女壻問題」裏說過，今日在文壇上最有聲色的魯迅茅盾之流，一方面身爲文人，一方面仍然不免是人家的女壻，不過

既然做文人，同時也可以做人家的女婿，則此女婿是應該屬於窮岳家的呢，還是屬於富岳家的呢？關於此層，似乎那些老牌作家，尙未出而主張，不知究竟應該「富傾」還是「窮傾」才對，可是「自由談」之流的撰稿人，既經對於富岳家的女婿取攻擊態度，則我們感到，好像至少做富岳家的女婿的似乎不該再跨上這個文壇了，「富岳家的女婿」和「文人」彷彿是衝突的，二者衹可任擇其一。

目下中國文壇似乎有這樣一個現象，不必檢查一個文人他本身在文壇上的努力的成績，而唯斤斤於追究那個文人的家庭瑣事，如是否有富妻子或窮妻子之類。要是你今天開了一家書店，則這家書店的本錢，是否出乎你妻子的賠嫁錢，也頗勞一些尖眼文人，來調查打聽，以此或作攻擊譏諷。

我想將來中國的文壇，一定還會進步到有下種情形：穿陳嘉庚橡皮鞋者，方得上文壇，如穿皮鞋，便屬貴族階級，而入於被攻擊之列了。

現在外國回來的留學生失業的多得很。回國以後編一個副刊也並非一件羞恥事情，編那個副刊，是否因親戚關係，更不成問題，親戚的作用，本來就在這種地方。自命以掃除文壇爲己任的人，如其人家偶而提到一兩句自己的不願意聽的話，便要成羣結隊的來反攻，大可不必。如其常常罵人家爲狂吠的，則自己切不可也落入於狂吠之列。

這兩位作者都是富家女壻崇拜家，但如是先生是凡庸的，背出了他的祖父，父親，魯迅，茅盾之後，結果不過說着「魯迅拿盧布」那樣的濫調；打諢的高手要推聖閑先生，他竟拉到我萬想不到的詩人太

太的味道上去了。戲劇上的二丑幫忙，倒使花花公子格外出醜，用的便是這樣的說法，我後來也引在「滑稽例解」中。

但邵府上也有惡辣的謀士的。今年二月，我給日本的「改造」雜志做了三篇短論，是譏評中國，日本，滿洲的。邵家將却以爲「這回是得之矣」了。就在也是這甜葡萄棚裏產生出來的「人言」（三月三日出）上，扮出一個譯者和編者來，譯者算是只譯了其中的一篇「談監獄」，投給了「人言」，并且前有「附白」，後有「識」

談監獄　　魯迅

（頃閱日文雜誌「改造」三月號，見載有我們文壇老將魯迅翁之雜文三篇，比較翁以中國文發表之短文，更見精彩，因逐譯之，以寄「人言」。惜譯者未知迅翁寓所，問內山書店主人丸造氏，亦言未詳，不能先將譯

稿就正於氏爲感。但請仍用翁的署名發表，以示尊重原作之意。——譯者井上附白。）

人的確是由事實的啓發而獲得新的覺醒，幷且事情也是因此而變革的。從宋代到清朝末年，很久長的時間中，專以代聖賢立言的一制藝一文章，選拔及登用人才。到同法國打了敗仗，才知這方法的錯誤，於是派遣留學生到西洋，設立武器製造局，作爲改正的手段。同日本又打了敗仗之後，知道這還不毅，這一回是大大地設立新式的學校。於是學生們每年大鬧風潮。清朝覆亡，國民黨把握了政權之後，又明白了錯誤，而作爲改正手段，是大造監獄。

國粹式的監獄，我們從古以來，各處早就有的，清朝末年也稍造了些西洋式的，就是所謂文明監獄。那是特地造

來給旅行到中國來的外人看的，該與爲同外人講交際而派出去學習文明人的禮節的留學生屬於同一種類。因人劫托庇了得着較好的待遇，也得洗澡，有得一定分量的食品喫，所以是很幸福的地方。而且在二三星期之前，政府因爲要行仁政，便發佈了囚人口糧不得刻扣的命令。此後當是益加幸福了。

至於舊式的監獄，像是取法於佛教的地獄，所以不但禁錮人犯，而且有要給他吃苦的責任。有時還有搾取人犯親屬的金錢使他們成爲赤貧的職責。而且誰都以爲這是當然的。

倘使有不以爲然的人，那卽是幫助人犯，非受犯罪的嫌疑不可。但是文明程度很進步了，去年有官吏提倡，說人犯每年放歸家中一次，給予解決性慾的機會，是很人道主義的說法。老實說：他不是他對於人犯的性慾特別同情，因爲決不會實

行的望頭，所以特別高聲說話，以見自己的是官吏。但輿論甚爲沸騰起來。某批評家說，這樣之後，大家見監獄將無投懼，樂而赴之，大爲爲世道人心憤慨。受了聖賢之教，如此悠久，尙不像那個官吏那麼狡猾，是很使人心安，但對於人犯不可不虐待的信念，却由此可見。

從另一方面想來，監獄也確有些像以安全第一爲標語的人的理想鄉。火災少，盜賊不進來，土匪也決不來掠奪。即使有了戰事，也沒有以監獄爲目標而來爆擊的傻瓜，起了革命，只有釋放人犯的例，沒有屠殺的事。這回福建獨立的時候，說釋人犯出外之後，那些意見不同的却有了行蹤不明的謠傳，但這種例子是前所未見的。總之，不像是很壞的地方。只要能容許帶家眷，那麼即使現在不是水災，饑荒，戰

爭，恐怖的時代，請求去轉居的人，也決不會沒有。所以虐待是必要了吧。

牛蘭夫妻以宣傳赤化之故，收容於南京的監獄，行了三四次的絕食，什麼效力也沒有。這是因爲他不了解中國的監獄精神之故。某官吏說他自己不要喫，同別人有什麼關係，很訝奇這事。不但不關係於仁政，且節省伙食，反是監獄方面有利。甘地的把戲，倘使不選擇地方，就歸於失敗。

但是，這樣近於完美的監獄，還留着一個缺點，以前對於思想上的事情，太不留意了。爲補這個缺點，近來新發明有一種『反省院』的特種監獄，而施行教育。我不曾到其中去反省過，所以不詳細其中的事情，總之對於人犯時時講授三民主義，使反省他們自己的錯誤。而且還要做出排擊共產

主義的論文。倘使不願寫或寫不出則當然非終生反省下去不行，但做得不好，也得反省到死。在目下，進去的有，出來的也有，反省院還有新造的，總是進去的人多些。試驗完畢而出來的良民也偶有會到的，可是大抵總是萎縮枯稿的樣子，恐怕是在反省和畢業論文上面把心力用盡了。那是屬於前途無望的。

（此外尚有『王道』及『火』二篇，如編者先生認為可用，當再譯寄。——譯者識）

姓雖然冒充了日本人，譯文卻實在不高明，學力不過如邵家幫閒專家章克標先生的程度，但文字也原是無須譯得認真的，因為要緊的是後面的算是編者的回答。——

編者註：魯迅先生的文章，最近是在查禁之列。此文譯

自白文，當可逃避軍事裁判。但我們判登此稿目的，與其說爲了文章本身精美或其議論透澈；不如說舉一個被本國迫逐而託庇於外人威權之下的論調的例子。魯迅先生本來文章極好，強辭奪理亦能說得頭頭是道，但統觀此文，則意氣多於議論，揑造多於實證，若非譯筆錯誤，則此種態度實爲我所不取也。登此一篇，以見文化統制治下之呼聲一般。「王道」與「火」兩篇，不擬再登，轉言譯者，可勿寄來。

這編者的「託庇於外人威權之下」的話，是和譯者的「問內山書店主人丸造氏」相應的；而且提出「軍事裁判」來，也是作者極高的手筆，其中含着甚深的殺機。我見這富家兒的鷹犬，更深知明季的向權門賣身投靠之輩是怎樣的陰險了。他們的主公邵詩人，在讚揚美國白詩人的文章中，貶落了黑詩人，「相信這種詩是走不出美國的，至

少走不出英國語的圈子。』（『現代』五卷六期）我在中國的富貴人及其鷹犬的眼中，雖然也不下於黑奴，但我的聲音却走出去了。這是最可痛恨的。但其實，黑人的詩也走出『英國語的圈子』去了。美國富翁和他的女壻及其鷹犬也是奈何牠不得的。

但這種鷹犬的這面目，也不過以向『魯迅先生的文章，最近是在查禁之列』的我而已，只要立刻能給一個嘴巴，他們就比吧兒狗還馴服。現在就引一個也會在『滑稽例解』中提過，登在去年九月二十一日『申報』上的廣告在這里罷——

十日談向晶報聲明誤會表示歉意

敬啓者十日談第二期短評有朱霽青亦將公布捐款一文後段提及晶報係屬誤會本刊措詞不善致使晶報對邵洵美君提起刑事自訴按雙方均爲社會有聲譽之刊物自無互相攻訐之理兹經章

士釗江容平衡諸君詮釋已得晶報完全諒解除由晶報自行撤回訴訟外特此登報聲明表示歉意

『雙方均為社會有聲譽之刊物，自無互相攻訐之理』，此『理』極奇，大約是應該攻訐『最近是在查禁之列』的刊物的罷，金子做了骨髓，也還是站不直，在這里看見鐵證了。

給『女婿問題』紙張費得太多了，跳到別一件，這就是『莊子和文選』。

這案件的往覆的文字，已經收在本文裏，不再多談；別人的議論，也為了節省紙張，都不剪帖了。其時『十日談』也大顯手段，連漫畫家都出了馬，為了一幅陳靜生先生的『魯迅翁之笛』，還在『濤聲』上和曹聚仁先生惹起過一點辯論的小風波。但是辯論還沒有完，

「濤聲」已被禁止了，福人總永遠有福星照命……

然而時光是不留情面的，所謂「第三種人」，尤其是施蟄存和杜衡卽蘇汶，到今年就各自露出他本來的嘴臉來了。

這回要提到末一篇，流弊是出在用新典。

聽說，現在是連用古典有時也要被檢查官禁止了，例如提起秦始皇，但去年還不妨，不過用新典總要鬧些小亂子。我那最末的「青年與老子」，就因爲碰着了楊邨人先生（雖然刊出的時候，那名字已給編輯先生删掉了），後來在「申報」本埠增刊的「談言」（十一月二十四日）上引得一篇妙文的。不過頗難解，好像是在說我以孝子自居，却攻擊他做孝子，既「投井」，又「下石」了。因爲這是一篇我們的「改悔的革命家」的標本作品，棄之可惜，謹錄全文，一面以見楊先生倒是現代「語錄體」作家的先驅，也算是我的「後記」裏的一

聰明之道

郁人

疇昔之夜，拜訪世故老人於其廬：廬爲三層之樓，面街而立，蹤電車玲玲軋軋，汽車嗚嗚啞啞，市囂擾人而不覺，儼然有如隱士，居處晏如，悟道深也。老人曰，「汝來何事？」對曰，「敢問聰明之道。」談話有主題，遂成問答。

「難矣哉，聰明之道也！孔門賢人如顏回，舉一隅以三隅反，孔子稱其聰明過人，於今之世能舉一隅以三隅反者尙非聰明之人，汝問聰明之道，其有意難余老瞶者耶？」

「不是不是，你老人家誤會了我的問意了！我并非要請教關於思辨之術。我是生性拙直愚笨，處世無方，常常碰壁，敢問關於處世的聰明之道。」

「噫嘻，汝誠拙直愚笨也，又問處世之道！夫今之世，智者見智，仁者見仁，階級不同，思想各異，父子兄弟夫婦姊妹因思想之各異，一家之內各有主張各有成見，雖屬骨肉至親，乖離衝突，背道而馳；古之所謂英雄豪傑，各事其君而爲仇敵，今之所謂志士革命家，各爲階級反目無情，甚至祇因立場之不同，骨肉至親格殺無赦，投機取巧或能勝利於一時，終難立足於世界，聰明之道實則已窮，且唯旣愚且魯之徒方能享福無邊也矣。…」

「老先生雖然說的頭頭是道理由充足，可是，眞的聰明之道就沒有了嗎？」

「然則僅有投機取巧之道也矣。試爲汝言之：夫投機取巧之道要在乎滑頭，而滑頭已成爲專門之學問，西歐學理分

門別類有所謂科學哲學者，滑頭之學問實可稱爲滑頭學。滑頭學如依大學教授之編講義，大可分成若干章，每章分成若干節，每節分成若干項，引古據今，中西合璧，其理論之深與有甚於哲學，其引證之廣大舉凡中外歷史，物理化學，藝術文學，經商貿易之直，誘惑欺騙之術，概屬必列，包羅萬象，自大學預科以至大學四年級此一講義僅能講其千分之一，大學畢業各科及格，此滑頭學則無論何種聰明絕頂之學生皆不能及格，且大學教授本人恐亦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其難學也可想而知之矣。余處世數十年，頭頂已禿，鬚髮已白，閱歷不爲不廣，教訓不爲不多，然而余着手編輯滑頭學講義，僅能編其第一章之第一節，第一節之第一項也。此第一章之第一節，第一節之第一項其綱目爲「順水行舟」，卽

人云亦云，亦即人之喜者喜之，人之惡者惡之是也，舉一例言之，如人之惡者爲孝子，所謂封建宗法社會之禮教遺孽之一，則汝雖曾經爲父侍湯服藥問醫求卜出諸天性以事親人，然論出之出諸天性以事親人者則引「孝子」之名以責難之，惟求青年之鼓掌稱快，勿管本心見解及自己行動之如何也。被責難者處於時勢潮流之下，百辭莫辯，辯則反動更爲證實，從此青年鳴鼓而攻，體無完膚，汝之勝利不但已操左劵、且爲青年奉爲至聖大賢，小品之集有此一篇，風行海內洛陽紙貴，於是名利雙收，富貴無邊矣。其第一章之第一節；第一節之第二項爲「投井下石」，余本亦知一二，然偶一憶及投井下石之人，殊覺頭痛，實無心編之也。然而滑頭學雖屬聰明之道，實乃左道旁門，汝實不足學也。」

「老先生所言想亦很有道理，現在社會上將這種學問作敲門磚混飯吃的人實在不少，他們也實在到處逢源，名利雙收，可是我是一個拙直愚笨的人，恐怕就要學也學不了吧？」

「嗚呼汝求聰明之道，而不學之，雖屬可取，然碰壁也宜矣！」

是夕問道於世故老人，歸來依然故我，嗚呼噫嘻！

但我們也不要一味賞鑒「嗚呼噫嘻」，因為這之前，有些地方演了「全武行」。

也還是剪報好，我在這里剪一點記的最為簡單的——

藝華影片公司被「影界剷共同志會」搗毀

昨晨九時許，藝華公司在滬西康腦脫路金司徒廟附近新

建之攝影場內，忽來行動突兀之青年三人，向該公司門房僞稱訪客，一人正在持筆簽名之際，另一人遂大呼一聲，則預伏於外之暴徒七八人，一律身穿藍布短衫褲，蜂擁奪門衝入，分投各辦事室，肆行搗毀寫字檯玻璃窗以及椅凳各器具，然後又至室外，打毀自備汽車兩輛，晒片機一具，攝影機一具，並散發白紙印刷之小傳單，上書「民衆起來一致勦滅共產黨」，「打倒出賣民衆的共產黨」，「撲滅殺人放火的共產黨」等等字樣，同時又散發一種油印宣言，最後署名爲「中國電影界剷共同志會」。約逾七分鐘時，由一人狂吹警笛一聲，衆暴徒即集合列隊而去，迨該管六區閘警汐警士偵緝員等趕至，均已遠颺無蹤。該會且宣稱昨晨之行動，目的僅在予該公司一警告，如該公司及其他公司不改變方針，今後當準備更激烈

手段應付，聯華明星天一等公司，本會亦已有嚴密之調查矣云云。

據各報所載該宣言之內容稱，藝華公司係共黨宣傳機關，普羅文化同盟爲造成電影界之赤化，以該公司爲大本營，如出品「民族生存」等片，其內容爲描寫階級鬥爭者，但以向南京檢委會行賄，故得通過發行。又稱該會現向教育部，內政部，中央黨部及本市政府發出呈文，要求當局命令該公司，立卽銷毀業已攝成各片，自行改組公司，淸除所有赤色份子，幷對受賄之電影檢委會之責任人員，予以懲處等語。

事後，公司堅稱，實係被刦，並稱已向曹家渡六區公安局報告。記者得訊，前往調查時，亦僅見該公司內部佈置被毀無餘，桌椅東倒西歪，零亂不堪，內幕究竟如何，想不日

定能水落石出也。

（十一月十三日，『大美晚報』。）

影界劃共會

警戒電影院

拒演田漢等之影片

自從藝華公司被擊以後，上海電影界突然有了一番新的波動，從製片商已經牽涉到電影院，昨日本埠大小電影院同時接到署名上海影界劃共同志會之警告函件，請各院拒映田漢等編製導演主演之劇本，其原文云。

敝會激於愛護民族國家心切，並不忍電影界為共產黨所利用，因有警告赤色電影大本營——藝華影片公司之行動，查貴院平日對於電影業，素所熱心，為特嚴重警告，祈對於田漢

（陳瑜）沈端先（即蔡叔聲，丁謙之）卜萬蒼，胡萍，金燄等所導演，所編製，所主演之各項鼓吹階級鬥爭貧富對立的反動電影，一律不予放映，否則必以暴力手段對付，如藝華公司一樣，決不寬假，此告。上海影界剷共同志會十一、十三

（十一月十六日，『大美晚報』。）

但「剷共」又並不限於「影界」，出版界也同時遭到覆面英雄們的襲擊了。又剪報——

今晨良友圖書公司

突來一怪客

手持鐵錘擊碎玻璃窗

揚長而去捕房偵查中

▼…光華書局請求保護

滬西康腦脫路藝華影片公司，昨晨九時許，忽被狀似工人等數十名，闖入攝影場中，並大發各種傳單，署名「中國電影界剷共同志會」等字樣，事後揚長而去。不料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今日上午十一時許，北四川路八百五十一號良友圖書印刷公司，忽有一男子手持鐵錘，至該公司門口，將鐵錘擊入該店門市大玻璃窗內，擊成一洞。該男子見目的已達，立即逃避。該管虹口捕房據報後，立即派員前往調查一過，查得良友公司經售各種思想左傾之書籍，與搗毀藝華公司一案，不無關聯。今日上午四馬路光華書局據報後，驚駭異常，即自投該管中央捕房，請求設法保護，而免意外，惟至記者截稿時尙未聞發生意外之事云。

（十一月十三日，「大晚報」。）

搗毀中國論壇

印刷所已被搗毀

編輯間未受損失

承印美人伊羅生編輯之『中國論壇報』勒佛爾印刷所，在虹口天潼路，昨晚有暴徒潛入，將印刷間搗毀，其編輯間則未受損失。

（十一月十五日，『大美晚報』。）

襲擊神州國光社

昨夕七時四人衝入總發行所

鐵錘揮擊打碎櫥窗損失不大

河南路五馬路口神州國光社總發行所，於昨晚七時，正欲打烊時，突有一身衣長袍之顧客入內，狀欲購買書籍。不料在

該客甫入門後，背後卽有三人尾隨而進。該長袍客回頭見三人進來，遂卽上前將該書局之左面走廊旁牆壁上所掛之電話機摘斷。而同時三短衣者卽實行搗毀，用鐵錘亂揮，而長衣者亦加入動手，致將該店之左櫥窗打碎，四人卽揚長而逸。而該店時有三四夥友及學徒，亦驚不能作聲。然長衣者方出門至相距不數十步之泗涇路口，爲站崗巡捕所拘，蓋此長衣客因打櫥窗時玻璃倒下，傷及自己面部，流血不止，渠因痛而不能快行也。

該長衣者當卽被拘入四馬路中央巡捕房後，竭力否認參加搗毀，故巡捕已將此人釋放矣。

（十二月一日，『大美晚報』。）

美國人辦的報館搗毀得最客氣，武官們開的書店搗毀得最遲。

「揚長而逸」，寫得最有趣。

搗毀電影公司，是一面撒些宣言的，有幾種報上登過全文；對於書店和報館却好像並無議論，因爲不見有什麼記載。然而也有，是一種鋼筆版藍色印的警告，店名或館名空着，各各塡以墨筆，筆跡並不像讀書人，下面是一長條紫色的木印。我幸而藏着原本，現在訂定標點，照樣的抄錄在這里——

敝會激於愛護民族國家心切，並不忍文化界與思想界爲共黨所利用，因有警告赤色電影大本營——藝華公司之行動。現爲貫澈此項任務計，擬對於文化界來一淸算，除對於良友圖書公司給予一初步的警告外，於所有各書局各刊物，均已有精密之調査。素知

貴：對於文化事業，熱心異人，爲特嚴重警告，對於赤色作

家所作文字，如魯迅，茅盾，蓬子，沈端先，錢杏邨及其他赤色作家之作品，反動文字，以及反動劇評，蘇聯情況之介紹等，一律不得刊行，登載，發行。如有不遵，我們必以較對付藝華及良友公司更激烈更澈底的手段對付你們，決不寬假！此告

……………

上海影界剷共同志會　十一，十三。

一個「志士」，縱使「對於文化事業，熱心異人」，但若會在不知何時，飛來一個鎚子，打破值銀數百兩的大玻璃；「如有不遵」，更會在不知何時，飛來一頂紅帽子，送掉他比大玻璃更值錢的腦袋，那他當然是也許要灰心的。然則書店和報館之有些爲難，也就可想而知了。我既是被「揚長而去」的英雄們指定爲「亦色作家」，還是莫害

他人，放下筆，靜靜的看一會把戲罷，所以這一本裏面的雜文，以十一月七日止，因爲從七日到恭逢警告的那時候——十一月十三日，我也並沒有寫些什麼的。

但是，經驗使我知道，我在受着武力征伐的時候，是同時一定要得到文力征伐的。文人原多『烟士披離純』，何況現在嗅覺又特別發達了，他們深知道要怎樣『創作』才合式。這就到了我不批評社會，也不論人，而人論我的時期了，而我的工作是收材料。材料儘有，妙的卻不多。紙墨更該愛惜，這里僅選了六篇。官辦的『中央日報』討伐得最早，眞是得風氣之先，不愧爲『中央』；『時事新報』正當『全武行』全盛之際，最合時宜，卻不免非常昏憒；『大晚報』和『大美晚報』起來得最晚，這是因爲『商辦』的緣故，聰明，所以小心，小心就不免遲鈍，他剛才決計合夥來討伐，卻不料幾天之後就要過年，明

年是先行檢查書報，以惠商民，另結新樣的網，又是一個局面了。

現在算是還沒有過年，先來『中央日報』的兩篇罷——

雜感　　洲

近來有許多雜誌上都在提倡小文章。申報月刊東方雜誌以及現代上，都有雜感隨筆這一欄。好像一九三三眞要變成一個小文章年頭了。目下中國雜感家之多，遠勝于昔，大概此亦魯迅先生一人之功也。中國雜感家老牌，自然要推魯迅。他的師爺筆法，冷辣辣的，有他人所不及的地方。熱風，華蓋集，華蓋續集，去年則還出了什麼三心二心之類。照他最近一年來「幹」的成績而言大概五心六心也是不免的。魯迅先生久無創作出版了，除了譯一些俄國黑麵包之外，其餘便是寫雜感文章了。雜感文章，短短千言，自然可以一揮而

就。則于抽捲煙之際，略轉腦子，結果就是十元千字。大概寫雜感文章，有一個不二法門。不是熱罵，便是冷嘲。如能熱罵後再帶一句冷嘲或冷嘲裏夾兩句熱罵，則更佳矣。

不過普通一些雜感，自然是冷嘲的多。如對於某事物有所不滿，自然就不滿（迅案：此字似有誤）有冷嘲的文章出來。魯迅先生對于這樣也看不上眼，對于那樣也看不上眼，所以對于這樣又有感想，對於那樣又有感想了。

我們村上有個老女人，醜而多怪。一天到晚專門愛說人家的短處，到了東村頭搖了一下頭，跑到了西村頭嘆了一口氣。好像一切總不合她的胃。但是，你眞的問她倒底要怎樣呢，她又說不出。我覺得她倒有些像魯迅先生，一天到晚祇是諷刺，祇是冷嘲，祇是不負責任的發一點雜感。當眞你要

問他究竟的主張，他又從來不給我們一個鮮明的回答。

（十月三十一日，『中央日報』的『中央公園』。）

文壇與擂台

鳴春

上海的文壇變成了擂台。魯迅先生是這擂台上的霸王。魯迅先生好像在自己的房間裏帶了一付透視一切的望遠鏡，如果發現文壇上那一個的言論與行為有些瑕疵，他馬上橫槍躍馬，打得人家落花流水。因此，魯迅先生就不得不花去可貴的時間，而去想如何鋒利他的筆端，如何達到挖苦人的頂點，如何要打得人家永不得翻身。

關於這，我替魯迅先生想想有些不大合算。魯迅先生你先要認清了自己的地位，就是反對你的人，暗裏總不敢否認你是中國頂出色的作家；既然你的言論，可以影響青年，那

麼你的言論就應該慎重。請你自己想想，在寫阿Q傳之後，有多少時間浪費在筆戰上？而這種筆戰，對一般青年發生了何種影響？

第一流的作家們既然常時混戰，則一般文藝青年少不得在這戰術上學許多乖，流弊所及，往往越淮北而變枳，批評人的人常離開被批評者的言論與思想，筆頭一轉而去罵人家的私事，說人家眼鏡帶得很難看，甚至說人家皮鞋前面破了個小洞；甚至血僨脈張要辱及人家的父母，甚至要丟下筆桿動拳頭。我說，養成現在文壇上這種浮囂，下流，粗暴等等的壞習氣，像魯迅先生這一般人多少總要負一點兒責任的。

其實，有許多筆戰，是不需要的，譬如有人提倡詞的解放，你就是不罵，不見得有人去跟他也填一首「管他娘」的

詞；有人提倡讀莊子與文選，也不見得就是教青年去吃鴉片煙，你又何必咬緊牙根，橫睜兩眼，給人以難堪呢？

我記得一個精通中文的俄國文人B.A. Vassiliev對魯迅先生的阿Q傳曾經下過這樣的批評：「魯迅是反映中國大衆的靈魂的作家其，幽默的風格，是使人流淚，故魯迅不獨爲中國的作家，同時亦爲世界的一員。」魯迅先生，你現在亦垂垂老矣，你念起往日的光榮，當你現在閱歷最多，觀察最深，生活經驗最豐富的時候，更應當如何去發奮多寫幾部比阿Q傳更偉大的著作？偉大的著作，雖不能傳之千年不朽，但是筆戰的文章，一星期後也許人就要遺忘。青年人佩服一個偉大的文學家，實在更勝於佩服一個擂台上的霸主。我們讀的是莎士比亞，托爾斯泰、哥德，這般人的文章，而並沒有

看到他們的「罵人文選」。

（十一月十六日，「中央日報」的「中央公園。」）

這兩位，一位比我爲老醜的女人，一位願我有『偉大的著作』，說法不同，目的却一致的，就是討厭我『對于這樣又有感想，對于那樣又有感想』，於是而時時有『雜文』。這的確令人討厭的，但因此也更見其要緊，因爲『中國的大衆的靈魂』，現在是反映在我的雜文裏了。

州先生刺我不給他們一個鮮明的主張，這用意，我是懂得的；但頗詫異鳴春先生的引了莎士比亞之流一大串。不知道爲什麼，近一年來，竟常常有人誘我去學託爾斯泰了，也許就因爲『並沒有看到他們的「罵人文選」』，給我一個好榜樣。可是我看見過歐戰時候他罵皇帝的信，在中國，也要得到『養成現在文壇上這種浮囂，下流，粗暴等等的壞習氣』的罪名的。託爾斯泰學不到，學到了也難做人，他生

存時，希臘教徒就年年詛咒他落地獄。

中間就夾兩篇「時事新報」上的文章——

略論告密　　陳代

最怕而且最恨被告密的可說是魯迅先生，就在「偽自由書」，「一名：「不三不四」集」的「前記」與「後記」裏也常可看到他在注意到這一點。可是魯迅先生所說的告密，並不是有人把他的住處，或者什麼時候，他在什麼地方，去密告巡捕房（或者什麼要他的「密」的別的機關？）以致使他被捕的意思。他的意思，是有人把「因為」他「舊日的筆名有時不能通用，便改題了」的什麼宣說出來，而使人知道「什麼就是魯迅」。

「這回」，魯迅先生說，「是王平陵先生告發於前，周

木齋先生揭露於後』；他却忘了說編者暗示於魯迅先生尚未上場之先。因爲在何家幹先生和其他一位先生將上台的時候，編者先介紹說，這將上場的兩位是文壇老將。於是人家便提起精神來等那兩位文壇老將的上場。要是在異地，或者說換過一個局面，魯迅先生是也許會說編者是在放冷箭的。

看到一個生疏的名字在什麼附刊上出現，就想知道那個名字是眞名呢，還是別的熟名字的又一筆名，想也是人情之常。即就魯迅先生說，他看完了王平陵先生的『最通的一文藝』，便禁不住問：『這位王平陵先生我不知道是眞名還是筆名？』要是他知道了那是誰的筆名的話，他也許會說出那就是誰來的。這不會是怎樣的誣蔑，我相信，因爲於他所知道的他不是在實說『柳絲是楊村人先生……的筆名』，

而表示着欺不了他？

還有，要是要告密，爲什麽一定要出之『公開的』形式？秘密的不是於告密者更爲安全？我有些懷疑告密者的聰敏，要是眞有這樣的告密者的話。

而在那些用這個那個筆名零星發表的文章，剪貼成集子的時候，作者便把這許多名字緊縮成一個，看來好像作者自己是他的最後的告密者。

（十一月二十一日，『時事新報』的『靑光』。）

略論放暗箭

陳代

前日讀了魯迅先生的『僞自由書』的『前記』與『後記』，略論了告密的，現在讀了唐弢先生的『新臉譜』，止不住又要來略論放暗箭。

在「新臉譜」中，唐先生攻擊的方面是很廣的，而其一方是「放暗箭」。可是唐先生的文章又幾乎全爲「暗箭」所織成，雖然有許多箭標是看不大清楚的。

「說是受着潮流的影響，文舞台的戲兒一齣齣換了。脚色雖然依舊，而臉譜却是簇新的。」——是暗箭的第一條。雖說是暗箭，射倒射中了的。因爲現在的確有許多文脚色，爲要博看客的喝采起見，放着演慣的舊戲不演演新戲，嘴上還「說是受着潮流的影響」，以表示他的不落後。還有些甚至不要說脚色依舊，就是臉譜也並不簇新，只是換了一個新的題目，演的還是那舊的一套：如把「薛平貴西涼招親」改題着「穆薛姻緣」之類，內容都一切依舊。

第二箭是——不，不能這樣寫下去，要這樣寫下去，是

要有很廣博的識見的，因爲那文章一句一箭，或者甚至一句數箭，看得人眼花頭眩，竟無從把它把捉住，比讀硬性的繙譯還難懂得多。

可是鄭先生自己似乎又並不滿意這樣的態度，不然爲什麼要罵人家「怪聲怪氣地吆喝，娙娙娓娓的挑戰」？然而，在事實上，他是在「怪聲怪氣地吆喝，娙娙的挑戰」。或者說，他並不是在挑戰，只是放放暗箭，因爲「鏖戰」，即使是「拉拉扯扯的」，究竟吃力，而且「敗了」「再來」的時候還得去「重畫」臉譜。放暗箭多省事，躲在隱暗處，看到了什麼可射的，便輕展弓絃，而箭就向前舒散地直飛。可是他又在罵放暗箭。

要自己先能放暗箭，然後才能罵人放。

（十一月報日，『時事新報』的『青光』。）

這位陳先生是討伐軍中的最低能的一位，他連自己後來的說明和別人豫先的揭發的區別都不知道。倘使我被謀害而終於不死，後來竟得『壽終×寢』，他是會說我自己乃是『最後的兇手』的。

他還問：要是要告密，爲什麼一定要出之『公開的』形式？答曰：這確是比較的難懂一點，但也就是因爲要告得像個『文學家』的緣故呀。要不然，他就得下野，分明的排進探壇裏去了。有意的和無意的的區別，我是知道的。我所謂告密，是指着叭兒們，我看這『陳代』先生就正是其中的一匹。你想，消息不靈，不是反而不便當麼？

第二篇恐怕只有他自己懂。我只懂得一點：他這回嗅得不對，誤以唐弢先生爲就是我了。㧏在這里，只不過充充自以爲我的論敵的標

本的一種而已。

其次是要剪一篇「大晚報」上的東西——

錢基博之魯迅論　　戚施

近人有衰集關於批評魯迅之文字而爲「魯迅論」一書者，其中所收，類皆稱頌魯迅之辭，其實論魯迅之文者，有毀有譽，毀譽互見．乃得其眞。頃見錢基博氏所著「現代中國文學史」，長至三十萬言，其論白話文學，不過一萬餘字，僅以胡適入選，而以魯迅，徐志摩附焉。於此諸人，大肆訾贅。邇來舊作文家，品藻文字，裁量人物，未有若錢氏之大胆者，而新人未嘗注意及之。茲特介紹其「魯迅論」於此，是亦文壇上之趣聞也。

錢氏之言曰，有摹仿歐文而謚之曰歐化的國語文學者，

始倡於浙江周樹人之譯西洋小說，以順文直譯之爲術，斥意譯之不忠實，而摹歐文以國語，比鸚鵡之學舌，託於象胥，斯爲作俑。效顰者乃至造述抒志，亦競歐化，小說月報，盛揚其焰。然而詰屈聱牙，過於周誥，學士費解，何論民衆？上海曹慕管笑之曰，吾儕生願讀歐文，不願見此妙文也！比於時裝婦人着高底西女式鞋，而趾步傾跌，益增醜態矣！崇效古人，斥曰奴性，摹仿外國，獨非奴性耶。反唇之譏，或謔近虐！然始之創白話文以期言文一致，家喻戶曉者，不以歐化的國語文學之興而荒其志耶？斯則矛盾之說，無以自圓者矣，此於魯迅之直譯外國文學，及其文壇之影響，而加以訾謷者也。平心論之，魯迅之譯品，誠有難讀之處，直譯當否是一問題，歐化的國語文學又是一問題，藉曰二者胥有未

當，誰尸其咎，亦難言之也。錢先生而謂，鄙言爲不然耶？

錢先生又曰，自胡適之創白話文學也，所持以號於天下者，曰平民文學也！非貴族文學也。一時景附以有大名者，周樹人以小說著。樹人頹廢，不適於奮鬥。樹人所著，祇有過去回憶，而不知建設將來，祇見小己憤慨，而不圖福利民衆，若而人者，彼其心目，何嘗有民衆耶！錢先生因此而斷之曰，周樹人徐志摩爲新文藝之右傾者。是則於魯迅之創作亦加以訾謷，兼及其思想矣。至目魯迅爲右傾，亦可謂獨具隻眼，別有鑒裁者也！既不滿意於郭沫若蔣光赤之左傾，又不滿意於魯迅徐志摩之右傾，而惟傾慕於所謂「讓清」遺老之流風餘韻，低徊感喟而不能自已，錢先生之志皎，然可覩矣。當今之世，左右做人難，是非無定質，亦於錢先生之論魯

迅見之也！

錢氏此書出版於本年九月，尚有上年十二月之跋記云。

（十二月二十九日，『大晚報』的『火炬』。）

這篇大文，除用戚施先生的話，讚爲『獨具隻眼』之外，是不能有第二句的。眞『評』得連我自己也不想再說什麽話，『頹廢』了。然而我覺得牠很有趣，所以特別的保存起來，也是以備『魯迅論』之一格。

最後是『大美晚報』，出臺的又是曾經有過文字上的交涉的王平陵先生——

罵人與自供　王平陵

學問之事，很不容易說，一般通材碩儒每不屑與後生小子道長論短，有所述作，無不譏爲『淺薄無聊』；同樣，較

有修養的年輕人，看着那般通材碩儒們言必稱蘇俄，文必宗普魯，亦頗覺得如嚼青梅，齒頰間酸不可耐。

世界上無論什麼紛爭，都有停止的可能，惟有人類思想的衝突，因為多半是近於意氣，斷沒有終止的時候的。有些人好像把毀謗人家故意找尋人家的錯誤當作是一種職業；而以直接否認一切就算是間接抬高自己的妙策了。至於自己究竟是什麼東西，那祇許他們自己知道，別人是不准過問的。其實，有時候這些人意在對人而發的陰險的暗示，倒並不適切；而正是他們自己的一篇不自覺的供狀。

聖經裏好像有這樣一段傳說：一羣街頭人捉着一個偸漢的淫婦，大家要把石塊打死她。耶穌說：「你們反省着！祇有沒有犯過罪的人，才配打死這個淫婦。」羣衆都羞愧地走

開了。今之文壇，可不是這樣？自己偷了漢，偏要指說人家是淫婦。如同魯迅先生慣用的一句刻毒的評語，就就罵人是代表官方說話；我不知道他老先生是代表什麽「方」說話！

本來，不想說話的人，是無話可說；有話要說；有話要說的人誰也不會想到是代表那一方。魯迅先生常常以「己之心，度人之心，」未免「躬自薄而厚責於人」了。

像這樣的情形，文壇有的是，何止是魯迅先生。

（十二月三十日，「大美晚報」的「火樹」。）

記得在「僞自由書」裏，我曾指王先生的高論爲屬于「官方」，這回就是對此而發的，但意義却不大明白。由「自己偷了漢，偏要指說人家是淫婦」的話看起來，好像是說我倒是『官方』，而不知「有話要說的人誰也不會想到是代表那一方」的。所以如果想到了，那

麽，說人反動的，他自己正是反動，說人匪徒的，他自已正是匪徒………且住，又是『刻毒的評語』了，耶穌不說過『你們反省着』嗎？——爲消災計，再添一條小尾：這壞習氣只以文壇爲限，與官方無干。

王平陵先生是電影檢查會的委員，我應該謹守小民的規矩。

眞的且住。寫的和剪貼的，也就是自己的和別人的，化了大半夜工夫，恐怕又有八九千字了。這一條尾巴又並不小。

時光，是一天天的過去了，大大小小的事情，也跟着過去，不久就在我們的記憶上消亡；而且都是分散的，就我自己而論，沒有感到和沒有知道的事情眞不知有多少。但卽此寫了下來的幾十篇，加以排比，又用『後記』來補敍些因此而生的糾紛，同時也照見了時事，格局雖小，不也描出了或一形象了麽？——而現在又很少有肯低下他仰視莎士

比亞，託爾斯泰的尊臉來，看看暗中，寫牠幾句的作者。因此更使我要保存我的雜感，而且牠也因此更能夠生存，雖然又因此更招人憎惡，但又在圍剿中更加生長起來了。嗚呼，「世無英雄，遂使豎子成名」，這是爲我自己和中國的文壇，都應該悲憤的。

文壇上的事件還多得很：獻檢查之祕計，施離析之奇策，起謠諑分中權，藏眞實分心曲，立降旛于往年，溫故交于今日……然而都不是做這「准風月談」時期以內的事，在這里也且不提及，或永不提及了。還是眞的帶住罷，寫到我的背脊已經覺得有些痛楚的時候了！

一九三四年十月十六夜，魯迅記于上海。



魯迅：准風月談

精印本每册實售大洋九角

上海興中書局發行

鲁迅杂文集

影印说明

鲁迅先生的著作，博大精深，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不仅在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史上谱写了光辉的一页，而且对于加强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建设，也仍然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为适应广大群众学习鲁迅著作的需要，我们特影印鲁迅全部杂文集十五种，并以此纪念鲁迅先生诞辰(1881．9.)一百十周年和逝世(1936.10.)五十五周年。

以上杂文集，均由鲁迅先生亲自编定。鲁迅先生对于封面设计和书籍装帧一贯十分重视，有的参与意见，有的还自书书名，使每部集子都各具特色，成为令人爱不释手的出版物。现据上海鲁迅纪念馆珍藏的初版本影印，均保持原书风貌。

上海文艺出版社

上海鲁迅纪念馆

1991年6月

准风月谈

鲁迅杂文集（影印本）

《热风》
《华盖集》
《华盖集续编》
《而已集》
《三闲集》
《二心集》
《伪自由书》
《南腔北调集》
《准风月谈》
《花边文学》
《且介亭杂文》
《且介亭杂文二集》
《且介亭杂文末编》
《集外集》
《集外集拾遗》

-5321-0899-6/I·652
价： 4.15元